



棗林雜俎

見 四庫附存目也卷許志作八卷 遺書後歸作五冊寫存八十二門

動曰幽冥曰世最贅曰逸曲○庭衣案胡上舍爾榮向藏是本計六冊以仁智仁聖義

中知差次尚多五門曰流聞曰技餘曰土司曰緯侯曰媒異自上舍沒無從問津矣○

膠東高相國宏圖序云談子孺本有書癖其莊記官見載籍相向輒色然喜或書至銀

波心過目始釋故多所採摭特於坐於途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真也錄而積甘而累

故稱雜焉其義自天易雜卦始余嘗言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鄴侯之側游

或先之身漁獵羣秘領略要妙何至觀書於市有目不得下有舌不敢吐乎哉今雖

備載瑣述未通於用而原卷為解筆飽墨瑩瑩說林之教孤之惜天辰綿本朝不

謀夕足跡未及遠而今已矣三輔黃圖之盛東不夢華之思孺本即有志乎此安

所惜翰也悲夫世宗祚甲申九月既望題于白門公署 ○舊稿二帙為相國序後

歲有增定太傅西州之勳不止羊墨山陽隣笛之哀更獨向秀哉因錄原序收淚識于末

江在道民跋○又題云吾僻處菰蘆奪於惟括河東三區既無亡書茂先五乘兼少載籍性忍

適園校本

歲有增定則以後未增定之本。○庭芬按雜俎舊稿六曾見于吾鄉故家計二冊不全卷
目多載漢唐以宋史傳三逸事于明季頗略惟武洪詩王嗣世系圖一篇足資考證。
朱氏彙傳南京太常寺志跋云綿水館膠州高湖老邸舍湖老尊三借古冊府書縱觀因成國
權一部撮其道為東林雜俎中述孝慈皇后無子不獨長陵為高麗廢殞妃所出而懿文太
子及秦晉二王皆李淑妃產也聞三者以左疎

四庫全書提要

棗林雜俎談遷撰分類記載凡十二門曰科牘曰藝實曰名
勝曰器用曰榮植曰頭動曰幽冥曰叢贅曰彤管曰空元曰
炯鑒曰緯候多紀明代軼事而語多支蔓其名勝一門雜引
志乘及里巷齊東之語漫無攷證藝實亦多疎舛其餘大抵
冗瑣少緒亦不分卷疑雜錄未成之本也

寒家舊藏棗林外索三卷雜錄故事足資考證大約以時
代為次不分門類古初以至宋元皆具獨不及明今得此
紀明事似當時續書成一書者乃一名外索一名雜俎各弁

一序且雜組成于甲申外索成于甲午又似後十年追補
宋元以前之事恭讀 提要所存目分類記載豈即以此
兩書類分為十二門耶他日當訪善本於吾故鄉舊家考
正之辛卯仲秋自娛齋里後學曰識

棗林雜俎序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輒色喜然或書至
猥誕亦過目始釋故多所採摭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
無一輕寘也銖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易雜卦始
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鄴侯之側游茂先之旁
漁獵羣秘領畧要眇何至觀書于市有目不得下書不敢吐
乎哉今雖編載瑣述未適於用而展卷澄鮮筆飽墨瑩誠說
林之螯弧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已矣
三輔黃圖之盛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

也悲夫時崇禎甲申九月既望題於白門公署 膠東高弘
圖撰

舊藁一帙高相國序後有增定太傅西州之慟不止羊曇山
陽隣笛之哀奚翅向秀哉因錄原序收泪識其末 江左遺
民跋

題棗林雜俎

吾僻處菰蘆奪於帖括河東三篋既無亡書茂先連乘兼少
載籍性忽、善忘偶聆一事擊節私快適穎楮未及隨旬日
之內不復全憶間追毫從事所佚多矣今特輶軒之下材痴
吟之餘嗜也說部充棟錯事見采事易蕪采易鑿舍其舊而
新易圖又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失於浮浪也竊深戒之
自數年來提鉛握槧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雖在雞
肋猶為貴之矣系以棗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
徙於杭者四傳德祐末避兵徙鹽官之棗林今未四百禩又
並於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無從庶以棗
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也

棗林雜俎目錄

逸興

朱家巷

保越錄

二豪遺裔

下操牌

內官勅封

宮街

後湖冊

疑像

汪清木首

祭糧田

齋宮寢具

功臣廟

本縣官師

食鹽

石農器

避諱

鉄券

戶帖

社稷壇

縣令並僉

錢爐



屯田

照略官

吏卒支給

衛所送轄

戶口婦女

賀節

詔勅筒

夜鈴

總兵體統

品官酒具

御史首道

鳳陽興福宮

瓜哇移文

占籍

官儼

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孔子像

朔望行香

信世子

木鐸老人

課裁桑棗

昭示奸黨錄

江南牧馬

沈萬三

郊燈

征南將軍印

國初抄劄法

勳嫡

鎮江輕租

番經臺

內庫

神宮監

奉先殿薦新

淨海

武職馳封

門禁

同宗

李翰公燈榜藏勅

宗瀟

楊葵獻詩

功狀榜里

經進集

恩榮宴釋父

丁玉銀錠

建文皇帝遺蹟

建文皇帝葬

方孝孺辭稱先生

雪菴和尚詩

許觀考滿呈式

高翼志謚

建文遺臣

黃鉞裔

茅大方

烏鎮九老會

建文書法擬

神虎

脫驂治賄

世廩生

崑山鄉舉

永樂程錄

補印

宮妃歸寧

佛郎機

兩京官俸

史官侍班

留都官擁蓋

兩京宮殿

中使司

賜宮媛家僮

巡撫歲入京

大臣除伍

不奪功臣宅

蜀邸聲砲

學憲兼民事

典史進俸級

孝子孫庸王相

大宗伯不繇翰林

呂尼沮駕

景帝墳園

軍運

江南民運

南京貢船

上林苑

松江布

教官考績入京

南京左侍郎

浙東銀冶

大臣馳贈革職官

閣臣賜蟒服

兩宮三殿

皇莊

皇店

教諭李壁

教職左遷

提學官疏薦屬官

富春謠

省祿何麟

楊循吉

蔡鼎

御容藏殿

勲位

大司馬起復

鷹犬蟲蟻歲給

御駟

貢象尾

朝邊

金甌再卜

青由

宥隨駕監生

李偉

詰惠山神文

少宰被杖

緬酋詭貢

長昂射子

朱國祚

宸翰

太廟羊角燈

傳戴煖耳

喪儀

日本闕白求封

朝鮮上書

王守仁誣楚府物

東宮冊婚

取枯子松

川扇

王文肅晚召

閣臣避道

安南上書

戲賞

荒慘

八品官貶封

分黨

熊廷弼王化貞

魏忠賢

悞罹黨籍

幸脫黨籍

火偏尚書

劉詔耿如杞互誚

孫尚書寒窓故人

周維持

鳳見

滕陽驛詩

孫相國行邊

陳明卿慰下獄

暹羅貢表

安南

三王之國

主簿寃縊

許志吉

登極天鳴

戊辰首科

東宮不利

問難

治進香內臣

逆案

徵盜

偽巡臺

五經登第

館選

南場闕節

宸翰

輔臣不給驛

陳啓新

御膳

內閣秉燭

堂饌折價

科抄

何相國市德

烏程長洲之隙

袁崇煥

鄭鄴

萬仞宮牆

稅鹽

詞林題補

周延儒

六曹章奏

磨碑

內臣帶

揭長安門

泄旨罷相

朱萬年

祐聖觀開勅

過周謀

生日移賀

鄭以偉

貢士騎射

醜司新例

黃道周

張春

詞林之壞

逆榜

分票

熹宗實錄

講臣

堂婆

御史改武

盧象升

德府窖金

周士樸

謝秉謙

和杖

蘆溝橋

悼靈王

內臣兆蝗

箕書

館陶全城

左良玉

蕪湖兵擾

女慘

禁金銀酒器

館課

孝陵夜哭

先帝改謚

棗林雜俎

朱家巷

鹽官談遷孺木著



句容西門外二十里通德鄉曰朱家巷本朝之先澤係焉今
句容令楊雋卿勒石道上云疑塚平坡斥行不見邱壑人稱
卧龍岡也嘉靖時邑人副都御史王暉言其遺蹟下南京禮
部閱實侍郎崔銑視其地蕪僅樑木一多枝云龍爪樹西北
土地廟石鑪鐫朱慶朱安社等字餘無可質今廟樹俱墟意
當時一大聚故云巷易代而後直馳道耳發祥埋玉孰能辨
之太祖不復建非無見也

句容朱家巷祖陵。太祖初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便運
尋以地脉罷其役，見焦澹園集。

疑像

太祖好察外事，微行恐人識其貌，所賜諸王侯御容一，蓋疑
像也。真幅藏之太廟。

石農器

中都太平鄉之孤村，太祖家舊址，今石農器存。

保越錄

張士信保越錄，蓋守紹興拒官兵，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
斥云紅冠山陰祁彪佳，有其書，常熟錢謙益錄之，改帝號非
復舊本。

汪清木首

太祖姊二曹國長公主適李禎，太原長公主適汪清，從征
陳氏，戰沒，葬盱眙縣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饗堂柱
帖帝乙聯姻，戚里恩波流世澤，鄱陽取捷，康山廟祀報奇勲，
為國捐軀，千載忠魂扶社稷，相夫委質，萬年義塚壯山河。

避諱

江陰李 戒庵漫筆載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

不用元年想國初惡勝國之號故民間相習如此按避御諱
元章如六科源士之類戒庵悞矣

二豪遺裔

沔陽柯氏馬氏陳友諒遺裔也改姓與部曲談王吳三家逋
居興國瑞昌界上族指蕃獮崇禎壬午登鄉榜張士誠遺
裔為章邱李氏初敗時乳母携幼子而逃冒李姓

祭糧田

盱眙楊王墳置洒掃人三戶祭田四十畝又欽賞田三百餘
石在滁州免徭役正德間會典作二百餘石招納投附至二
萬餘丁免糧約三萬餘石則會典失於深攷盱眙縣志

鉄券

鉄券國公式二高一尺博尺有六寸五分次高九寸五分博
尺有六寸侯式二高九寸博尺有五寸五分次高八寸五分
博同上又次高八寸高博尺有四寸五分伯式二高七寸五
分博尺有三寸五分次高六寸五分博尺有二寸五分

曹國公李文忠二券舊券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制新券繫
次年其文大同小異

中山侯湯和券文載毘陵欠忠事其誥曰雲龍之喻在昔所

稱造化兩間鬱為霖雨朕起草萊將多梓里爾和英邁勢若
熊虎自定居江北以爾守昆陵吳儂狡銳爾獨當之九天九
地示戎叵測惟爾之固吾圉也其閩越山陝盡入版圖爾惟
多勲是授用爾列於通侯以克永世於戲秉忠効力千載一
會宣爾勤勞訓及子孫惟爾念之

下標牌

高皇后助太祖勦業有牌祝晴雨下標夜嘗張蓋庭中聞雨
聲即牌止操嘗驟雨急衣出付闔者今蓋藏內守備廳

齋宮寢具

南郊齋宮藏太祖黃綾被紅布茵莞席蒲鞮 明制宿齋進
銅人執牙簡書致禱日數於簡上以諭百官

戶帖式

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亥給民戶帖以戶部半印勘合令有司
各戶比對不合者遣戍隱匿者斬男女田宅牛畜備載其後
戶部尚書鄧德左侍郎程進試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
事某各押名又本州縣正從官知印吏亦押名部官押名俱
刻本州縣押名細書帖不滿二尺偶閱密縣志具戶帖式于
左

一户傳本七口開封府鈞州密縣民洪武三年入籍原係包
信縣人民男子三口成丁二口本身五十二歲不成丁一口
次男小棒婦女四口大二口本妻四十二歲小二口女荆
槌一歲昭事產瓦房三間南北山地二頃右戶帖付傳本
收執准此

寧國知府廬陵陳灌作戶帖以定版籍民甚德之後以其法
詔行天下寧國府志

內官勅封

國初內使監令等官皆給勅命貶封後革

功臣廟

南京開國功臣廟六王像皆冕旒居上侯伯蟬冠簪纓列左
右鳳陽開國功臣廟常遇春像烏紗絳袍

社稷壇

社稷壇陪祭行禮南向餘祭北向

宮街

文臣宮街支俸勳戚宮街不支俸

本縣官師

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法令嚴峻縣

民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 教官國初郡縣辟舉不盡錄銓選試職三年有功方實授

縣令並僉

永樂間沁水知縣章聰趙美並僉王朝王用陳錦並僉李貴趙倫並僉沁水縣志按國初六部尚書並僉其縣令僅見沁水志或他邑他官亦有之第掌故久佚矣

後湖冊

南京太平門外玄武湖中洲貯天下黃冊鼠嚙衣不嚙冊每曝冊發其下多鼠伏死

食鹽

官使食鹽每人十二斤市民六斤納鈔一貫鄉民人二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四升三合二勺二抄五撮景泰中官納至三十口吏至十五口成他化二年定官十五口吏七口為率又永樂二年大口鈔十二貫小口六貫蓋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其弊不知所始南唐昇元初賦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授鹽二斤曰鹽米元宗交泰初准甸鹽場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南唐偏安何足論而全盛如

今日何流弊至不復問也

平涼府志曰平涼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民披籍計只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里中仍計口給鹽是官受銀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而官復召商中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宏治以後雖計口收鈔惟王府及達官支鹽而司府吏民皆莫或運支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於官復市鹽於商官收倍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皆虛名未有實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知其弊亦莫肯實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冀其必得也姑以文符市諸奸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者必下所司嚴徵于民與奸軌之民各分其重困黎民而利斯人予不知其何說也

趙時春

浙鹽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故稱鹽鈔當時法嚴鈔貴灶丁得利後鈔法不行灶得鈔無所用煎鹽窮苦因利納銀告攀水鄉灶戶水鄉灶戶初制募民為灶准免一死故富戶爭買灶籍實非灶也兩淮鹽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長蘆塩凡近海皆塩坑築灘如治畦鱗次而下其旁為大塹潮上則塹、皆平潮退挹水注上畦中風之日之又注一畦風之日之又注如初投以石蓮立而不仆則水氣盡鹵醅如飴東北風至水上凝塩如雪花兩則塩減塩粒大而甘孫廷銓河東解塩、池但候南風凝結不假人力

四川塩井提舉司洪武間塩井二百七十八額課一千六百零五萬九千三十斤永樂十八年雲南商人汪浩言上流屬井課少水多遣官於永通等九井攤出塩七千五萬一千二百二十斤列之正額名曰新增塩上流通海攤出塩五十萬八千九百九十一斤補入額數後提舉顏訥發之名曰埋没塩二十二年福興等井戶別等小井並貼攤出塩七萬四千六十六斤名曰添辦塩宣德間富義等井戶亦尋井開煎攤出塩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斤名曰增羨塩景泰間戶部主事汪回顯復課新舊塩井共一千二百八十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八丁歲辦塩八引每引二百斤歲額塩二千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七百四十三斤五兩三錢貳鹽倉

井大者汲以革囊小者竹筒每鹹水一斛可得塩十五斤四川通志

錢爐

北平山東雲南各二十二爐山西四十爐浙江二十爐江西一百一十五爐廣西四川各十爐陝西三十九爐廣東十九爐

南京嘉靖間鑄錢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曰金背錢或火薰其背使黑民間曰火漆錢其雲南及寶源局先年純用銅錫不雜以鉛每文重一錢二分又車鏃其邊色黃質堅民間曰鏃邊後科道臣建議革去車鏃止用鑄剉二座而工人復盜銅料其邊粗澁曰一條棍不異私鑄錢法遂壅

屯田

國初屯軍七標軍三屯軍每人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半犁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徵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為家小糧三石二斗為種穀後以米四斗折穀一石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

南京屯制每軍額田五十畝歲輸十八石即以其租月給本軍一石計歲每軍餘米六石以餉城守之軍後憐屯耗令十二石存留自贍止納六石寧國府志屯田正軍人給四十畝歲徵米六石 杭州府志總旗人十八畝糧二十四石小旗

人十四畝糧二十石四斗軍人十二畝糧十八石正統元年
減徵未併鎗者總旗納十二石小旗八石四斗併鎗者總旗
六石小旗與軍同 嘉興府志總旗十八畝小旗十六畝軍
十二畝各糧六石本折均平未併鎗總旗加辦六石小旗加
辦二石四斗併糧六石 鎗後各 福州府志洪武時軍稱舊屯永樂
時軍稱新屯俱分給三十畝歲正租十二石給本軍餘糧十
二石給守城軍士 平涼府志屯軍人百二十畝、輸穀豆
例一斗以五升給屯丁實輸止五升為銀二分而已遠者折
銀四錢 又曰營田一頃徵子粒糧六石按屯租贏縮不一
因地制宜見其畧 南昌衛及饒州撫州千戶所屯田 俱
池州

照略官

金華府志金華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年設正千戶一副千戶
二百戶十其聽訟設鎮撫一以上皆世襲其幕友 僚 初設照畧
一員後革改吏目

吏卒支給

衛所每月指揮僉事米四石八斗正千戶米三石二斗副千
戶二石八斗百戶三石鎮撫二石四斗漕卒月支米八斗操

備及諸雜差有妻者六斗否則四斗五升羸老殘疾者三斗

衛所送轄

鎮遠衛清浪衛偏橋衛五開衛銅鼓衛瞿塘衛俱在貴州境以湖廣都司遙領之如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置在河南陝西蒲州守禦千戶所置於山西 撫州衛屯田有在徽州新安衛屯田有在應天

戶口婦女

上海縣志戶口條載婦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萬八千八百七十四婦女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永樂十年男子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一婦女十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數相准至宏治十五年男子十七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婦女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七隆慶六年男子十五萬八千五百三十二婦女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五數不相准則今昔醜偽之殊也按各郡縣志戶口不載婦女特錄之 臨津縣志載戶口分男子成丁不成丁婦人大小

賀節

萬壽節元旦冬至諸節京省諸臣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呼嵩此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俱再

行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金禮隆慶中林退齋署南
都察院疏請禮部覆從之客座贅語

詔勅筒

外夷詔勅事竣使臣上其筒禮部轉繳內府不得損壞

夜鈴

南京皇城巡夜金鈴百枚搖訖即曙數之嘗闕一

總兵體統

國初列侯總兵體極尊重有司伏謁如屬視近內地守令昧
於掌故輒欲鈞禮違取累

品官酒具

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壺金盞六品至九品
俱銀餘人用菱漆木器按太祖起民間習於節儉又深懲貪
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為寒乞則所謂彬、郁、也正統三年
品定官房室除貪污罷斥者改拆外餘許子孫居住

御史首道

御史聽選聽察首浙江道內計掌察則河南道蓋國初首下
浙東先設官洪武元年詔開封為北京示其重也名勝志云
北宋以河南為京畿故寰宇記以首列河南、宋以臨安為

京畿道故紀勝要覽首列浙江我朝蓋兩沿宋制非也

鳳陽興福宮

洪武九年四月上如鳳陽居皇城興福宮中都新志攷史不載

瓜哇移文

瓜哇移文嘗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蓋自其立國始

占籍

民灶軍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按崇禎丁丑科進士四川齒錄書儒籍同輩頗異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職又蜀中習例也

天地壇、戶天壽山種樹人戶宛平昌平墳戶光祿寺酒戶
陵名廟戶園戶瓜戶菓戶米戶藕戶窰戶羊戶

官儼

歲十一月朔太平人奉郡符直入應天尹中道儼於南京

太廟銀葉

立春立冬日京尹進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御製孝慈錄序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教東谷贅言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不懌諭嚴嵩曰禮官得毋言乎嵩詢諸朝士皆莫敢對少詹事尹洞山臺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生子語乎嵩以其言對上釋然

孔子像

唐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之洪武十四年二月建太學自夫子以下各設神主數百年夷習乃革然外學仍如元人之舊嘉靖九年始撤像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藝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子曰謁先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笏叩首而拜由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禮澄海縣志東陽王嘉忠著

信世子

信國公湯和世子鼐早卒贈信世子葬鍾山勳齋同於潘嫡

木鐸老人

木鐸老人國初專理本里事權侔縣令縣令不法老人能持
之後為泛役胥徒等賤

課栽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百姓多栽桑棗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
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違者全家發遣充軍有司據實以報
考績殿最後係之今典史具成績以備故事如蘇松常鎮不桑
不棗歲報如例官課虛飾類此多矣

昭示奸黨錄

太祖誅胡丞相惟庸及其黨所彙爰書曰昭示奸黨錄藍玉
之敗又理前案投入無遺定曰奸黨錄自為序

江南牧馬

洪武十四年令蘇松嘉湖四郡民占田四十頃以上出上馬
一匹三十頃以上出中馬一匹二十頃以上出下馬一匹長溪

沈氏
家傳

沈萬三

南京會同館富人沈萬三秀故居也館地圯遺礎尚存人疑
其有藏金頗坎掘翰林院四書積各高丈許工部節慎庫四
銅積高可過人國子監四銅缸光祿寺鉄木酒榨每榨用酒

米二十石俱其物

郊燈

南郊燈杆高十二丈有奇燈籠大丈餘容四人剪燭郊之夕
洪武門皇城各燈如之

征南將軍印

征南將軍印沐氏世佩其印不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
半角夷人奉之如尺一

國初抄劄法

令各處抄劄人口家財解本處衛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軍
充役其餘人口給與官軍為奴金銀珠翠本處官收貯年終
類解馬匹令本衛收養給與騎卒牛隻給與屯卒無屯處并
一應孳重粗重物件盡行變買值錢於有司該庫交收犯人
家產田地外內有墳塋不在抄劄之限

勳嫡

凡公侯伯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為爵主一切吉
凶大事以及爭鬪構鬪皆聽爵主分別曲直其罪稍輕不必
送法司者得自行答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規簿及郡王體
制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為能其他暴貴者

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僚伍偏裨以及幕賓稍為雅談者，每呼正位總兵官為兵主，此惟大將專生殺者為然。副將以下，即貴至橫玉，僅呼為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為使主，其副使犯令雖尊，官亦得用軍法誅之。沈德符野獲編

鎮江輕租

鎮江民糧全免官租，半徵民糧本色，亦免徵惟折馬價。

番經臺

南京大內番經臺多六朝古石。

內庫

內府供用庫廳前懸木魚一，長三尺許，示有餘之意。後庫上有瓦鴿子一。左順門內庫設木欄秤閱，凡有事而出皆搜檢，即苑庫內臣亦然。獨文臣不搜。邵文莊集

神宮監

神宮監不許蓄犬，萬曆間掌監杜用養一小犬，為訪東廠訪知費千餘金，方免叅。

奉先殿薦新

南京奉先殿薦新正月生菜十斤，韭十斤，薺十斤，上元雞

子鴨子各三百太常寺 二月子鵝二十二隻外副鵝二隻兩縣辦
 六兩錢芹七斤萹蒿七斤萹菜十五斤兩縣 三月笋十五斤山
 辦兩縣 鯉二十五斤河泊 四月梅二十斤櫻桃十五斤杏十八斤
 園戶黃瓜一百三十枚兩縣 豉三斤雉六隻兩縣 五月桃
 十五斤李十五斤來禽十五斤 園戶茄二百五十枚 上元嫩
 雞二十隻副雞八隻江寧 夏至日李五十斤太常寺 六月蓮百
 六十枚甜瓜三十枚西瓜三十枚冬瓜十八枚兩縣 七月雪
 梨二十斤寧國 芡實十斤 園戶葡萄十二斤菱二十斤棗十
 二斤 江寧八月茭白二十斤 池戶芋二十斤 園戶薑二十斤
 藕三十枝鱖魚二十五斤河泊 所粟米一斗糶米一斗山川
 粳米三斗 江寧九月香橙二十斤 園戶鱖十五斤河泊 所粟
 子二十斤小紅豆三斗 江寧砂糖一斤八兩十月柑二十五
 斤橘二十五斤吳縣 活兔六隻溧水 漂陽山藥四十斤 句容
 蜜一斤太常寺 十一月甘蔗百

淨海

寧波金塘大榭台溫玉環石塘皆懸海山田周數百里舊有
 居民國初因倭亂徙入內地

武職貶封

洪武十七年正月濟南衛指揮使何誠乞封繼父時生父已封許之今世弁必都督其崛起至叅將始封

門禁

南京洪武朝陽太平門禁出樞魏國公家葬鍾山許太平門
倒出

同宗

翰林學士新安朱升詰命有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詰之英詞臣代言恐未敢稱同宗或上旨然耶野史謂太祖嘗歛繫族元於晦容或有之

李韓公燈榜藏勅

李丞相善長史謂定遠人實世居徽郡祖葬郡東城十里丞相少讀書靈金山留有金燈疏刻中元節焚疏則燈見歲久板漫漶改刻焚之燈隱今仍前刻丞相沒駙馬都尉祺次子盛慶謫佃績溪之龍闕家藏太祖手勅二稍明胡黨之冤謫滿二百十六年准後人伏闕牽復還所籍六萬金之半藏勅後質嚴鎮方氏天啓初方氏夢丞相冠帶來索否且見禍乃贖去亡何方氏火崇禎二年十世孫李世選投勅上奏云高皇帝遺旨一道仍手書皇封之上勅賜勳臣皇親外甥李盛

慶盛慶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為民依
勅滿捧此勅到京見主開折復忠臣功爵謚同依近世、不
忘李徐劉勳臣保障我為主收伐陳友諒天下俱克復十大
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欽此臣祖
盛慶奉勅遂同乳媪襁負龍關相延八世不知封中所言何
事無敢輕啓今限已逾期臣父應寵年六十有七衰殘遲暮
臣嫡長代貴云、下閣部勘閱大學士韓爌等言文書官賈
宗誼奉聖諭至閣云朕讀皇史宬尊藏御筆折對封面上亦
有二三字相似其實篆辨永昌但其封內文書正謂不類所
言二百十六春便當應期來何延至今既曰李盛慶又曰李
盛是一人還是二人卿等詳查揭奏於是大學士韓爌等言
臣詣皇極殿恭驗皇祖御筆以李世選所進勅比對可疑不
止一端皇祖親筆行草皆老健有法而所進不然即封面長
字臣字爵字稍似亦未逼肖若中幅則不同已多可疑一也
皇祖初年戒勅諸將帖諭敵國出自親裁詞意淵卓豈臨御
二十三年之後手書文義不類若此貶守龍關亦屬無據可
疑二也其云二百十六春為民限滿自洪武二十二年至今
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可疑三也封面稱李盛

慶封內又稱李盛李世選疏有福慶延慶盛慶三名則盛慶
為一人明矣然考善長子駙馬都尉祺、子二芳留守中尉
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撫至芳子恒始傳襲並無盛慶等名善
長賜死芳茂俱赦弗誅世選云祺同子福慶延慶亦因以死
可疑四也封內悞書胡惟庸為惟庸李祺為弈棋之棋可疑
五也洪武元年定尚寶司為正五品舊制寶十七顆並無單
用永昌二字可疑六也又善長自縊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
二日是春榜列功臣尤首善長而封內乃書二十三年仲春
月初一日出給則給勅乃在善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矣云
云 禮部給事中孫紹統禮部尚書何如寵俱叅其謬如寵
曰臣質問世選年二十歲住績溪九都龍闕問何不依限來
奏云父風疾又貧農上年清明節祭旌德祖墳遇生員李仙
品說起扶持官費同來又問封面寫盛慶封內又李盛是一
是二云是一人問吾學編等書李善長子孫世次甚詳並無
福慶祿慶等名云年幼不知察世選一村愚頗不知作偽而
應對之間非推年幼不知則云不敢拆看但云凡事李仙品
曉得云、 兵科給事中宗鳴梧奏曰善長事詳載實錄尤
莫詳於昭示奸黨錄善長被誅自縊今日止令致仕尋祭一

謬也善長之子駙馬祺因於家建文初赦守江浦靖難兵入
投水自溺今云善長卒祺因卒二謬也有二子曰芳曰茂為
留守中衛指揮茂襲旗手衛鎮撫茂子恒傳襲今云祺與二
子福慶延慶同死止有宗孫盛慶所謂盛慶者善長之後也
抑存羨之後耶善長自駙馬外有二子胡惟庸招中所稱四
官人六官人及存羨之子伸佑俱誅死所謂宗孫盛慶者三
謬也云々 按茂生恒、生城、生宜、生鸞世居聚寶門
外竟論世選死

談遷曰李世選所上高皇帝手勅坐誣妄與漢竇嬰所上
大行手詔同嬰豈作偽者或景帝大漸不及下尚書耳高
皇帝開天之事不可以拘格論御筆二三字僅似文義不
甚類亦遂、有之福慶延慶意芳茂小字國初好稱小字
如惟庸李祺人、知之能偽必不悞處或聖怒特改其曰
仲春月初一日給似趣善長死未即自決故至五月二十
二日也高皇帝過舉既不欲暴而上公之爵非一紙即復
存疑可也謂作偽似未必然

宋濂

宋景濂先生奉制作蟠桃頌上命其子中書舍人璉書於核

內藏於庫猶存 元翰林待制柳貫道傳宗先生師之柳集若干卷行世遺稿四表宗手書細楷藏柳氏處 義門鄭楷撰宗先生行狀云任國子司業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按宗以議孔廟禮忤旨謫非試吏事也正不必諱 洪武十四年辛酉先生卒葬夔州蓮花峰下越三十三年永樂癸巳十二月二十七日蜀獻王遷成都之華陽安養鄉又七十二年成化乙巳十二月十三日蜀 王改葬錦城迎暉門外

楊彞獻詩

餘杭楊彞宗彞洪武中任長泰主簿其子坐謫移家成貴州普安衛宗彞棄官伏闕獻詩曰臣本山中一布衣三年從宦在京畿功名有志嗟何晚妻子無依夜不歸日照九重恩莫辨月明千里泪頻揮丹心一點隨雲氣長繞黃金闕下飛上悅之擢吏部考功主事還其從戍妻孥復以引年去官就養普安有萬松集 黔紀

功狀榜里

晉江陳章應進士歷榆次繁峙安邱三縣丞以才薦召為禮部儀制主事太祖閱功狀大異之璽書褒美下本郡榜之里

門以寵之榜猶藏於家 王遵巖文集

經進集

華亭顧祿謹中以太學生官太常典簿歷蜀府教授太祖聞其詩命盡進之解縉嘗入便殿見御前置祿詩數帙故其集名經進云

恩榮宴釋父

邵陽梁德遠洪武乙丑進士父廷用戶部郎中繫詔獄德遠不赴恩榮宴及父請戍請身代特拜工科給事中命釋其父

楚紀

丁玉銀錠

平羌將軍丁玉經畧西番鑄銀錠與之要約散給諸羌得者寶之如神物上有誓詞輕重不等番中號之為丁大夫

建文皇帝遺蹟

郭子章曰吾學編雌伏亭叢記俱載帝在金坑長官司永羅庵題詩壁間予入黔令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羅榮寨五里許有白雲庵即帝避難處也豈悞榮為永悞寨為庵耶庵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深半之傳帝所濬井中水恒雨不溢恒暘即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久旱出輒

兩淫兩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曰白雲外窄內廣可
坐可臥有臺可置燈又有隙通天光明內徹乃帝脩煉所庵
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合抱皆帝手植前臨龍潛金
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高臨卑帝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又
嘗經宿威清衛為劉氏書玩略堂御墨猶存劉即今指揮世
爵祖也在宇內黔為僻在黔羅榮為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
色之以此嗟乎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帝使
成祖無德昭之恨英廟成親、之仁亦千古一快黔紀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

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杳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

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

曇標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

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鴉早晚朝

右題
金筑
二首馮元
成集

飄泊江湖四十秋於今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
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斷絕紅塵法守宗清高不比世
人同牢鎖心猿歸定寂寞莫教意馬任西東禪杖曾挑滄海

卽袈裟又接祖師風。吾今滿眼空門事，幾個知音了悟功。點
衡州有建文巖，以建文帝自南中還寓衡之華嚴寺當巖坐。
故名有碑記，有奏章自稱匡僧瓊俊，見吳人朱鷺建文書法。
擬萬曆戊子老僧大慧來自衡中言。

雲南武定軍民府獅山之半有庵曰龍隱中祠，建文帝云棲
山四十里。餘年始自田州歸大內，今其像禪衣錫杖淒然老衲
狀也。

錢塘縣 大遮山東明寺，帝嘗隱此，有遺影云：帝自寫今塑
其像，髣髴面紫，其遺影近一紳購去。

武康縣證道寺題壁：江湖徧覽此間傳，終日觀瀾坐梵廡。近
水魚遊千頃碧，長空鳶戾九霄青。聖賢道配乾坤德，日月光
華草木馨。媿我遠來山寂處，誰言道有少微星。歲次辛亥孟
夏梅 書。相傳建文帝題大書道逸末一字未辨。

帝嘗寓吳江史翰林仲彬家，篆書小雅堂。史孫女適嘉善池
灣沈氏，移榜去，悞懼禍鏟，其題識沈石田先生有登小雅堂
哭史仲彬詩。

建文皇帝葬

建文帝墓在西山，聞嘉靖十五年九月聖駕嘗幸此。王在晉長
安客話

天下大法師之墓在北京黑龍潭二里 劉侗帝京景物志
建文帝葬處距景帝陵不遠石碑題曰天下大法師之墓駙
馬都尉鞏永固請追謚稱皇帝上語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
追復尊號乃止蓋輔臣不知據此以對也 楊士聰玉堂書記

方孝孺辭稱先生

方遜志與潘擇可書辭稱先生前輩虛受如此今學語兒灾
梨輒自稱先生寧不顏汗

雪庵和尚詩

典衣沽美酒 斲作釣金鱗 請我師、友。邀他上、賓。風吹椒
樹老 雨洒桂花新 百歲如彈指 相過莫厭貧

許觀考滿呈式

翰林院修撰許觀三十三歲係直隸池州府貴池縣在城民
籍由本縣儒學生員洪武十七年歲貢考試中式送國子監
讀書當中應天鄉試為丁父憂不曾會試洪武二十一年
十月間起復仍送國子監讀書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內禮部
會試中式三月初十日殿試賜進士及第當月十七日除授
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年除授翰林院修撰洪武二十五
年八月二十三日聞祖母喪承重丁憂洪武二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服滿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內到部 日復除原職至洪武二十九年八月 日實歷俸三十七个月已是三年考滿例應考核今將任內行過事蹟有無過名開坐須至呈者 一事蹟撰述文字檢閱經史撰寫刑部等衙門榜文編寫諸司職掌編寫省會等錄考試歲貢生員考國子監每季課業清理軍職貼黃註銷各衙門前件 一過名無本院學士劉三吾署考云脩撰許觀發身科策擢居翰林器局疏通蒞事勤謹在位三年可謂稱職舊京詞林志許觀洪武庚午鄉榜三十一名

許觀籍沒弟觀匿廣文解舍中得脫遺腹子寄育外家郭氏自郭氏有子長而相詬謂爾侍中宗人是罪孽也訟於官郡守閱之令仍黃姓後黨禁解萬曆丁酉蜀人龔文選以御史按部至貴池訪侍中裔孫久之得二人各持世系上御史留其一曰此為真彼膺也縣官請其故曰身即侍中族裔往避難竄蜀改姓耳因奏立祠廩其裔於學宮奉祀釋其姻黨翟翁二氏永成觀夫人翁氏家尚存多居郡城貴池蔡生說吳人許觀字瀾伯有高行不仕與侍中同時同名字見文徵明跋江貫道畫卷

高巽志謚

建文中高巽志謚文忠貢士沈純祐秀水志

建文遺臣

金華楊榮由歲貢敦尚風節以詩文名官國子助教靖難末棄官歸永樂初詔錄舊臣榮辭不赴強至中途歎曰吾何顏復樹名仕藉乎遂赴水死

朱寧一名寘字士安洪武中汀州同知調河間奉母就養

時守闕寧署郡符未幾靖難兵起倉卒城陷遣人送母由間道馳歸抱印抗節因械軍中永樂初謫戍良鄉十餘年備嘗

艱苦作耕雲軒以自適後赦歸以主簿起寧竟不就辭疾歸

母已沒痛悼不已廬墓終身

以上俱湯溪縣志先屬金華縣

仙居顧碩以通經授石樓知縣擢吏部主事文皇帝即位召之不起棄官逃去為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湄輒飲泣微咏出牧携一竹筍、緘絲膝甚密莫歸即枕之卧或問此中何物珍之乃爾即悶、不答至永樂終盡赦死義家聞之歌曰騎牛緩、過前阿手執牛繩口歎歌牛飽人飢欲歸去幸何幸何幸乃開筍出衣服之辭主人而歸詢其詳乃碩也

仙居縣志

素敬所者不知其名永樂初流寓常山之松嶺為人易直善
飲。酣輒書淵明五柳園詩書罷擲書悲吟繼以澣淚又嘗
夜宿旅店聞人行聲起題詩於壁悲吟達旦一江西布商見
之曰此吾鄉某編脩何為在此素趨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
後十餘年贅一婺婦死婦家

藜杖芒鞋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點先帝御諱門前柳莫

遣飛花過石頭題淵明五柳園詩

宣德初有綿竹山人題詩於浦城之黎嶺山河形勝今猶在
宮闕趨蹌事已非冀野風生雙虎闕咸陽火起一龍飛傷心
何忍聞黃詔稽首無緣見衮衣擊石猶懷千戶恨仰天血淚
不勝揮

萬州海雲庵有老僧示寂衣上有詩十年依佛國萬里走天
涯舊主無尋處孤臣敢問家何心嬰組綬有血滴袈裟寒食
魂應寂悲歌愧五蛇以上俱錢牧齋國朝詩選

黃鉞裔

常熟給事中黃鉞叔揚亡子弟之裔曰可仕亦絕有林姓是
其嫡族許子洽說

茅大方

泰興茅大方謁孟廟詩有序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
丞廬陵彭與民拾遺携李朱逢吉丞承制來撫齊魯兵民道
勝過鄒謁拜祠敬賦一詩以志瞻依之意云鄒國城東有舊
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為百世師故
里尚瞻羞俎豆新碑尚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
忘義利詞今石刻首四字鏡出蓋建文二年隱可識也三遷志

烏鎮九老會

烏鎮九老會漏叔瑜字大美號越南會稽人革除時河南道
監察御史唐其道鳳陽人革除時以文史院出署天長縣丞
並寓烏鎮孫孟吉字兆禎烏鎮人革除時建文閣太常寺博
士時年八十五以上三人俱遜荒行遁者備革朝遺臣之闕

建文書法擬

吳人朱鷺白民著建文書法擬求姚太史希孟序太史崇禎
初方赴召恐觸忌遺金一鎰而別

神虎

燕王舉兵靖難夾河之戰先一日忽有虎突御幄前諸將駭
怖都督譚淵一矢殪之王大喜謂朔日戰必勝朔日為盛庸
所攻失利淵死之子忠封新寧伯立廟於門左肖虎見張東

白先生神虎傳

脫驂治賻

永樂元年八月成陽侯張成卒上出內厩鞍馬賻之令有司治葬具

致仕官掌印

永樂七年春上幸北京詔天下致仕官皆掌印於各郡縣於是致仕衛輝府義烏胡禧掌常州府印已解印去通判夏英命無錫訓導瑞陽盧立魁作序送其行末書某序不稱頓首僚友知府黃宏同知洪庸同通判夏英推官靳俊拜贈

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故衛輝知府胡禧來朝年老賜冠帶宴賞致仕賜勅

世廩生

江陰鄧師錫原安南降臣其子孫世順天府學廩生聽科貢戒庵漫筆

文臣封贈

明初文臣多不得封贈、父母暨妻始永樂十年時僅八人西楊勒石以垂後

崑山鄉舉

永樂甲午崑山起送諸生科試止五人曹瑜戴義陳劬王永和夏景是年皆中選而永和為名臣偶桓醉吟錄

永樂程錄

永樂庚子科浙錄按察使一人居首監臨由監生次巡按御史次布政司時尚執法故首臬司也舉子書名每行書二人李樂見聞雜記

補印

永樂十六年慈谿縣失印請更鑄朝議以舊印復出易為奸改印文從谷曰慈谿

宮妃歸寧

永樂二十年恭順榮穆麗妃陳氏入宮寧陽侯陳懋女受冊歸寧命案父母貴子甚厚

佛郎機

佛郎機烏銃相傳得之番舶都督戚繼光少署登州衛印發地窖永樂時佛郎機年月鑄文可攷又庫有烏銃

兩京官俸

兩京官俸微有不同如南部主事支米三石北部支四石五斗有奇折俸亦不同

史官侍班

常朝御皇極門史官四員班左在各科前午朝會極門史官二員列御座東稍南至機密宣召史官不侍

留都官擁蓋

南京各官惟大司馬閱武及督學御史張蓋大司馬八駟御飛鶴袍

兩京宮殿

南京新宮吳元年作直洪武門、當輦道設欂木正車騎中突進之設下馬牌則大明門循皇城而北長安左右門其直大明門曰承天門、內左太廟右社稷壇廟門左右皆樊松竹雜灌內蕪左右各有井亭左右角門過石梁明庭上須彌座、凡三重皆可路廟九楹簷際皆有網絲中設靈座南向一東西向各三皆設靈衣後寢殿各有靈牀、左右懸燈床前素壁、前各設方木椅藉黃褥列以裳衣椅麓設履廟左神宮監社稷壇按五方色自前門入北有行禮殿具服殿其直承天門曰端門進之午門兩觀雄麗俗稱五鳳城樓也左右寘鐘鼓鐘下承以甃堊高皇帝御槍及他鎖子革紙鎧甲在架樓窓繚絲日映其上尤奪目旁為左右掖門進之三殿

奉天殿直午門大朝會之所所有東西角門中左中右門兩廡
左文樓右武樓^樓奉天門外兩廡白左順右順門及文華武英
二殿中華蓋殿後謹身殿進之乾清宮又進之坤寧宮初大
內填燕尾湖為之地勢終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後悔之二
十五年祭光祿寺灶神文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按古
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
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
朕此心福其子孫云、

皇城自長安左右門北又東西安門北玄武門

吳人黃省曾嘗記大內畧曰循城之東經八寶庫古今經籍
庫東華門內觀太孫宮東宮之前多梅宮各有寶座龍牀、
皆五采雕鏤前階三梁以上凡宮隔以術壺入文華門殿制
頗小西觀奉先殿、亦有靈林座如太廟寢室以歲時薦享
不在是多塵又觀興慶宮、前除積水幾尺宮內藏衣扇等
項箱千餘各繫標牌有采金龍鳳紅箱七八座列於中又觀
大善殿在小城之上由左門入北轉上至南殿有網絲門凡
六云聖祖覽誦之所其後有石假山通石梁石山鈎闌下
山循左而入為望江樓高際霄漢已不可梯樓後為九五飛

龍殿間凡九除多萱草底宮有天宮壁藏佛龕轉至內花園
中有亭、四面各有五色琉璃石臺一座可以登游臺特玲
瓏古石各五中峻次卑臺之兩崖各函石缸二缸水清燭鬚
眉園內多梅竹松栢百卉俱足晶瑩特異塵世又觀西宮秩
以黑金為之往、用馬宮後有御用廚灶為銅執所疊宮間
五中設沈香寶座兩間門相對門疊虎頭於楔上各有龍牀
牀各含小牀可以周四布席牀面朱華格眼或剔地起突雲
龍盤鳳宮之前窻皆肆斜^斜球文格眼或龜背雜文疊勝門紐
皆絡滕紅金為之左右廂宮凡十四又左右翼十二院、各
宮三間左右為房、有壁廂八朱龍金鳳為飾皆左啓傍屋
三間為廚咸銅灶廚北有小屋三間廚前石井宮除前又殿
五間中有沈香寶座、端有金椅左右有龍牀出宮是為棕
殿鴟吻簷脊皆棕所成四周為格凡四十壁粘黃綾又經武
英殿至大庖、之祭品^器皆木色咸朱凡祭列於紅几、上咸
刊定薦^物位祭則携几以往由西華門西上門以出

舊內城六朝舊都元之南臺當京城中國初駐此吳元年作
新宮於東城接鍾山之麓右珍珠橋歷竹二橋南出大中橋古
橋^下入秦淮西達三山門

北京外城門南曰永定由永定大街東天地壇周垣十里西山川壇周垣六里內城正陽門直皇城大明門始成祖封於燕處元故宮僅易黃屋而碧元故宮南臨麗正門周九里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丈五尺門六崇天皇拱雲從東華西華厚載餘不贅

成祖即帝位十五年改皇城於故宮東里許規如留都弘敞過之皇城周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門六大明門長安左右門東西安門北安門載俗呼厚城外紅鋪七十二登聞鼓院在長安右門外宮城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東西

各三百一丈九尺五寸門八曰承天曰端白午白左右掖曰東西華曰玄武紅鋪三十六直大明曰承天歲錄囚於此內左太廟又左神宮監禁畜犬右太社太稷中曰端門內為六科廊進之午門鐘鼓旗纛在焉并藏成祖御槍東曰闕左門又東松林吏兵部會推處西曰闕右門中進曰奉天門嘉靖壬戌改皇極銅漏在此左弘政門東角考選通政司叅議鴻臚寺官處右宣治門西角又門東向曰右順後改歸極西向曰左順改會極其直奉天門曰奉天殿改皇極金甃玉瓦在殿額左文樓改文昭閣右武樓改武成閣南北綴屬穿堂上

滲金圓頂曰華蓋殿改中極翼以中左右門北謹身殿改建
極其址高直乾清宮門曰雲臺門翼以後左右門即雲臺亦
曰平臺公卿嘗召對焉門後左又東景運門西隆宗門又隆宗
有門南向曰仁德而當景運隆宗門曰乾清門左右金獅各
一丹陛上乾清大殿崇禎戊辰八月揭敬天法祖牌司禮太
監高時明書旁曰精月華門有端凝懋勤二殿左右小門龍
光鳳彩西御懋房萬曆中改壽安乾清大殿後來昭仁弘德
二殿左右各有角門則思政軒養德齋進又圓殿曰交泰如
中極制北坤寧宮皇后居之門二永祥增瑞萬曆丁酉二月
壬申始懸額左貞德齋右養正軒俱露頂又東曰清暇居北
廡曰游藝齋並崇禎壬申十月丁亥懸額宮後門左景和右
隆福又北左右門端則基化以通瓊苑之左右門坤寧宮門
舊曰廣運嘉靖乙未七月辛酉改坤寧門萬曆丙申三月丙
宮災丁酉六月重建六月戊寅三殿災天啓乙丑二月肇工
丁卯八月成計費五百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一十九金有奇
先是永樂丁酉 月肇工庚子 月三殿成明年辛丑四月
庚子災正統三月重建明年九月成正德 兩宮災嘉靖丁
巳四月丙申三殿文武樓奉天左順右順午門俱災甲午七

月午門等成壬戌 月三殿成此中道之略也

乾清宮之日精門東曰崇仁門稍南奉慈殿萬曆改東裕庫
曰弘孝殿曰崇先殿改神霄殿日精北曰景明門今改順德
左門為東之永巷又北西向衡連龍光門者曰咸和左門則
景仁宮南向其東又一永巷也南北門麟趾千嬰麟趾以東
延禧宮曰怡神殿又東嘉德左門又東蒼震門恒閉掃雪乃
開萬曆 孝靖皇太后疾篤皇太子由此候侍咸和左門之
北曰廣和左門西直景和則承乾宮南向往皇貴妃田氏居
之次東永巷曰永和宮廣和左門之北西直基址門曰大成
左門則鍾祥宮南向皇太子居之改興龍宮次永巷之東曰
景陽宮並千嬰門而北乾東房五所宮正司六尚局寓焉東
路小門每月之四日吏卒掃除此東道之略也

乾清宮之月華門西曰遵義門膳一曰膳厨養心殿南向翼以履仁
齋一德軒殿後涵春室隆禧臻祥二館掖之司禮大璫之直
廬寓殿門內南大內膳房背附隆道閣魏忠賢移之怡神殿後
焉養心西南曰祥寧宮有無梁殿北向壘甍成之世宗修道
處月華門西南曰皇極閣改隆道又改道心隆慶庚午定曰
隆道閣下仁德堂東忠義堂而仁蕩義平二門左右之二門

外舊曰金柱仁德舊精一堂也隆慶庚午易今名萬曆丙申
兩宮災役卒由金柱門晚年上移乾清宮始鍵其門太監馮
保李壽魏仲嘗寓忠義堂給事逆魏時李永貞直據之矣堂
三楹黃瓦綠脊龍鳳雕牆閣西南則通義平門往慈聖皇太
后所居慈寧宮也泰昌元年八月神廟皇貴妃鄭氏初移此
已移仁壽宮以昭妃劉氏及熹廟皇貴妃范氏亦居此月華
門北曰順德右門則西一永巷也又北東向對鳳彩門曰咸
和右門即廣安門毓德宮南向舊長樂宮也萬曆丙辰改永
壽宮逆魏擊鞠處則又西一永巷也南北螽斯百子門西啓
祥宮舊曰未央石坊二聖本肇初立德永衍睿宗誕所也又
西嘉德門右舊曰景福樹幡竿二曰肇隆德殿舊玄極寶殿隆
慶初更名奉三清上帝諸神像萬曆丙辰十一月己丑災天
啓丁卯三月修崇禎壬申九月移像朝天等宮癸酉四月望
改中正殿翼以春秋仁義二殿又東順西順山分有容軒無
逸齋又西北英華殿舊隆禧殿也奉西番佛像有菩提樹二
松柏交蔭崇禎庚辰秋仍奉聖像有八角井不堪汲又北曰
四德門又西咸安宮故仁聖皇太后居之穆宗繼妃天啓時妖媼
客氏移焉咸和右門之北東對隆福門曰廣和右門翊坤宮

南向往皇貴妃袁氏居之又次永巷之西曰永寧宮先帝改
長春臺廟成妃李氏居之已直護構移乾西三所廣和右門
對基化東對端則門者曰大成右門則儲秀宮南向又次永
巷之西曰咸福宮萬曆時桂王惠王同居此百子門北則乾
西房五所此西道之略也

東西後小門外各有惜薪司儲薪炭需用坤寧宮後則後苑
有欽安殿奉玄帝像有天一門殿東北遺二足跡云嘉靖時
兩宮灾玄帝嘗立此極火也崇禎壬申秋隆德英華殿諸像
並移朝天等宮大隆善等寺惟此殿像如故承光集福延和
之門萬春千秋金香玉翠之亭對育之軒清望之閣樂志之
齋曲流之館四神之祠研華之殿萬曆癸未春毀為堆秀山
上有御景亭左右二池曰浮碧澄瑞並種魚茂陰清籟最可
娛適而瓊苑東西門即東西永巷之北也欽安殿後坤寧門
嘉靖乙未秋改順貞門垣外即玄武門司夜鼓云更鼓房
嘉德右門西曰太安門外長庚橋門西向過長庚橋則御酒房
並玄武門以東凡五十四門俱曰廊下家長隨所居各供佛
燃燈棗樹森蔚其實佳釀名廊下內酒也長庚橋南柿一高
二丈餘秋後丹實可愛

皇城北安門內東曰黃瓦東門巷西南曰尚衣監北司設監
又東酒醋麪局內織染局皮房紙房針工局巾帽局火藥局
及兵仗局之軍器庫也又東稍南曰供用庫番經廠漢經廠
司苑局司鐘鼓司又南曰新灰都知監門內稍南松樹十餘
則內書堂也奉先師位詞臣教內豎處新房南御馬監西曰
杆子門曰北膳房曰暖閣廠東門通河而門高榆柳夾隄曰
南膳房又南冥器廠曰混堂司曰內東廠曰尚膳監對御馬
監東向曰北花房亦膳所也曰印綬監曰中書房曰蹴園亭
武廟恒臨幸焉曰內承運庫總樞曰東河有宅八區司禮大
璫所云河邊直房也過東上北門東中門巷北曰彈子房曰
學醫讀書處曰光祿寺街南曰篋頭房又東橋則東安門、
東曰重華宮有重華廣慶咸熙肅雍康和等門制如乾清後
井二東西長巷西巷則興善麗京長春清華等門寧福延福
嘉福明德永春永寧延禧延春宜春等宮凡妃嬪皇子女殯
此東巷則廣順中和景華宣明景明洪慶等門洪慶殿奉香
佛又膳房又景和門東則內承運庫自東上南門轉入永泰
門北對重華宮左有臺、上亭並小又東南崇質殿俗云黑
瓦殿英廟還自北狩所潛也又巷東皇史史成貽列聖御

筆實錄秘籍處左右小門曰鯨龍又東追先閣世宗自作欽
天頌勒石瑩潤如卧碑制又南則御前作皇叟幾之西經觀
心殿射所也稍南蒼龍門更昭明門西南嘉樂館北丹鳳門
列金獅二內龍德殿崇仁廣智掖之後飛虹橋琢白石為獅
龍海獸衝波鼓濤生勢躍淙云故太監鄭和自海舶携至非
中國石工也橋右一石稍損屢補屢泐異哉橋南北石坊二
飛虹戴鰲姜立網書東西二亭天光雲影北則秀巖循級而
上為乾運殿凌虛御風二亭夾焉然藤蘿花石各相障也後
永明殿又後圓殿水縈之曰環碧又北玉芝宮即睿宗獻皇
帝廟也有寶慶延祥佳麗等門大德殿東垣外則觀心殿也
皇叟幾東南有門通河上湧福閣舊曰澄輝俗呼騎馬樓
沿河北曰呂梁洪過東安橋亭曰涵碧又北回龍觀而止有
崇德殿多海棠北安門內巷東曰安樂堂內臣養疴處竟陵
又外殿九門官不預焉又南黃瓦西門曰內官監過北中門
西橋萬洪等殿至大高玄殿內臣習道教處北則水宮北中
門南壽皇殿左毓秀館右育秀亭萬福閣承其後下之臻福
堂永閣下之聚仙室延寧閣俱萬曆壬寅立北菜園門內
有樹啣鉄雲板年久幹長止露板十之三亦古矣左水壽殿

觀花殿多牡丹芍藥亭曰集芳會景樓曰玩春其下壽安觀
德殿亦射所也對御馬監西門曰壽皇殿東房南萬歲山俗
云煤山崇禎己巳冬京兆某疏果積煤也讀者嗤之冢樾幽
啼九日登眺前萬歲門又南北上門而北上東西門佐之又
南過北上門則宮城玄武門也北上西門以西大高玄殿前
門曰始青道境石坊二左陽明右閣朔陰靈軒有福靜康生
高玄蒼精黃華等門東北無上閣其下曰龍章鳳篆曰始陽
齋曰象一宮金鑄帝像高尺許則世宗道容也稍西曰石作
曰圓明閣又西乾明門入南曰兵仗局曰西直房即尚衣監
袍所也曰舊監庫屬內官監曰尚膳外監曰甜食房曰西上
北門過西上南門御馬監東向又銀作局南向過橋南曰靈
臺有觀象臺鑄銅渾天儀河西之南曰寶鈔司自西中門之
西曰尚寶監鷹房司又出西苑門轉東曰灰池曰水碓水
磨上西陂曰昭和殿曰擁翠宮曰趨臺坡曰澄淵亭又北紫
光閣又西萬壽宮壽源宮嘉靖乙丑春改壽源曰百祿有五
福承祐祐祥祐寧凝一等殿龍吉齋鳳祥館昭祥閣朗瑞居
耀曦耀朗含祥成瑞永和水順水經水祉納康長寧等門其
東曰萬春宮含春宮萬和萬華萬寧等宮曰御庖曰體仁履

康啓泰納祉泰安等門其西仙禧仙樂仙安仙明等宮常寧
常和常善常耀金寧攸順攸利金靜金瑞宣惠靜安素康瀨
木常靜壽安廣成東和陽德水光嘉安等門其東栢木殿旋
玻臺即兔兒山顯揚殿也迎仙亭石坊二福靈祿渚臺上七
層曰玉光光華華耀耀真真境境仙仙臺朝元曰景德殿大
光明殿曰登豐廣福等門曰太始太素殿曰宣恩響社一陽
萬仙等亭後永吉門又左安右安門太極統宗總道等殿天
元閣下曰闡玄 入天平豐和二門曰無逸殿曰颯風亭曰
樂成殿金海橋之北河西則玉熙宮南向有承華清馥丹馨
等殿承華殿即
迎翠殿寶月芙蓉錦芳翠芬澄碧騰波飛雷等亭長
春昭馨端芬馥景仙芳馥東馥西等門又騰禧殿即黑媪殿
曰王媽、井曰乾德殿俗云北臺高八丈一尺衡十七丈合
三道而上萬曆辛丑夏建吾杭沈朝煥工曹時有北臺賦天
啓元年十一月毀猶春秋泉臺之毀也甲子夏立嘉豫殿石
坊二福渚壽岳河濱亭五龍澤澄祥湧瑞滋香浮翠又洞三
龍壽玉華游仙俱萬曆壬寅增立天啓初并毀三洞又西為
內教場有振武殿恒裕倉南河度兼引祥橋其東曰北闡曰
洪應殿曰壇城曰轟雷軒曰嘯風臺雲雨室耀電室清一齋

寶淵門取仙次入聖居及靈安精馨輔國演妙等堂自北開
以南東岸舡屋冬所藏龍舟也有宏濟神祠橋南亦船屋又
南玄熙殿夾以擁翠飛香香亭又念善館玄雷居龍湫居壽
源殿即太素殿正心博敬二齋又素左素右隆治之門騰波滋祥
之亭又南如山峩、曰廣寒殿俗云遼蕭后梳粧樓也金之
瓊花島以元至元八年易今名宣宗有廣寒殿記以山為艮
嶽萬歷丙子上御殿棟上忽墜鎮錢數十枚元至免正時鑄
又南員殿曰承光壘甃如城堞分道上有樓閣古松偃蹇數
百年物崇禎壬申俱枯地氣先竭亦一徵也日有云天壽山
樹島羊後多萎悴國脉所繫非淺矣跨金海而左右度者曰
玉河橋石坊二金鰲玉竦萬歷時每七月望夕道經殿漢經
殿放燈於河橫木非石也岸東五雷殿即椒園也一曰蕉園
凡修實錄成焚稿於此迎祥集瑞二館在左右太玄臨漪之
亭問法之所水雲之榭又南則西苑門自玉河橋玉熙宮以
西曰櫛星門北曰羊房鞞殺塞路曰牲口房虎城在焉內有
安樂堂櫛西門以西曰西酒房曰西花房曰大藏經殿即司
禮監之經殿也又西洗帛殿果園殿西安內門甲字等十庫
司鑰庫鴿子房巷南惜薪司直西、安門櫛星門以西巷南

則臧罰別庫門之東稍南曰蚕池曰陽德門又西迎和門直萬壽宮自陽德門外俱通河、自北安門外樂王廟西橋下流入多禽魚荏葦儼若江南冬月冰凍以板牀席藁貧人繩挽之戲水上夏少師詞胡床穩坐度層冰指此 隆宗門外東向曰司禮監經廠直房貯楮墨等項候命

過慈寧宮外門東向之南曰北司房即文書房也又南司禮監賞賞處又南膳房又南、司房即監官典簿直廬也隆宗門外西向亦典簿直廬有井又南則寶寧門、外稍西仁智殿俗呼白虎殿大行帝后殯所也西南御酒房西北馬房監官典簿奉命拷訊內犯處東南思善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命婦朝中宮者也又西大庖所曰尚膳監武英西南曰御用裡監又東南薰殿凡冊封閣臣率中書舍人篆寫寶冊於此又東歸極門道遙城在六科廊之背漢庶人死所也天啓中毀

皇極門之東曰會極門受朝臣章奏入門東南曰內閣輔臣票擬所也出會極門之東曰佑國殿奉主帝像東則內承運庫槐樹一枝葉扶疎井冽甚過東橋則香庫稍北古今通集庫屬印綬監貯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籍值六月六日晒於

廷如皇史歲例

東華門內橋北馬纓樹二高丈許葉似槐而細長晝舒夜斂花微紅如葢而不瓣結角如椿可種又北馬神廟故太監蕭敬大書飛龍字御馬監供上駟十餘匹會極門東則文華殿南向經筵日講處神宗母慈聖皇太后手書學二帝三王法天下大法揭於後殿又前殿書繩愆糾繆側有精一堂恭默室九五齋殿楹帖念終始典於學期邁殷宗於緝熙殫厥心若稽周后又披皇圖考帝文九字化成於几席游禮闈翔藝苑六經道顯於美牆餘倣此俱張少師居正進殿後殿玉食館端敬殿辦理房經小門西北曰省愆居址高三尺制樸約外不環接遇災異修省處殿東神厨并一歲遣祭

文華殿西曰崇本門後曰刻漏房有銅壺直監以時辰牌換於乾清門者也牌長尺餘博數寸青質金書某時持過俱讓道起坐殿東北聖濟殿奉三皇歷代名醫用御藥處徽音門內亦曰麟趾門則慈慶宮其內奉宸勗勤承華昭儉之宮韶圃農園之門擷芳之殿薦光之亭麟趾門而東闕睢左門也司禮大璫直廬曰梨園西則闕睢右門轉入元輝殿所選后妃並住此俟期又北御馬監直房日供上駟十餘匹候馬萬

歷時嘗豢大黑牛不角者又北御用等監庫又北寶善門南向桃棗數樹二百餘年矣逆魏以馳馬伐之

寶善門以東曰慈慶宮後門外有井甘北曰奉先殿即內太廟也巷東曰隆祀門巷西北曰倉震門又北則履順臨和為號殿仁壽宮之二外門內噦鸞宮皆鳳宮、嬪養老處巷亦通玄武門景運門南側舍為都知監隆宗門北厠舍為司禮監兩直房各報夜漏慈寧慈慶二宮並有園有井有庫乾清宮側井而不園惟鍾粹宮植松

按兩都二京班張侈述今建業大內殊不能詳崇禎中太監劉若愚著酌中志有大內規制記畧始盡宸居之概今孫侍郎北海承澤春明夢餘錄間本劉氏約之予又為刪潤焉

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為公主命先為嘉興延平慶都三王府造中使司印中使司有正副亦闈人為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唐家以士人充僚佐也

賜宮媛家僮

仁宗賜太醫院使將用文宮媛李氏莊氏徐氏賜御醫何淵

手札三十一道家僮二人文馬一匹

巡撫歲入京

宣德時令巡撫歲八月赴京議事

大臣除伍

宣德時兵部右侍郎錢塘徐琦使安南稱旨特除其軍籍後
樞部為例

不奪功臣宅

宣德五年十二月丙辰秦府保安王志烱請故陝西都指揮
使陳懷宅為洛川縣主居第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陳懷功
若尚有親屬安可遽奪其令陝西三司覆勘噫以視斥郭汾
陽舊宅入法雄寺者何如哉

蜀邸聲鉞

宣德五年蜀王府忽舉炮鉞總兵陳懷以聞上責輔道官謝
還護衛三之一今熙洽極矣江南喪嫁鉞震城市了不禁也

學憲兼民事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設京省提學憲臣二年八月命憲臣兼
督民間栽種桑棗先是守令提調諸生孟月試經義仲月論
表季月策皆在學舍

典史進俸級

正統時山東長清典史淮安何璉九年任滿邑人乞留進九品俸級長清縣志攷先朝實錄優於下吏類多匪獨何璉也

孝子孫庸王相

正統九年孝子滁州孫庸返自廣西庸字允良其從大父豪為園人隸太僕死馬當償將之廣西市馬得息補其父景和代行是時庸娠財七月景和道得暴疾死南寧偕行者告官官為藁葬已而生庸比壯語及輒哀剝斷絕恨不知死所一日閱故籍見狀銳意往乃徒步至南寧求不得遂披髮曳鞮窮廬山谷已得老嫗示葬處因發得骸刺血滲滴之血輒沒入乃負歸、葬城南旦子固廬墓初居喪君子曰可謂孝矣以後嗣微薄未得旌胡松曰予少時數聞長老賢通於事者皆言庸孝不誣且言庸有友十數人既並死惟庸每歲時伏臘必列其位躬奉觴上食泣如與對酒數行而後已蓋孔子有言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庸豈其人哉其諸異乎市道交以存沒興衰為離合乎又嘉靖十六年四月巡按御史蘇業禮於孝子王相之廬相滁州衛人早喪父母賈氏寡委曲奉事得其歡母衰老畏寒相溫枕蓐不替垂十餘年冬深寒甚常橫臥床

第取母足加腹，燬後賈齒盡落，不能啜含哺，之病遺天責。上必自刳滌其喪，毀剝不勝朝夕號，出入告殯及葬，自起塚日奉飲食，跽墓獻哭，慨焉如弗及。胡松曰：孟子有言，狂狷不可必得，故又思其次。末世俗靡，士或迷方輕薄，認詞去道遠，而故能操秉一行，久不易者，蓋亦鮮也。王目不知書，其所自盡，士或不能逮，雖其天質之美良，其風軌所被，可以興矣。昌黎云：無亦使其無傳焉。余是以述之。睢州志

大宗伯不由翰林

正統己巳，禮部尚書錢塘楊寧。嘉靖甲申，禮部尚書遂寧席書。萬曆庚辰，禮部尚書嘉定徐學謨，皆起曹署著聲。

呂尼沮駕

己巳上出紫荆關，陝西尼呂氏迎駕，言其行不利，上怒叱，捶之尼坐化去。今順天保明寺供其像，封為御妹，俗稱皇姑寺。

景帝墳園

景帝墳園不稱陵，在金山口，距西山不十里。陵前坎陷，樹多白楊及椿，皆合三四人抱，高可二十丈。李夢陽集句：北極朝廷終不改，崩年亦在永安宮。雲車一去無消息，古木回岩樓閣風。

軍運

景泰前漕舡無定制天順後定舡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隻
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客坐贅語漕舟一萬二千一
百四十三隻分十總

南京總各衛一千七百六十隻

江北總各衛二千六百九十四隻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以上俱清江提舉司造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糧六十八萬石內折七萬石衛河提舉司造

浙江都司二千四十六隻糧六十萬石嘉靖三十三年浙東西分二總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糧四十萬石

湖廣都司七百五十九隻糧二十五萬石內折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

河南糧二十七萬石內折七萬石

江南直隸一千四百四十三隻以上各原衛所造

遮洋海舡五百二十五隻衛河提舉司造

今額舡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米四百萬石每舟正米三百
三十石定百石加耗九石八斗又月糧四十金行糧十六
金

江南民運

民運白糙粳糯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領州縣佐一人副
焉正月解維六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許同軍船稅進

蘇州船百二十七隻 糧七萬六千五十七石

松江船九十四隻 糧六萬一千六百四十石

常州船百二十七隻 糧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

湖州船八十二隻 糧萬一千石

嘉興船百三十九隻 糧六萬五千七百五十石

嘉湖專供光祿寺酒醋局浮費猶省宏治十年安吉知州舒
城鄭昌奏除安吉白糧 無錫縣供御米^上白米一千三百三

十一石常用七百餘石

南京貢船

司禮監制帛二十槓_{五船}筆料_{二船}內守備鮮梅枇杷楊梅各四
十槓或三十五槓_{各船俱用米}尚膳監鮮笋四十五槓_{八船}鯽魚先
後各四十四槓_{各船俱用水}內守備鮮橄欖等物五十五槓_{六船}鮮
笋十二槓_{一船}木樨花十二槓_{二船}石榴柿四十五槓_{六船}柑橘甘
蔗五十槓_{一船}尚膳監天鵝等物二十六槓_{三船}醃菜薑等物百
有三罈_{七船}笋如上_{一船}蜜煎櫻桃等物七十罈_{四船}乾鱖魚等百
三十盒_{七船}紫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罈_{八船}木樨花煎百有五

鑪四船鷄鵝等物十五楨二船司苑局學齋七十楨四船薑種芋苗
等物八十楨五船苗薑百楨一船鮮藕六十五楨五船十樣果百四
十楨六船內府供應庫香稻五十楨六船苗薑等物百五十楨六船
十樣果百十五楨五船御馬監首宿種四十楨二船共船百六十
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預馬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
進貢

上林苑

上林苑蕃育署畜養戶二千三百五十七家牧地一千五百
二十頃三十四畝鵝八千四百七十隻鴨二千六百二十四
隻雞五千五百四十隻光祿寺取孳生鵝一萬八千隻鴨一
千隻雞五千隻線雞二千隻雞子十二萬

太常寺薦新奉先殿新鴈十二隻雉嫩雞各十三隻鴨子二
百四十雞子二百八十

本監歲進宮鵝六十五隻鴨黃七十五隻雞黃五十隻大雌
雞十五隻鵝子九百五十鴨子二萬九千內府供應鴨子三
萬

嘉蔬署栽種地一百十八頃九十九畝歲造宮菜十三萬七
千五百八十三斤又光祿寺青菜二十四萬七千八百斤芥

子七石八斗

良牧署牧戶二千四百七十六家草蕩地二千三百九十九
頃^{十三}牛九百二十九隻牯牛九十七隻犍牛八百三十
三隻羊二千五百六十九隻綿羊二千三百九十六隻公羊
二百四十八隻母羊一百五十七隻兒豬六十八隻母豬千
隻

光祿寺歲取孳生牛八百隻羊五百隻羊羔二十隻腌豬二
千口正旦冬至節肉豬千口 內府丁字庫收羊毛二千四
十六斤四兩

太常寺薦新活兔八十一隻

松江布

成化間松江人以布餉貴近流聞禁庭下府司織造楮黃大
紅真紫等色龍鳳斗牛麒麟等紋工作胥隸並緣為奸一匹
有費白金百兩者 孝宗在東宮深知其弊即位首罷之嘗
閱內帑見之曰此布一疋艾綺十疋價也終身不一御自是
遂絕 松江府志 松江細布輸京十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二匹
有奇華亭六萬五千一百匹有奇上海四萬二千七百二十
匹有奇青浦二萬三千四十二匹有奇萬曆初加八千匹

教官考績入京

教官九年秩滿考績列入京成宏間猶然後廢不知何年

南京左侍郎

南京各部自正統後俱右侍郎成化十年倪謙為禮部左侍郎十二年錢溥為吏部左侍郎

浙東銀冶

浙東銀冶國初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金永樂時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金宣化德時至八萬七千五百八十餘金正統間減課止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金景泰七年止一萬六千六十五金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金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金五年減一萬零二百三十七金宏治二年止一萬八百四十一金見巡按御史暢亨疏中

大臣貶贈革職官

宏治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大學士謝遷言臣祖榮任福建布政司都事例不封乞以已得誥命移贈上並予之天啓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張問達言臣父任四川眉州判官坐劾奪職臣令濰縣復冠帶不得封今乞恩命許之

閣臣賜蟒服

宏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始賜閣臣蟒服

兩宮三殿

永樂辛丑四月庚子三殿災正統己巳六月南京宮殿災宏
治戊午十月兩宮災正德甲戌正月乾清宮災嘉靖辛丑四
月辛酉九廟災辛酉十一月萬壽宮災其年月皆己酉午戌
丙丁

皇莊

慈慶宮慈寧宮乾寧宮共莊田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六頃十
五畝徵五萬五千八百十四金煤窰七座徵百七十金
果樹六千餘株徵六十五金

皇店

皇店有六曰寶和曰和遠曰順寧曰福德曰福吉曰寶延蓋
各商販貨設提督太監徵其稅公解在寶和店始自正德非
嘉靖也酌中志云嘉靖間天啓時魏忠賢提督委王朝用經理歲販
豹皮一萬餘狐皮六萬餘平機布可八萬匹粗布可四十萬
匹棉花可六千裏定油河油可四萬五千筭燒酒可四萬筭
本京所造不預也荊油可三萬五千筭芝蔴可三萬石草油
可二十萬南絲可五百駄榆皮可三千駄北絲可三萬斤串

布可十萬筒江米可三萬五千石夏布可二十萬匹瓜子可
萬石腌肉可二百束紹興茶可萬箱松蘿茶可二千駄雜皮
可三萬餘大麩可五十萬塊中麩可三十萬麩麩可六十萬
京造細麩六十萬四直河油五十簍四直大麩二十五萬塊
約五千斤猪約五十萬口羊約三十萬俱有稅馬牛驢騾不
預也它貨寶石金珠鉛銅砂汞犀象藥材幣帛絨罽不預也

教諭李璧

仁和學舍有宗高宗手書石經正德時巡按張承仁欲徙之
郡學教諭李璧力拒之張曰吾徙府學非私之也何為執曰
明臺為一浙主徙之無所不可璧官仁和學知守故物他非
所知也苟從命徙是猶子孫不能為祖守祭器尚可為子孫
采張怒欲撻之璧曰官可去身不可辱也去官而移石經非
典守責矣官猶在也豈可以奪采乃止自璧去後或移之郡
學杭州府志李璧字白夫廣西武緣人宏治乙卯貢士戊寅
官劍州知州

教職左遷

正德時龍泉教諭宜山高嵩以亡功降霍邱訓導

提學官疏薦人才屬官

正德九年吾寧祝虛齋先生萃任陝西按察副使提督學校
奏薦地方人才長安縣劉璣高陵縣呂柟蘭州段灵鄂縣王
九思盤屋縣王元凱商州南錢華陰縣屈直鞏昌府范鏞慶
陽府王綸臣嘗相接其所議論規為皆非常才士子所共推
尊軍門所共敬服是皆先帝與陛下作養簡拔殆非一朝一
夕之故云、又奏薦賢才如同州儒學、正魏謚長安學儒
學訓導樊華渭南儒學訓導李應陽興平縣儒學訓導秦錡
學既醅正行尤謹嚴前提督學副使朱應登推教書院功緒
甚著長安縣儒學教諭董儒三原縣儒學教諭申偉秦安縣
儒學教諭江萬玉長安縣儒學訓導胡山才德俱美卓立不
群米脂縣儒學教諭蘇文藍田縣儒學教諭劉萬祿出身雖
由歲貢學行無忝科目云、按薦地方人才薦教職今係撫
按事而舊見之學憲想亦例也正德後不復行矣檢先生遺
集錄之以存錄

富春謠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吾家採茶婦
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何不生
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

亦死江枯魚始無於乎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按察僉事朝邑韓邦奇疏載之削籍

省祿何麟

武宗微行自大同抵太原城門閉不入上怒遣中官逮山西守城拒門者撫按而下皆怖布政司吏沁水何麟曰來旨未有主名此易為耳若厚賄中官不令羅織願與俱往即上怒麟一身不足恤也至京奏曰陛下巡幸晉陽維時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也他官無與也臣不能啓門恭迎鸞輿臣罪萬死但陛下輕宗廟社稷而遠事巡游且易服微行無清道警蹕之詔白龍魚服臣下何由辨焉昔漢光武夜獵至上東門守臣鄧暉拒而弗納光武以暉為守法而賞之今小官欲守鄧暉之節而陛下乃有不敬之誅臣恐後世以為臣之不幸不若鄧暉而陛下寬仁之量亦遠遜光武也有旨杖六十釋之各官皆不問沁水縣志

楊循吉

武宗南巡於北固山上見楊循吉留題因召見行在見上不能對遂罷遣歸思者因以為伶人所薦不知此際循吉貧不能餬口其赴召也典衣為裝惡從市伶人王元美輕信筆其

事於卮言因而傳播天下冤哉徐文貞云世廟初年欲起君
譙聞其顛而止楊公實顛不以伶人事也馮元成文集愚按
正德十六年八月癸未發京師是日即杖臧賢等於午門戍
邊安得從南巡薦循吉也又江寧徐子仁霖亦曰臧賢所薦
是年十二月上至南京賢死久矣流聞之繆如此

蔡鼎

貴池蔡鼎正德壬申進士歷雲南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
訪黔國公沐堂設椅自中坐左右列長板侍坐撫按蔡不
耐坐沐怒命懸其杙竟立啜茗而去自嘉靖中撫按始均席

御容藏殿

嘉靖時祖宗御容藏永孝景神二殿

勳位

嘉靖乙酉二月乙未故事朝參序爵南京元會習儀靖遠伯
王瑾協同守備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平詬斥引下之事
聞得旨班序如舊戒責壽祥宗禎辛巳冬節南和伯方一元協
同守備安遠侯柳祚上忿論監察御史詹士恒謂方領勅宜
先之兩事適合又皆方氏祖孫惜未引前案也

白衣山人詩見夢

薛應旂常夜夢白衣人山誦弔朱中丞純詩玄墓山堂月色
明烽烟照見闔閭城徒薪自古無恩澤宿草於今有甲兵生
死已隨朝露盡是非猶逐夜烏鳴何年精衛能填海常使人
間恨不平

大司馬起復

天順後大臣俱終喪嘉靖庚戌九月起復揭陽翁萬達兵部
尚書崇禎丙子冬起復武陵楊嗣昌兵部尚書

鷹犬蟲蟻歲給

嘉靖時雷應龍疏曰內坊鷹犬歲供豬肉一萬六千五百餘
斤蟲蟻歲供菜豆菖秫五千二百餘石

御駟

世宗七駿玉麟飛白玉馴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
雲白 神宗十二駿玉獅龍赤電龍載月烏五花驄彩麟文
豹金麟絳虬攢玉騮玄雲驄躡雲驄五花驄 熹宗烏騅東
玉帶 思宗四駿太平駒玉龍媒吉良乘璿臺駿

貢象尾

嘉靖癸丑暹羅貢白象道覽使者以珠寶飾牙置金盤中并
獻象尾按劉向說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

行道失徒獻空籠

嘲邊

嘉靖庚戌大將軍仇鸞縱俺荅出塞書我亭障曰仇鸞免送
崇禎丙子金人深入畿內粉書邊堡曰百官免送

金甌再卜

丙辰上密書內苑撰青詞諸臣之名貽金甌中手探得嚴訥
李春芳遂拜相崇禎元年上半年相亦如之得來宗道楊景辰
劉鴻訓周道登李標錢龍錫

青由

嘉靖初郡縣率八月成白冊九月散青由至十一月畢稅後
青由之散恒至歲終萬歷來民間并不知青由矣

宥隨駕監生

萬歷初幸太學有監生派執壺者竟隨駕入宮被詰其人懼
甚上諭令扶出

泉州志

隆慶黃光昇作泉州志載晉江知縣張文宿貪虐之跡而萬
歷杭州志文宿以本貫陳善具述其美云晉江險惡難治今
兩存之俟攷

李偉

武清侯李偉微時業坊墾既貴函封坊刀慈聖太后嚴愆外家或子弟陳乞命進坊刀示之曰當時藉此為活今極富貴猶患不足耶 潞簡王之國微行擅殺人太后命大璫封杖撻四十

詰惠山神文

無錫周子義萬曆己卯主北闈受邑子之賄拔置八十名周歷禮部左侍郎贈尚書謚文恪祠於慧山談脩作詰慧山神文末曰祠亦安足重乎象至不仁而祠於貴陽王振悞國而祠於燕市又安訝斯祠之作耶試由常情以談祠而出於人心之公乎則可久倘祠而出於一人之私乎必不久子不見祠於前者陸羽李紳唐人也秦觀尤袤宋人也倪瓚元人也迄今享祀不絕彼西施庄以獻西施而作蕭庄以蕭侍中即而作通惠亭以錢仲仲而作曩時非不選勝以章得意而今安在乎

孝宰被杖

江陵籍產遣太監同刑部侍郎邱橐等往追逮曾尚書省吾王少宰篆篆曾角中青衣王直囚服乞哀中官杖之事聞於

朝時沈光祿思孝戲陸少宰光祚曰君善為之不聞少宰杖
采

緬酋詭貢

邊人有持平緬夷二錦入見黔撫云緬酋欲求入貢撫臣遺
申相國時行書欲奏聞申答曰近時暹羅求貢持上金葉表
上令第以一人持二錦來真膺未可必宜審實而善遣之非
得金葉表文不當為代奏也撫臣乃止後卒亡驗求其人則
亡去久矣夷情未可輕議也

長昂射子

三衛屬夷長昂為雄年六十餘時入寇一日出帳遙見一鹿
彎弓迭射之應弦而殞乃其二子遂稍戢

朱國祚

萬歷癸未秀水朱文恪進士第一臚傳日文恪父太醫院使
東山公緋服侍班 乙未修撰朱國祚為司經局洗馬故事
昂元無任洗馬者八月克皇長子侍班尋清理貼黃靖難功
功臣舊署奉天征討文恪曰文皇不得已值此奈何以同姓
加征討名悉改靖難

宸翰

宣城沈修撰懋孝賜御書謹言行明義六字徑四寸道整有法嘗見之

太廟羊角燈

丁亥孟秋享太廟風猛燭滅太常寺丞讀祝高聲索燭因製羊角小燈二持照

傳戴煖耳

癸巳閏十一月十二日輔臣王錫爵請戴煖耳傳故事十一月朔傳戴煖耳百官傳衣不謝傳煖耳獨謝

喪儀

仁聖太后之喪皇大宗伯范謙衣白入朝至闕門忽傳各官衣青布袍急出易衣以進次日則白紗帽烏靴成服斬衰朝夕哭臨期畢而退署衣冠皆白經帶不除二十七日後用三烏謂烏紗帽皂靴黑角帶也又逾月易青素大約百日更淺淡服色行移舊案有白紗帽白布袍布襪蒲鞋末年中宮之喪浙省詔至疑所服竟青白竟青袍迎詔

日本關白求封

萬曆乙未正月甲戌朔庚辰日本差小西飛彈守藤原如安謹稟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天高

地厚之恩擔當如此昨見四位閣下 禮部范 俱同盛心
大事已就今在議封之時特將本國應封人員開報乞照依
後開緣由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德謹稟 計開 冊封勅
書印信并各項儀制務求留神要妙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
外諸國至懇至禱

一日本原國王無有舉國臣民乞封闕白自豐臣秀家以上
五員乞封大都督獨行長加世西海道永求天朝治海藩籬
且與朝鮮世修好

一釋玄蘇封日本禪師

一豐臣家康豐臣利家豐臣秀保豐臣秀俊豐臣氏鄉豐臣
輝元平國寶豐臣景隆豐臣晴信豐臣義智以上十員乞封
都督

一釋宗逸封日本一道禪師

一豐臣玄以豐臣長吉豐臣正家豐臣正成豐臣全宗豐臣
調信豐臣吉隆豐臣正信源家次平行親平末鄉以上十二
員乞封都督指揮

一平山五衛衛門早田四郎兵衛安宅甚藏 西山久助吉
田善吉下甲石埒乞封爵再來盡應人員乞給賜衛門西川

與郎井松久丈夫小昌久次 大瀨少吉以上十五名勞苦
三年均乞封爵再來盡應人員乞給賜都督札付十五張亞
都札付二十張臨時頒賞賜日本大人臣僚俱各叨受天朝
爵秩遵天朝命令

二月甲辰朔壬子詔封日本國王平秀吉曰朕受天明命覆
博無私仁育遐荒有同宇下惟爾日本遠隔鯨濤昔嘗受爵
於先朝中乃自携於聲教爾平秀吉能統其衆慕義承風始
假道於朝鮮未能具達繼歸命於闕下備見真誠馳信使以
上表章干屬藩為之代請恭順如此朕心嘉之茲特遣後軍

都督府僉事署都督僉事李宗城充正使五軍營右副將署
都督僉事楊方亨持節封爾為日本國王錫以冠服金印誥
命凡爾國大小臣民悉聽教令共圖綏寧長為中國之藩籬
永奠海邦之黎庶恪遵朕命克祚天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勅諭平秀吉曰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乂安中華將使
溥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慙也爾日本
平秀吉比稱兵於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
國也告急於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
原非朕意乃爾將豐臣行義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

由本為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遠聲教不肯為通
輒爾觸冒以煩大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
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畧諸臣前後為爾轉奏而
爾眾復犯朝鮮以失隣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
不疑嘉與為善因勅原差游擊沈惟敬前去金山宣諭爾眾
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李宗城為正使五軍營右
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為副使持節賞詔量
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越世
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成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
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之後爾其恪守三約永肩一心以
忠誠報天朝以信義睦諸國務附近夷眾務加禁戢毋令生
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
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以爾之所以仰體聖意而上答
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邊海將吏惟知戰守風
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絕後釁
遵守朕命弗得有違天鑒孔殷王章有赫欽哉故諭

頒賜國王紗帽一頂 金箱犀帶一條 常服羅一套 大
紅織金胸背麒麟員領一件 青裕襖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件

七旒

絳紗皮弁冠一頂
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枝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服一套

素白中單

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

纁

色粧花錦綬一件

金鈎玉玎璫全

紅白素大帶一條

大紅素紵

絲寫一雙

襪全

丹礬紅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紵絲二匹

黑綠花二匹

深青素一匹

羅二匹

黑綠一匹 青

素一匹 白毳綠布十匹

封日本國王平秀吉詔

皇帝制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

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

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

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隅當茲盛際宜續彝章咨爾豐臣

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

萬里之閭懇求內附精既暨於恭順恩可靳於柔懷茲特封

爾為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寵賁之函襲冠裳於海表風

行弁服固藩衛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

恩之已渥無替欵誠祇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

朝鮮上書

萬曆丙申五月十八日朝鮮國王李昞書奉天朝石太師閣

下吾聞天朝之大恩封日本國王關白實大師之獨力擔當
運籌日本豈不欲封不料海上風霾漸盛或風或雨或暗或
陰又兼山水相衝舟不能渡但日本至金山順水金山至日
本逆水一朝逆風大作浪過於天故已遲延月日吾已於四
月十三日差陪臣哈金鎖二十餘卒探聽日本情形至二十
日方回日本國王關白求天朝之封甚要但倭將清正詐幻
多端其行長恭順之心亦有故將倭分作三班已渡二班止
有清正之倭分作一班已屯於金山故行長正誠回奏關白
言倭衆二班已渡止有一班迎接天使一同渡關白亦言天
使一渡海後倭衆盡數徹歸不許遲緩有違其天使往但我
禮接不周有慢天使故於正月十五日差行長來請沈惟敬
過海講說禮儀以迎天使往封其沈惟敬已至相罵島地方
去日本止隔二百餘里其關白又見沈惟敬渡海又見天使
入營故同行長清將正之倭盡數撤回其清正不肯行長又差
飛禪回奏關白關白大惱將糧米盡不發去故清正問小國
要地圖要穀種思屯田積草故吾將穀種與三十石地圖一張
差陪臣永正賚至馬嶺地方清正見吾穀種又有地圖烏嶺
有伏兵之處扼塞有養馬之場其金山至登萊乃深山大嶺

虎穴之處兵不能進馬不能行止有一小路長三百餘里有七十二灣土兵能進不能出故懼我不敢犯又聞天使於四月初三日夜逃出金山不知何意但日本且有恭順之心於天朝而天朝反無撫卹之心於日本金山恬然乃是大人威震我已遺書與闕白天朝差冊使出金山一年有餘爾國如何不差使臣迎請闕白亦答云但封我甚要只待風息館舍有備不日即迎請矣日本情形如此特差小卒尤禹貴覽以便施行伏祈照鑒不宣

王守仁誣楚府寄物

丙申九月二十五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趙文炳奏都察院勘札准本部題覆留守右衛所掌印百戶王守仁奏稱大故祖王弼誥勅符券甲冑器仗金銀珍寶衣飾器四各造文冊一本陝西庄田場廠文冊八十六本俱承奉錢保領回楚府寄庫奉聖旨這所奏事情差該部查明具奏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守仁所奏事情伏候命下容臣等備行湖廣撫按官員着令長史司啓王根究原委王弼長女是否楨王元妃王鑰男璵是否王妃撫養寄庫財寶果有若干合用典籍有無見在事在先王非係侵占無妨從實檢奏蓋聖主明見萬里

自有睿斷非臣等所敢輕議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又
准本部咨為恭進家財成冊上徹御覽以便差官查取事亦
該留守王守仁同弟定遠候侯嫡孫應錦襲王錦襲奏前事并
稱楚府承奉錢保領奉兵部鳳字一千六百三十號八勘合
槓運回府開造略節總冊一樣三本將一本進覽一本送鳳
陽府收貯一本給應襲王瑄日後襲爵收管以備查攷數目
奉聖旨這本內事情着司禮監選差公正內官一員帶領原
奏官王守仁即便前去會同該撫按官令長史逐一對查明
白從實回奏欽此欽遵備移到臣准此案照臣先於閏八月
二十日接得前報恐有疎虞不待部檄到即會撫臣李得陽
牌布按都三司及守巡二道遣官軍於楚府各門晝夜嚴行
防守出府員役搜檢放行不許夾帶一物及將緊關人犯郭
倫等行長史拘禁候勘并曉諭居民不許窩隱受寄外於九
月六日該司禮監太監孫舉錦衣衛指揮莊德福捧勅前來
臣即會同太監孫舉指揮僉事莊德福巡撫李得陽督同司
道等官左布政陳洙左叅政陳璧副使張季思右叅議丁繼
嗣武昌知府劉以煥江夏知縣葉鳳翔等迎進楚府開讀果
將錦衣百戶鄒質魯管押原奏王守仁同王錦襲并令楚府

長史董學禮龐尚龍帶同承奉郭倫等面啓楚王請合同冊籍對冊本王執出玉牒并諭本府原無禎王正祖昭王元配王氏係王弼女洪武十二年正月四日冊妃^封為封妃洪武三十年十一月四日薨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國除今王守仁奏稱弼男王錦於永樂十四年身故遺瑁男王瑁挾貲就祖姑妃撫養維時祖妃已薨二十餘年誰為收養最後王氏子孫因無依來府先王閔念親戚相依至今尚有子孫王子孝王國用王國忠等在楚居住其王守仁王錦輩不知何方人氏並非本府收養之人亦原無合同冊籍本府自來並無承奉錢保名目等情臣等隨帶郭倫等至長史司再三鞫審執稱二百年來並不知寄有前項金寶臣等又進王府啓王查取前物王諭本府兩遭回祿後宮邱壻並無庫藏王守仁所奏盡屬欺妄予見居東宮^首書院引臣等齊進將本府財物盡數盤出臣等眼同將王守仁所奏原冊查對並無一物相同當即登記封本府收貯時聞宮眷悲號臣等各散次早復同太監孫舉指揮莊德福再進本府令奉御長史等官啓王查取王諭本府財物自嘉靖二十四年祖愍王宮變予父恭王年方四歲叔祖武岡王顯槐攝國時有通山

王英炊與槐訐奏欽依着湖廣撫按三司等官逐一查明實止銀十九萬六千四百四十兩銀器四千六百九十五兩金器二百六十兩五錢彼時並未有盤王弼寄頓金寶等物至隆慶五年予父薨予在襁褓武岡王復攝前銀費用無存祖母愍王妃氏奏奉欽依院道查盤銀兩委依武岡王盤出令予長成自行取討卷案可查予自十歲受封武岡王薨長子英燭相繼物故前銀未得分毫且嘉靖年至罷奏並未稱有前項金寶等件卷案見存其陝西庄田乃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奉太祖高皇帝聖旨你征雲南阿魯虎等處建大功特賜秦馬三千匹黃牛二千頭犁牛一千頭羊九千隻并陝西、安州喇都草場一處牧羊世守欽此節蒙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各年以來借用駱駝馬匹屢降勅書前後共十五道見存可証至萬曆九年奏經戶部議覆本府照舊營業並未奏有籽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明旨予宮所有已盡無遺如以予言欺誑予願帶同宮眷避出外宮聽馮欽差并撫按會同進宮遍行搜岨等情并具給揭送官等臣本王隨出宮外聽搜臣等念未奉旨不敢擅入當即勸王回宮臣等看得王守仁所奏兩內財物額數

百萬率皆人世罕有奇寶今據所盤銀兩器皿不過近世常物僅與數千似與所奏大相矛盾將以為隱匿則本王且請搜岷矣臣等伏惟楚王皇上之親屬也素稱守禮奉法未聞過舉一旦以二百年前無稽之事被奏已經防其門戶拘其侍從盤其積貲宮眷驚惶相對啼哭在臣等奉命恪職不得不爾然以楚王國體亦大辱矣若再令避宮出搜掘毋乃非皇上親睦之意乎況其兩經回祿一遭宮變相繼孤迭更攝國即使盡力搜掘王弼遺貲諒無可得之理而情迫勢窮萬一有意外之變所不忍言者則臣等不能任事罪固難逃而於國家體統所損非眇小矣伏讀明旨仰見聖心原為閔念功臣之後故有此查今攷之往牒與王守仁所奏有大謬不然者如昭王元妃本薨于三十^年也而曰永樂十四年本妃奏取王瑄撫養王弼於洪武二十七年坐叛臣藍玉黨不食死而除封也而云弼男王鑰承襲於永樂十四年病故陝西莊田本奉太祖高皇帝欽賜萬歷九年又經戶部題覆奉明旨給與該府照舊管業也而曰子粒官收貯庫候王氏子孫襲爵給領此皆載之典籍昭然易見者尚敢虛捏王守仁錦襲果否王弼子孫猶未可知況於所奏財寶又何足憑哉容

臣等會議明白另奏外惟是楚王請避外宅搜掘宮中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東宮冊婚

辛丑東宮金冊用足色^金十五兩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兩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四兩東宮大婚費八十萬有奇冠三百副耳索珠至百二十二萬金翠十八萬有奇福王婚費二十萬有奇

取栝子松

萬曆十年工部咨南京兵部取壽宮栝子松樹九百一十八株坐派蘇松杭江各撫按專委府佐貳官總理採辦完日遺官押解帶園丁沿途澆灌仍咨本部發馬快船裝載

川扇

乙未四月七日文書房傳旨着四川布政司照進到年例扇柄內欽降花樣彩畫面各樣龍鳳扇八百一十柄內金釘鉸彩畫面渾貼雕邊骨龍鳳舟船扇十五柄壽比南山福如東福海扇十五柄四陽捧壽福祿扇十五柄百子扇十五柄群仙捧壽扇十五柄松竹梅結壽福祿扇十五柄七夕銀河會扇十五柄菊花兔兒扇十五柄天師降五毒扇十五柄四獸

朝麒麟扇十五柄孔雀牡丹扇十五柄蒼松皓月扇十五柄
菊花仙子扇十五柄間花扇十五柄滿地嬌翎毛扇十五柄
金菊對芙蓉扇十五柄錦帳花木貓兒扇十五柄人物故事
扇十五柄四季花扇十五柄茶梅花蟲扇十五柄聚番扇十
五柄白澤五毒扇十五柄盆景五毒扇十五柄八蠻進寶扇
十五柄百鳥朝鳳扇十五柄盤桃捧壽扇十五柄以上三十
三樣俱全釘鉸彩畫面澤澤貼雕邊骨每樣添造四十五柄
共六千柄每年為例其餘年例的今年二月傳添造的八千
八百柄俱照樣數每年如法精緻赤金造進禮部知道

王文肅晚召

丁未復召太倉王相國錫爵王即家疏規時政刺切言路蓋
華亭陳繼儒代草者陳過示王吏部士騏吏部遠郵之言路
諸公競謂其沮抑群詆之太倉遂不赴

梁鵬

萬曆中順德梁鵬知崇安縣題堂柱曰庫無耗頭里無私派
鋪無當行望鄉耆訪聞相告吏怕沈案差怕索錢民怕健訟
期子姓敏德還瀛陞戶部主事

閣臣避道

冢宰平湖陸光祚富平孫玉揚俱不避閣臣輿見忤張新建
位遂許富平後富平再起避福清葉少師又不可解矣駙馬
都尉楊春元並道福清貽鮑祠部書曰都尉不避之說必以
會典為言不知今之禮部俱不依會典只照見行事例耳會
典所言概舉公侯駙馬而公侯在前今試問諸公侯有一人
不避閣臣者耶若盡依會典則豈但公侯即六卿長貳皆不
當避矣古之宰相禮絕百僚今之閣臣猶虛被此名故自僕
入都文武大小並未見有塗遇直突而過者即駙馬亦有數
人何獨楊君不避耶

安南上書

安南人某失風於浙見拘上書曰臣聞均覆載者天道也普
仁恕者王道也何地非王土何人非王民臣本安南身非叛
逆世受國制迄奉我主差義往葛王省墓忽遇風作扁舟幾覆
幸漂流至此臣等忻、相告人、得觀光上國矣正喜懼交
接天兵四圍俛首受縛今縲紲我羈縻我以虜論我亦何以
柔遠人也游魚思故淵飛鳥思故林人情寧有不同者如皇
帝以夷論我則概郡縣何非王之土地也概蒼生莫非王之
人民也我何獨外于清朝使我父母妻子骨肉不相見也喪

身異地不亦憐乎乞皇帝早賜杯水用甦涸轍大開惻隱俛示指南臣等不勝忻躍惶悚之至

戲賞

內臣有進小兒風車之直不一錢上喜其颺轉賞千金群閹艷之摹製銀舟注酒帆舉機捩巧絕費百金上善之而向之戲車狎久生厭即賞進銀舟者其人大失望

司禮太監田義柄篆當神宗心嘗跨馬上自操筆從之既弛勒義求犒予之千金一日命義跨馬上自操筆從之事訖亦索犒義知其指大有所愧

荒慘

萬曆丁巳戊午山東游饑人相食萊州市人肉慘不忍述有中州人兄弟並亡子來買妾或以姑嫂欺之夜宿兄得其姑以誠朴姑曰爾弟為我嫂金中羨矣兄未信揭示炕下之首賊而走訴縣官抵嫂罪携姑以行 崇禎庚辰秋山東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卒已江南北皆競棄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婦不值千錢市餅餌輒袖之否則見奪斗米三錢杭州諸生某家三四人度不支質米肉雜以砒霜啖訖俱死

八品官貶封

八品官例不貶封萬曆末行人司行人吳伯玉請比五經博士例追封其母有旨止予章服著為令

分黨

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五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始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騰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閩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專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致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臺省者天啓初東林獨盛起鄒孝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東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亦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躬秉權趨風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驚恐漢末標榜不是過也

熊廷弼王化貞

葉相國向高於萬曆癸丑主禮闈錄王化貞其撫遼也沾、
自喜適福清再召馳書勸駕謂大功指日待入朝為拜封地
福清又夢如之故入朝專右化貞及專^事敗同熊廷弼論死時
爰書曰奴酋之猖獗也遼陽失都城驚此正主憂臣辱枕戈
待旦也我皇帝^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軍
於旅重任可謂非常之寵遇也在昔俠士猶為知己死况兩
人頗以豪傑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殫力滅此而後食朝其
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春秋不濟則以死濟之豈不毅然
鬚眉丈夫哉不虞其鬧炒一場挈河西拱手逆奴竟以一逃
結果也試問今日遼水遼山竟屬誰家數百年相傳疆土淪
於夷狄數百年生靈赤子化為左衽孰是經畧孰是巡撫釀
此喪亂望風先遁罪將誰誣乎不於大公案處一眼覷着一
口道破而區、拾紙上之殘唾爭長競短強生分別吁亦左
矣王化貞受任於軍敗之後際廣寧危於累卵隻手撐持八
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來是一朴實人
全不知偽用口而反為口用、間而反為間用甚至友逆奴
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伎倆可知乃敢口
口聲、要戰要渡河及至胡加一鳴風鶴皆聳鼓鉄騎尚隔

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匹馬逍遙前追逃者之躡其
後而驚魂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經國之
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是天下痴
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哉宜服上刑以正厥辜前熊廷弼
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闔繫非
小可身起經畧居然以衛霍自任人亦莫不以衛霍望廷弼
也入都之日兒童走卒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皇
上賜劍賜蟒侑以金帛錢以九卿殊寵異數近世未有廷弼
何仰答眷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也哉近惟有初出關門
即有扼吭山海之旨識者知其無益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卻
微有可觀如言我不宜浪戰而口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難
測廣寧人心不固語、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
貞哉然其剛愎之性虛憍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
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辨遂剖今日具一疏
明日出一揭筆鋒舌陣相爭不已而蒐乘訓士勵兵秣馬凡
可以為守備計者悉等閒置之迨口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
所出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名也即敗亦可以
驗吾之言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為戰守

不成其為守反以巧而成拙也雖欲引年^平日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減其罪可得乎向使口警告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或卷甲疾赴廣寧提一劍以定禍亂或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為功死且不極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潰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思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舉動豈不負國恩而遺笑於天下乎即有蓋世之氣料事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嗟、封疆大臣失守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鞠之日刺、不休前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之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何至今日而移易其說乎廷弼試捫心自思喪地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同而其罪安得有差胡不引從前經畧觀之比之素應泰反欠一死較之楊錫又多一逃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政罪同罰異非刑也不惟無以服天下萬民亦恐無以服楊錫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說者曰兩人皆國之大臣古在八議之列臣等讀蘇軾刑賞論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附於執之義若不測之特恩是在皇上非法官敢輕議矣。熊初自閭陽駟走榆關以敵且立至在道焚城堡廬舍恐為敵資而敵竟不至流人

頗怨之王化貞每對薄賂塗之人頌^已詈熊又福清當國爰書
軒輊隱可推也

魏忠賢

魏忠賢少飲博無賴觸忿自閹猶為人行汲客某奇其貌資
直東宮後柄用客避去其姓名無傳焉萬曆時宮祿不恒給
皇孫苦之諸閹戲曰陛下萬歲殿下亦萬歲吾輩待小官家
登極鴻恩有河清耳而忠賢獨恭謹進飲啖中其欲及上即
位罷任倒柄勢焰薰灼外廷諂附實繁有徒媒藥中宮則劉
志選楊夢環羅織善類則曹欽程吳滔夫田吉許志吉田爾
耕許顯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谷應選魏廣微之首
附盧承欽之刊黨籍潘汝楨之倡祠李承祚之進封其頌美
不置薛鳳翔四十七疏郭允厚之四十疏周春^應秋三十九疏
餘不勝數也 閩人某善占字忠賢召之書有字對曰一人
之下萬人之上問其故曰有字上半年也下為日月君臣之
象今月食日幸肩半天否則無天矣又書囚字某心知其謬
詭曰國內幸賴斯人如無斯人國且空矣忠賢色喜某旋遁

悞罹黨籍

有錄東林姓氏於魏忠賢遂因事羅織嘉興陳應元與馬金

陵陳應元以名氏同併罷

幸脫黨籍

天啓末江西巡撫遣奏差有媚祠之請奏差至京聞上疾甚意魏闡未可測疏不即上後忠賢敗免議湖廣巡撫慈谿姚宗文亦遣奏差疏竟上疏預黨落職按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邵言竇氏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江西奏差暗與邵合矣江西事蓋高相國說致逆案江西巡撫楊邦憲建祠本有魏尚公光岳元精扶輿正氣語則上似未的

火逼尚書

總督倉場侍郎薛貞以草場救焚頌魏忠賢遷刑部尚書時稱火逼尚書在刑部誣揚州知府劉鐸死之宗禎初論貞死於本堂槌^三之十雖貞不足惜時謂其失體

劉詔耿如杞互誚

薊鎮祠魏忠賢叅政耿如杞^杞不跽謁懼謹求巡撫劉詔劾罷初非劉意也忠賢重論下法司崇禎初詔總督薊遼以乾沒軍料下獄如杞笑曰老先生何以來比如杞釋後歷官巡撫

大已同已勒兵入援同總兵張鴻功潰於良鄉被糾下獄詔又
笑曰老先生何又來此

孫尚書寒窓故人

武進孫文介宗伯慎行持行清峻門生某來為巡臺留飯五
簋巡臺欲起公曰少需之有寒窓故人相見巡臺意密客坐
俟之屢求面已設菽乳指曰此吾寒窓故人也

周維持

璫熾時御史金壇周維持楹帖聖朝多樂事天意喜從人

鳳見

天啓年禹州守莫報鳳凰見於山事聞受賀常問汝州
人張彥清云是冬身至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兩電鳥雀
凍墜亡筭訛以為鳳

滕陽驛詩

天啓初壽州御史方震孺被逮題滕陽驛壁品兒一月纔三
日懷哀呱、別乃翁若使長成能問父何兄向北指悲風丙寅
江陰御史李應昇亦被逮過之題曰君憐幼子呱、泣我為
高堂步、思最是臨風悽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崇禎戊辰
武進鄒嘉生復官偕兵海上南還飯滕陽見壁間方氏新題

宛然而仲達詩重去久矣因系以詩荒庭樹禿慘霜碑有客
巡簷淚獨垂碧血已酬忠孝志紗籠猶見死生歧六歌兒女
情偏至十族君臣義不移豈為姓名甘鼎鑊千秋巡遠自心
知又亡何鄉人和詩一行已遣泪為碑遺句何須粉壁垂好
惡自從平旦合是非偏向偶曹歧生驚市虎魂猶碎死快騎
鯨性不移輦上若留男子氣寸心應許夜臺知 題壁何知
峴首碑泪痕今日尚雙垂忠良各抱心猶石生死何妨路見
歧明月有情窺戶入殘膏無焰帶燈移舊時遺筆無尋處化
作風雷未可知 辛未仲夏鄒嘉生被上谷之命重憇此館詩
存名去旁有和詩二首名雖不留其人可想見也續題曰不
為孤忠寄口碑壁詩何幸數行垂三朝日月懸天上一念玄
黃判路歧客路似名驚易去人心如宦拙難移荒郊控馬重
題句佚簡還留野乘知按無何鄉人即武進張二無先生璋

孫相國行邊

孫愷陽相國 承宗 行邊見城堡殘破輒罵熊經畧王巡撫棄
師之罪謂不能力守驅生靈數十萬死亂兵之下盡焚官私
廬舍不顧其後也雖上疏請宥二人實非其意

陳明卿慰下獄

周夢洲順昌周季侯宗建等下獄陳明卿慰之曰人生事業
開戶第一閉戶事業獄中第一公等莫如著易慎勿挫過

暹羅貢表

天啓丙寅二月廣東市舶提舉司唐允中報懷遠驛暹羅入
貢金葉表曰暹羅國王森烈帕臘照采倫帕臘陸悃西啞卒
贊鴉普埃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譯書奏啓大明皇帝陛下
伏以聖明新登寶位萬國齊慶微臣經差使臣坤色皮叭具
沙等捧貢金葉表文方物詣闕慶賀外欽奉勅諭厚賜回還
開讀拜受恭詢聖躬祚社國治政平拜舞山呼無任懽懽追
思世沐恩寵自古及今地隔天涯心馳帝闕雖華夷兩地實
同一國之忠也茲當貢期循例修貢謹差正貢使臣郎勃查
緝副貢使臣坤加顏離那捺邁低登臣乃實填朴里辦事臣
乃納統通事臣曹漢等乘舡一隻捧貢金葉表文裝載方物
譯書用羅字五號勘合從廣東省送詣闕下貢獻恭候萬福
伏乞聖鑒微衷用伸臣子之職庶存懷遠之義并祈往來不
斷使獲帡幪永久事竣乞早遣使回歸臣無任瞻天仰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并開進皇帝上品龍涎香一斤西
洋遮那密段四端采色烏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藍地研光

雙面花幔二條采色花地雙面柳条幔二條采色花地鳥文
研光雙面幔二條采色柳紅暗地花雙面幔二條西洋紅地
繡金線氍帕二條象牙三百斤大小十一根胡椒三百斤藤
黃三百斤束香三百斤_斤降香三百斤白荳蔻三百斤大楓子三
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千斤進皇后上品龍涎香八兩西
洋遮那密段二端采色紅地雙面花幔二條采色雙面暗花
幔二條采色金身花幔二條象牙一百五十斤共六根胡椒
百五十斤藤黃束香降香白豆蔻大楓子烏木各百五十斤
按暹羅萬曆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並入貢天啓元年入賀

安南

五月六日安南入貢補萬曆四十五年金爐花瓶四副共重
二百零九兩銀盤十六共重六百九十一兩沈香六十斤速
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件黑線香八
千株白色土絹二百疋犀角十二座象牙十二枝隨役從二
十一員陪臣二員阮進用杜克敬阮自強通事一員阮曰仁
行人四員黃文通阮世和阮光啓阮世閱從人十三人補貢
方物並如前隨從二十一名陪臣三員陳瑋裴必勝阮瀨通
事阮_{一員}程行人四員黃茂材鄭臧阮仁通阮智能從人十三名

三王之國

瑞王惠王桂王之國辭陵故事親王必肩土三擔培陵時瑞惠相觸而詬桂王解之就封所經郡縣上供及妃日各肉八十斤次妃及長子各六十斤餘妾及諸子各四十斤桂王阻風儀真審理嘉興沈德先入其舟見座設青布褥內豎云宮中皆然凡袴皆布也親王亦如之並祖制

主簿寬縊

丙寅八月嚴州主簿於布政司領漆料千金為孝廉某居間瓜分并雜費實領三百餘金度必自累遂縊杭城海會寺中猶抱寬狀首列方伯康新民折允百金事聞當道以礙方伯不行

許志吉

歙縣許志吉故相文穆國之孫歷大理寺副時籍富人吳養眷家奉旨召買黃山遣工部主事呂下問煩苛激變志吉自請往駐郡臺有司伏謁通判姜三極名叱之羅織巨室不避戚黨徽人切齒已事敗即訊歙令葉高標繩之即前為伏謁者志吉囚服跣高標故下堂揖志吉曰老先生何至此每訊一事輒受朴人以為快竟論死初志吉被黃山之命其

夕文穆墓坊自倒

登極天鳴

思宗皇帝登極日諸臣方呼拜忽天鳴竊心異之吳忠節瑞麟云

戊辰首科

崇禎戊辰之首科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翰林院簡討汪偉戶部^科給事中吳甘來河南道監察御史王章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俱甲申殉難又兵部右侍郎劉之綸少詹事徐所通政司使李夢辰翰林院編修胡守恆行人楊于楷山東按察僉事保定推官李獻明遵化知縣後徐澤俱先後死事

東宮不利

帝王登極後中宮生子帝乙之紂宗文帝之劬並凶終我朝孝宗之有武宗幾至覆國及思宗元子生日者俱謂其支干不利

問難

上初即位好問難如三物六德六行等儒臣猝不能對後稍厭薄之不復瑣、

治進香內臣

上內坐聞香慾動歎曰皇兄受誤多矣戒香不復進

逆案

逆案分創祠稱頌贊導由冢宰長垣王永光亡何總憲曹于汴給諫許譽卿摘冢宰陰附忠賢罷其預議改命司寇喬應甲時秉成於國閣部而太史姚希孟實陰主之以得蒲州意也故蘇人無一玷者

徵盜

壬申先是秦盜跳豫晉間太倉吳駿公常與同年論時事其人關中人也忽歎曰事出非常奈何吾關中有人矣問其姓曰李時不省所謂迄今思之果驗

偽巡臺

癸酉十月八日大名之長垣縣忽報按臺私行在北關店杜龍家典史倪時俊逆之公館時開州同知俞傳顯署縣事求示勅印頗張皇失措因收訊則滑縣齊文舉也年二十一策蹇專督邏者後奏上寘罪

五經登第

洪武二十二年福建長樂縣黃文史廷實應貢庚午試南京五經題並作以違式取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

御批特置第一免會試授戶部主事言事降撫州推官字民以恩而待屬過嚴臨成大同調漳州衛卒

崇禎甲戌會試顏茂猷五經題並作分考官陳仁錫出闈特奏上許其廷對第進士程錄另列其名於諸貢士前茂猷鄉舉在天啓甲子亦全經推官山陰祁彪佳異之言於主司獲薦巡按御史為特奏一時傳異後人效之崇禎丙子萬年揭重熙魁順天江西 張燮 羅大猷已卯山東萊陽宋珣癸未進士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颺

館選

甲戌罷庶吉士乙亥選推官知縣入詞林丁丑專舉有司限甲科七人乙科四人貢三人嘉善錢塞庵相國曰自外吏入館止論足賦不問文學月課庸拙為字雜出矣

南場關節

兵部主事丹陽賀王盛劾馬烏程溫相國體仁庇其鄉人考官左庶子丁進摘南場黃美中論表奢閭嫫刀青山綠樹為關節輔臣委部科核所出尚書李康先苦搜覆上忤旨去荀子佞詩閭娘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刀父是之喜也又荀卿與春申君書復賦閭妹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分

青山綠樹見朱元晦心學詩

宸翰

戊寅六月御書楹帖賜楊州監漕太監楊顯名陌上堯樽傾
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私第臺上清霜凌草木軍中殺氣動
旌旂公署每對用壘六顆遣官馳賜

己卯月宴樞輔楊嗣昌於文華殿賜坐上手觴者三袖出
詩示之鹽梅今暫作干城大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
靖還期教養遂生民

輔臣不給驛

己卯遂安方相國逢年召對不稱旨自免賜三十金不給驛

陳啓新

淮安陳啓新故書佐嘗一舉武科頗諳繪事游燕善大璫曹
化淳等丙子上書特拜吏科給事中實無他才首蒙破格入
省以後唯阿觀望淮撫朱大典榜其門海內一人癸未宅憂
或追論其陰事下法司啓新走免不知所終 啓新嘗奉使
過南京時大司馬李邦華示禁某地內云如此室礙難通矣
啓新讀室礙為室礙及入京上言近京陵脉室戶坎傷引李
所示為據李疏辨時大笑之

御膳

上儉約御膳日費三百金

內閣秉燭

文淵閣內五楹中居元輔餘以次寓直如元輔罷次輔當代必旨有元輔字始遷坐閣員至六七人則割室中畫蓋牖不北畫亦秉燭故事午門前日照紅牌輔臣趨入閣入報報畢始發章奏

堂饌折價

輔臣會饌出光祿寺自宜興周相國廷儒移庖始折價烏程移庖非甚雖細節以上偵之也

科抄

科發

紅本下科發果抄萬曆中疏多留中內不付閣故先行科抄崇禎時禁之

何相國市德

香山何象罔吾驕次輔日直票擬時泄之親故而上嘗改擬則曰某、為之或上自改也烏程悉其狀語何曰貴役不宜引入禁地何諱之烏程曰貴役傳遞多矣自是少戢

烏程長洲之隙

長洲文湛持相國震孟故善香山香山先相不諳典故烏程
輒改所票不以示也長洲積譽入相禮之加等長洲語人曰
人多短烏程乃謙抑如此初召對問陝督洪承疇何如嘉善
錢相國曰承疇臣同年也任事勞苦此其所長若戡定或非
其才上作色曰人俱說他好香山因力稱之長洲言操江都
御史之短意欲薦其姻福建右轄申紹芳也以語德州謝太
宰陞謝曰果用申青門先生當稱治生蓋蘇松常鎮為下江
長洲謝不敏既推申河南左轄未赴意覬齊撫太宰糾之申
逮戍吏科都給事中許譽卿資深祿淺推南京太常寺少卿

長洲囑香山票旨用人何論南北上責改擬會太宰引疾勉
留長洲語太宰曰欲成老先生高尚奈許霞城相誌意蓋脅
之太宰知其指曰我大臣出處乃操自庶僚耶因糾譽卿而
長洲欲在之烏程曰太宰參之力長洲求罰俸烏程曰安有
太宰所參僅罰俸者長洲作色而去遂擬降級上不許烏程
擬削籍晚坐會閱長洲艷然曰削籍未嘗不好其所票某項
錢糧疏烏程勸改擬長洲勉應之改訖擲筆四坐駭矚烏程
翊朝揭奏白朝廷所以臨下賞罰而已若所云科道削籍科
道之榮是賞不足勸罰不足繩以股肱心膂之臣而為茂禮

悖常之語臣實不知其解也上怒并罷香山長洲

素崇煥

素崇煥備兵寧遠值樞相孫承宗於榆關孫方被論乞骸崇煥曰相公果欲去某願捐二千金助彈孫笑曰若然幸為籍重第不肖去後經畧必喻使君安性而足下代其巡撫喻亦不久又足下經畧矣知巡撫崇煥曰有劉詔後俱如孫所料而崇煥輕脫可見嘗於演武場較閱忽自起舞防牌中蹶已巳四月崇煥遣把總吳千總陳使建州以故遼人方君達來報二十四日陰謀款索通賞且佯輸彼情約殺島帥毛文龍許之又告饑遂令都司蔣文舉開糶於高堂臺僎名賑熟夷也邊儲始竭尋用都司吳必先計擣軍矯殺文龍庚午十一月籍沒素崇煥家妻阮氏女三歲六歲從子兆晰使女四人蒼頭八人婢三人書牘財物十六筭槍二馬俱解京

鄭鄴

庶常武進鄭鄴大學士吳宗達之甥恃天啓中建言蔑視其舅吳罷相抵舍是日鄴儼裝北上補官不一晤吳恚甚揭其短於烏程未發也文文起入相以同年薦之烏程曰詞林自

有故事萬厯己丑庶常蔣恬庵孟育終養及棄家猶同後輩
館課且欲外轉周礪齋汝砥謂以齒夙得留今鄭庶常不得
違例也文起曰鄭嘗建言與蔣恬庵不同亡去嘉善錢相國
士升及唐總憲世濟各懇烏程許其題補一日文起語烏程
曰老先生用不鄭庶常彼善作文者烏程意沮會許譽卿等
敗文起忿曰一霞城敗行有繼霞城起者烏程聞之草揭示
嘉善同僉名時淄川張至發在直不之及嘉善曰既不能薦
而又賣之人其謂我何烏程獨上立下鄆獄論誅死烏程初
無意陷鄆釁由吳氏而文起激之也

萬仞宮牆

濰縣張四知相國里門題萬仞宮牆時人嗤之

稅監

文文起入相數日撤稅監自上獨斷長洲掠其德已文選郎
呂大器奏臣前止稅監今蒙採納閣臣見之謂選郎賈譽長
洲曰此好事何難認也

詞林題補

詞林在籍先注官後赴南海陳子壯以家居遽入京烏程異
之烏程雖伎練習朝典人不能詔而上嚴細票擬改至再四

不允同列遲疑烏程徐曰或疏末失填小日耳按之果然雖失填小日上終不自明閣臣必發之

周延儒

宜興入相恃才輒午睡足徐起閱章奏應手票旨時閣臣善於啓事稱武進宜興何如寵

吏部擬各官罰俸幾月兵工部擬各官吏賞幾十兩幾兩俱閣臣填數烏程獨不填聽上裁定不市恩怨上益任之

宜興先論罷以嘗言朝廷為義皇上人因力辨引去及再相或言聖性嚴馭宜興笑曰上易與也何過慮為蓋宜興潛通宮府得其闕掖故有義皇上人之說晚益黷貨文武大臣賜謚擬旨還與他謚嘗誇曰吾筆底一字千金蓋入賂四千金也

六曹章奏

六曹章奏係科臣職掌恭駁近虛文塞責於大事多畧

磨碑

西山碧雲寺魏忠賢重修天啓三年少師福清葉向高撰記禮部尚書會稽魏象坤篆額今碑磨去錢象坤名氏意作相時事也福清記中稱許魏氏

內臣帶

內臣帶止犀玉無金銀花素之別崇禎辛巳始依品自花金以至素銀自斗牛飛魚以至各色異獸

揭長安門

己卯庚辰間或揭長安門曰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
昏夜考美闕袖中商

泄旨罷相

巴縣王相國應熊被論命未下^遣探閣指遠疏辨上詰其由
於是中書舍人以泄旨伏罪相國坐免

朱萬年

萊州守朱萬年力拒叛兵不遺餘力以登撫謝璉主招降脅
之出城遇害是日婦生子人皆哀其烈而幸其嗣也

祐聖觀開勅

庚辰閏正月先是山東巡撫上虞李懋芳憂去顏繼祖代鎮
論其侵牟坐逮懋芳在道緹騎先候於杭州議開勅於藩司
右轄黃鳴俊曰某官^官河南駕帖開自臬司重在刑名也二司
互執竟開讀祐聖觀

過周謀

是月仙居知縣過周謀以通賂長安事露被逮夜宿杭州菩提寺仰藥死寒士叨一策寄百之_里命欲速化梯進身且不保孤燈冷壁婦孺長隔亦足戒矣

生日移賀

思廟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嫡母孝和貞皇后忌日也崇禎元年萬壽節免賀明年屆期輔臣知其指請移二十四日從之按庚戌十二月立春故景命之辰作辛亥節氣金史太宗晟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鄭以偉

上饒鄭相國遠於經術第不諳吏事票擬間用古字往、失裁宜與時規之終不解也臨票裕持數四塗易嘗命改票、僉例繳進悞毀之被詰先以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刻其詩文曰藝苑張仲師喻短也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嗣刻山上復有山離合文出字自為序又作謔語詩曰自笑比來懷口也從前一悞是山山惟貪幾度百姓眼何補相聯兩月灣又刻畫壺集畫壺者小兒所吹不控腔調又刻杜吟杜之為言薄也

貢士騎射

己卯始命巡按御史向鄉試主司閱貢士騎射具文耳後終不行

鹺司新例

轉運積輕夷於郡守如吾浙按察司水利道宴客則鹺司辦具沿為故事壬申轉運使楊湛然革之已奉勅禮同藩臬輅至日藩臬不往方伯猶狃舊不下堂楊勉隨郡守之右關中張繼孟自御史左遷始得亞二司己卯鄉試錄序列都轉運使右叅政張繼孟及太監崔璘至繼孟仍誦賸二司則否

黃道周

黃石齋先生在詞林凡題講官經筵官纂修官及東宮講官或資俸在其前後皆用獨遺黃蓋輔臣懼其近上敷奏也最後推東宮講官又不之及項煜楊廷麟俱相讓輔臣以道周所陳臣不知鄭鄞為解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廷麟折之曰孔子聖人也自謂詞命不如宰予管仲賢人也自謂不如開方天下後世未聞孔子以此貶聖管仲以此損賢云々

丁丑華亭陳子龍出右中允黃先生門布素進謁先生曰僕

本寒祚布素宜也若世闕常服羅綺改而布素又失常矣正不必也先生坐事放歸子龍迎高郵舟中袖出五十金擲之曰吾窮官奈何驟污我包長明說黃先生送吳駿公祭酒之南京以本鄉涂監生託之不言其名吳抵任聞石齋廷杖下獄因閱籍則監生涂仲吉果閩人也召問遣之北行遺二十金為橐餼仲吉竟自疏救併下獄拷供七人主使楊廷麟王維等幸不及吳祭酒

張春

庚午三月永平道叅政同州張春出關陷穹廬中悞聞殉難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屠亡何春從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氏年二十一自經官舍春媿其妻蓋洪承疇之前茅也按宋高陽關副都^都鄒署王繼忠降契丹授戶部使繼忠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後遺邊臣書張春風斯下矣

詞林之壞

嘉善錢相國塞庵曰自來坊局與政府相通間邀坊局等咨訪時務人才因驗其人之賢否崇禎間詞林趨臺省乘利窺間反攻中堂而與政府隔矣上者徵逐詩酒略於典故一旦臨事遂無其料吾待罪政府且士大夫朝房非上書求溫旨

則代人懇致多遷除之事並無陳大議效奇策雖開平津之閣何益此國家所以大壞也

詰勅體貴簡重冠冕天啓間忽叙閣門尚織縵綸命褻矣倪鴻寶好琢麗兢於雕玉蟲王覺斯專仿大誥浮靡不切許石門輩儲蓄既薄趨其下風又無論也烏程嘗讀之感額令刪改致怍夫知制誥閣臣職也詞林矜懷不其甚乎

逆榜

流寇陷潛山掠宿松榜曰歲值凶荒君不設救米援之策民遭困苦臣不垂解懸之仁林尸位以伴食總、備員而苟全神民共怨天地難容今我等亦天地生身朋友輔德諸家頗曉六韜三畧皆知生不逢辰蹇遭荼毒一則大戶併吞之甚一則官府科派之繁致經商無本耕種無田飡粥不敷仰無以事父母衣食不給俛無以畜妻孥身無所倚控訴無門嘗思赤眉曾興於漢末再見黃巾亦起於晉唐古昔皆然今何不繼由是黥集英兵專封猛將引類呼朋莫不一體而同事齊心合志且將地利與人和近聞府縣無道盡懷剋剝之心為富不仁全無周急之念貴介者皆容、而苟祿富豪者盡虎噬而狼吞三窟藏身莫不瓊其臺而瑤其室違條取債

類皆佔其產而折其廬誰能發粟以賑貧孰是因疾而施藥
汝等聚而不散我輩取之何妨云々。○丙子盜掠潛山兵道
史可法來援駐城西天陵寺其地昂蓋曹操攻張繡屯兵處
也一日盜單騎突上吏卒卻之史坐殿上倉卒語其下曰忠
臣孝子此刻纔見得俄賊騎又及寺門疑有伏未即入有隸
人陳鳳聞史公語奮槍出禦賊返鳳追刺擒之攜鳳五十金
歸其功部將馬應魁應魁後死揚州○總督楊文岳購捕張
獻忠圖形作西江月一闋曰這是穀城叛賊而今狗命垂亡
興安平利走西方四下天兵趕上欲要閃身無路單人黑夜
潛藏軍民人等綁來降玉帶錦衣陞賞

分票

嘉靖以來票擬顛首揆餘旁睨而已萬曆之季疏多留中福
清葉向高德清方從哲相繼首揆嘗聞坐終日福清曰安得
票一疏全我體面乎天啓間事繁福清及蒲州韓爌間送次
輔票一二宜興始分票計疏若干折以為常晨入夕出枯槁
不遑閣例不宿火申刻散班崇禎初遂然蠟更餘堂吏猶循
故事高呼申時也錢塞庵詩深宮衡石程章奏綸閣推敲費
論思子夜漏深纔退食門官猶報是申時

熹宗實錄

纂修實錄各分翰詹坊局彙具送閣臣總裁又分歲月刪定彙而上之熹宗御歷七年論實錄終歲事耳史官雖分任乞假奉使淹期不至或竟置之罔聞閣臣亦不以為意嘉善錢相國嘗總裁二年有奇云同官互秘不相往復也至崇禎十年始竣

講臣

經筵對御案設几列講章其上講官易為口日講御案旁敷陳即自撰講章或至失記蓋講章先期呈閣臣閱定中書舍人錄置御前往時講官第闡本義末規數語不繁引也崇禎時好行時事輒千百言如豫章羅喻義講尚書布昭聖武泛引國朝三大營志烏程屢刪之不受忤去羅喻義祭酒時監生請祠逆魏批准其呈逆魏敗始攻之。錢塞庵曰講官致規不過篇末今累牘連章烏程坐是與詞林不協予所見講官文湛持倪鴻寶學問該洽聲容閑雅真其選也姚孟嘗次之姜歲規勝有儀度其學不逮姜燕及氣粗許石門語冗

堂婆

太監張彝憲監戶工二部並坐堂上時稱堂公堂婆

御史改武

監察御史張任學巡按河南求擊賊自效改總兵官先是余應桂按楚超巡撫張凱覲之既改偕郡守節推通刺始愧悔後遷延自免

盧象升

己卯盧象升總督敗沒鎮璫懼罪陰言其不死命遣校偵之以實聞下校獄酷拷不承而死垂死拜獄神曰某不枉盧總督雖死不憾

德府窖金

己卯正月德王陷於濟南得牡丹下窖金壬午十月魯王陷於兗州得石榴下窖金二邸最薄矧秦楚襄福周蜀之富乎

周士樸

寇陷歸德執周尚書士樸責數之答以布袍革履不預外事曰亦知舍人之怙勢肆虐乎辭以不聞曰爾瘞金十三窖何來不能答被磔

謝秉謙

華亭謝秉謙本起則養登第歷御史巡按陝西禁虐戊寅還

里十二月北上會被論至齊河見逮過濟南陷於朔騎同官
校過害蓋舍人施普所供也怨家楊尚能擊登聞鼓訴其逃
匿下撫按輯之不得按濟南之變頗多逋吏提學副使錢塘
翁鴻業易隸服而逃被執以哀服織綺謂職官也力諱之數
日有倉頭兒見其衆中運木戒倉頭勿言後不知所往其家佯
發喪丙戌歸家死推官平湖陸粲亦逃弟某微知之往問楊
州善慶庵僧德宗德宗曰越十二年當還迄無耗則委骸風
露也

和杖

崇禎中盜值官兵目語曰今日打和杖乎打真杖乎官兵畏
之曰和杖遂棄金帛餌我遺脅從報級

蘆溝城

崇禎 年城蘆溝橋南門曰順治北門曰永昌甲申兩應其
兆。甲申正月賊陷潞安潘世子 年十六逃外氏被執偽
將同飯風吹其衣見幼所佩大金錢為天順永昌也

內臣兆蝗

予生不識蝻已卯六月三日太監崔觀覈兩浙錢糧鹽法抵
杭州蝗始見仰空點、人皆異之明年滋蔓接畛盈疇能浮

河港

箕書

戊寅十二月十七日上召箕仙文帝降書曰大數九九氣運
遷漢水河邊渭水河邊授秦入楚開幽燕冠過數番軍過數
番搶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奔長安
家、皇天人、皇天天水壓入燕地烈火焚燬秦川流寇不
久即死紅眉又將發烟牛頭下走是荒年猛虎咬兔父母妻
子相拋閃家、命運在天上又問箕答云等閑不啻閑事從
朝將面相前獨我寫得明白聖上只得耐煩

悼靈王

皇五子慈煩薨時預言貴妃田氏及乘輿不利上痛甚自禳
於奉先殿已追封悼王謚曰靈

館陶全城

壬午冬北兵深入燕家館陶齊令長安晉調元萬曆乙卯貢士
其姻洛南薛敦倫戊午貢士自關中來道被掠儀觀修偉厲
聲曰吾非庸、者不令我見主帥乎如吾見也者會當立效
相報及見主帥請曰吾關西男子不與俗伍姻家宰館陶寸
舌可下馬驟金帛惟所欲耳主帥信之以騎往孝廉求與昇

至城下約停車容人說入即助守曲盡方畧鎔鉄汁揮之
虜始退有大酋梯而上鈎斬之諸虜哭城下求返其骸調元
留其首以身予之功奏久不叙疽發背死敦倫父國用遼東
巡撫也

左良玉

壬午十二月張獻忠再陷襄陽平賊將軍左良玉走漢口居
民竄盡貽王憲副揚基書求駐武昌會城就餉扼要士民疑
懼王信之越江迎勞許屯金沙洲俟派撥迂之竟先期渡江
軍城外肆劫王歸其孥至陽邏口被掠許良玉大索得之一
時駭亂人不自保賀相國逢聖訪良玉問此來奉旨采曰否
相國曰將軍扼要宜先護顯陵而省會次之曰郢上閉關卻
我曰今寇在江北而兵江南何耶曰漢上逃竄無可食相國
曰駐省會幾何日曰養銳待戰及正旦相國往扣不納排闥
一見而出

蕪湖兵擾

癸未春左良玉在武昌遣副將王允成勤玉自九江安慶而
下恣掠流言叛兵留京籍、南樞熊明遇亦不辨第令都督
孫必進以三千人往至蕪湖知非寇也江寧令楊文驄以熊

氏年家子求西徃許題補職方郎文驄即部銜視師欲蕪湖
令夏繼虞誣膝不受縱兵劫掠時留京戒嚴清明節聚寶門
啓二十刻遽閉遊人爭入蹂躪死四人蔣子文廟降神言此
地無恙果獲安

女慘

左良玉自武昌東歷池州道剽劫^土人奔避斤肉直銀二鏹隻
葱二十錢墟市空竭所掠婦女二三萬^左偶聞之欲搜集部
卒懼頃刻推婦女江中屍浮及於揚州左良玉日跋扈人心
憂疑故都督陳洪範曰左崑山不能納^約束其衆蓋有三懼、
流寇難滅懼部卒二心懼嚴旨不測

禁金銀酒器

癸未冬禁金銀酒器衽服南都公宴列銀爵或欲徹^{總憲}張
藐山先生曰第安之非大臣此器更誰用乎高尚書經齋深
服其言甲申元旦上受朝群臣成禮而退上南向一拱前此
未有也

館課

甲申三月望寇且至是日庶常謂必罷課姑往候命首輔魏
藻德以制不可廢出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解

孝陵夜哭

甲申三月十三日孝陵夜哭都人宣傳張藐山先生聞之歎曰雖訛言亦其應也往鍾山佳氣鬱葱勃萃朝夕殊狀父老謂今日減色

先帝改謚

先是張藐山總憲同予私擬先帝尊謚予擬烈宗總憲善之即擬烈宗敏皇帝以語高相國輩僉曰烈字斷不可易相國曰堯典欽明文思獨思字未謚先帝何如各稱善居亡何宗伯顧錫疇奏擬乾宗相國定思宗烈皇帝尋錫疇及忻城伯趙之龍同日請改謚不允明年給事中李清請改謚命改毅宗不須詔夫毅乃武宗尊謚今廟號犯之古未有也穢相寡昧曷足論哉唐元宗既謚起居郎蘇楷謂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上疏駁議太常卿張廷範上莊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改謚覆轍如此曾未深攷耳又宗高宗定謚或謂宜謚堯宗太常丞崇安詹體仁言謚法雖有之於古無據大行皇帝功莫盛中興請比殷武宗謚為高議遂決噫今之乾宗猶猶昔之堯宗也

棗林外索上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棗林外索序

楚左史倚相能讀墳典邱索之書後人各有解而于八索或云即八卦也大易探賸索隱故司馬貞有史記索隱過此無聞焉余性好涉獵雖家無藏簡時閱于市或乞覽其犁然當于心者嘗寸紙錄之投空函中積若干紙猶陶宗儀之覽也于是傾函而汰之幽賞僻證頗掃耳目之凡近或見聞共著亦貴其冷隽有裨枕帳恨限于管蠡之內一窺一測于四庫五車尚未染其指故云鋪糟啜醢哉祇可自怡遂題其簡端曰棗林外索棗林吾家所自始也樂操風土不忘本也且辱

在泥塗沾之嗶之足矣或以左史倚相司馬貞若而人設相
值于中原則如之何曰陳蔡之賦不足役也謹避君三舍時
在

順治甲午秋七月庚戌談遷書于燕邸之晨露下

棗林外索目錄上

天地

盤古塚

燧人氏

伏羲氏

神農氏

赫胥氏

蚩尤塚

上古殺諫臣

黃帝

倉頡

五武神

荊茄豐

常儀

老童二負

堯祠

巢父許由

虞舜

舜妹畫

舜弟象

舜三妃

善卷

皋陶喙

后稷孫

四凶



伯益
禹王祠
禹治河
河源

導江
九州
禹碑

石紐鄉
伯益
鬻熊

夏時
三亳
伊尹

鬼方
彭祖
文王剪商

世西伯
文王繫爻
伯邑考

紂
伯夷
齊不叩馬

太公望
微子
箕子

比干墓
麥秀之歌再見

殷頑民
召公奭
八士墓

文王武王周公葬
二南

騶虞
微仲
周禮

司烜氏
昭王不溺死
穆王八駿

履霜操
河伯
黍離

東西周
石鼓文
春秋正朔

郭公
左傳
息媯

管仲
曹沫
子產別字

子皮廟
魯僖公六事自讓

介之推遊仙 號太子卧石 孫叔敖

程嬰公孫杵臼 夷庚

昭穆 提月 周道倭遲

易牙 萇弘血 老子

閻尹子 孔子 少正卯

孔子弟子 晏嬰 程子

墨子回車 晏嬰 柳下惠

顏回曾參仲由冉耕卜商 甯戚

竇鳴犢舜華 風乎舞雩 檀弓

子貢滅須 日夜食 宰我

莊子逍遙游 漆園 田常

秋胡婦 大學在親民 詩小序

念 伍負 計然

西施 慎子 鬼谷子

雍門之荻 范蠡隱太湖 句踐

五丁峽 靳尚 胡服

豫讓 段干木 塚書

汲塚周書 西門豹史起 媵臘

蘇秦詩

周破胡

穰苴

孟子

屈原

陽臺

莊豪

聶政琴四

熊相攻秦非熊槐

黃金臺

邯鄲

孟嘗君

五月五日生

廉頗墓

白起詔粟

叢臺

羅敷

邯鄲步

記里鼓車

蜀侯

白虎

荀卿

遺姓

李斯

孟姜女

坑儒谷

呂母塚

高漸離

秦始皇壁銘

秦駐山碑

會稽秦碑

鞭石

追謚秦皇帝

長城

王次仲

呂不韋之後

魏王子騫

項羽

范增井

項伯

鵝鴿井

呂后父

陳平

陳餘

叔孫通

侯公

紀信

蕭何

韓信

丁公

四皓

應曜

戚夫人

張良

顏美侯

堯舜禹湯

未央宮

未央宮瓦

長樂宮

甘泉宮

漢紀

許負

成進諫擊匈奴

陽甲城

南北軍

新語新書偽誤

薄太后

伏生女

樊噲

孫邛

文翁

周亞父

楚王戊太子

董仲舒

七

壺闔三老

酒池

巨靈

詛祝

蜀

嚴君平

嚴君平友

公孫弘

公孫敖

霍去病琴歌

鄒子樂府

枚乘

李陵臨沅令

八公

司馬相如弟子

文君甕盤

柏梁詩

思子臺

茂陵

衛夫人

烏孫公主琵琶

主父偃

東方朔疑塚

東海孝婦

漢祭金馬碧雞文

古詩觸諱

趙李

古文尚書

蘇武

撐犁

王昭君

朱雲殘酷

梅福請封孔子後

楊雄

公主峰

馬適求田強

西京雜記

常氏兄弟

光武微時子

春陵

攀倒井

光武故人

馮異母

伏波將軍

黔貢道番禺

銅船

銅柱

班固漢書

石鼓當

射鳥辭

陳蕃兩郡懸榻

陳元辨留左氏學

童恢

章帝耕懷縣 孝子

泰山都尉孔宙碑

張道陵

大人丈人

潛火剛火

石經

義田

手文小同

董永孝感

蔡琰

先氏女

張魯母

陶謙

魯王梁王二策

諸葛亮

朱牛流馬

龐統

關羽

孟獲說夷

梁父吟

張飛

馬謖

關興

廖式

卻正張通

棗林外索

鹽官談遷孺木輯

天地

皇甫 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二次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一里故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 駟衍曰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

鄭氏曰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姬訾衛降婁魯也大梁趙也



實沈晉也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宗析木
燕也此十二次之野也

盤古塚

大觀圖經云塚在江都縣西四十里上有盤古廟其像披髮
席地而坐蓋出成都禮殿畫像也按路史洪荒之世相傳長
淮之間有巨神出焉駕六蜚羊次人皇氏而居天下盤古之
名豈謂此耶揚州府志又河間青縣南七里有墓其港以
盤古為名

燧人氏

路史及通鑑前編燧人游于日月之都寓于南垂楚南垂也
廖道南楚記今楚溪洞諸蠻擊石取火刻木失信猶有燧
人之風

伏羲氏

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曰伏羲為上古文王為
中古孔子為下古 銅梁李伯山先生問張佳允肖甫曰六
十四卦始於何時肖甫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
諸渙等卦則三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
六十四卦上古已然矣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

經相參小象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俞琰集說不為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鑿何狀矣俱來先生集

易之書未嘗不戒故以未濟歸焉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乎蓋闕朗子明以六變之說解易故其言曰易以既濟終焉洵辭伏羲文王墓前著草季子墓前掛劍草鄭元墓前山下書帶草嚴陵白茅孝女抱芭艸皆偃仆

神農氏

隋州厲山鄉有神農社又有神農井生而九井皆出塚在鄆縣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深傳疑錄

赫胥氏

赫胥氏造梳二十歲齒寶髮

蚩尤塚

真定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

上古殺諫臣

上古東單子梁陸氏臣箕文夙沙氏臣俱直諫被殺

黃帝

黃帝傳七十世尸子史記及通鑑前編止八代 黃帝葬橋山在中部縣東北二里其山形如橋沮水環遶之山高麓有黃帝廟山周城塹五里餘樹百萬餘株橫順成行參天傲日舊傳黃帝騎龍升天其臣左徹感思取其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出于秦皇漢武時方士之說固不足信至謂葬衣冠于此者乃臣子不忍直言葬黃帝故曰葬衣服猶稱君薨曰晏駕雅勝略

烏號為黃帝乘龍事又武陵寰宇記延溪有柘樹若干枝條暢茂嘗烏巢其上枝下垂及地烏去枝偶折群烏號嘯不已主人取其枝為弓名烏號

倉頡

黃帝史官生而神靈有四目觀鳥跡蟲文始製文字南樂縣吳村人 禪通記史皇氏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言及長登陽墟山路洛水之內靈龜負書遂創文字文字成天而粟鬼夜哭居陽武而葬利鄉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淘七河之津及為玄

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東，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官之邱，皆移安息之，不封而填之，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于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不足存者。朱公安游太和山記。

荆加豐

黃帝之臣有荆加豐，左中記左傳註楚有加人，城張楫音荷。古樂府鷺何食，加下丹鉛四錄。

常儀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占星。周官註云儀字古音俄。今月中嫦娥之說本于此。又有引天問云何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以為羿妻乃宓妃，真夢中辨夢古詞皆託言河伯，豈可射水神，豈可妻古人，蓋以刺夫有權力而妄冀者，隱其詞為喻耳。馮元成集。

老童二負

老童即驪山神者童也。顓頊之子，其音常如鐘磬，秦客黃帝樂師也。

疏屬山，今延安綏德州。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竊。

竊帝乃桎之，疏屬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漢宣帝使人發上郡，疏屬山於盤石室中，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因問群臣，莫能曉。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驚異，始重文學。

堯祠

金章宗承安二年，唐山縣夏旱，邑民禱于堯祠，如期而雨。秋稼未登，民艱食，神降靈默諭，近祠民曰：「山陽石盡為麩矣，可取而食之，掘試之，果獲麩，飢者賴以全活。傍郡聞之，來取者十萬餘人，迨穀登始無麩。」

巢父許由

巢父故居在東昌。許由友嚴儂，蜀之嚴道人。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云：『夸大者為之，樓賜叔度日抄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卻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註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四許由為九州之長，豈即岳之任與？按伯夷傳太史云：『箕山有巢由塚，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

不見於六執何止由光而統欲蔑之耶楊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

舜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誤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堯舜之世云舜祖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產舜質之史記蓋同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壘台壘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于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楊慎丹鉛錄

帝舜仲冬朔巡狩至大茂山阻雪遙行望秩禮忽廟傍飛石墮帝前又五載巡狩其石飛于真定曲陽故石傍亦有廟其名石曰安王石三代而下歷秦漢隋祀北岳于渾源之恒山五代失河北宋界白溝河遂祀北岳于真定之曲陽其石長九丈廣四尺厚一尺二寸於舊窋廣狹不少爽

曲周縣志

舜崩于蒼梧非桑條即宋道州土人述舜丹成蛻去如軒后

葬衣冠故事 馮元成集

舜妹畫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舜妹螺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嬭人
吳郡沈穎畫塵

舜弟象

永州零陵縣有鼻墟宋類苑云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
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于有庠
蓋此地又道州北六十里舊傳象封于此後人祠祀之唐刺
史薛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斥鼻亭記云河東薛公由刑部

郎中刺道州考民風披地圖而得是亭駭曰象之道以為弟
則傲以為子則賊居有庠而天子之吏寔理以惡德而專世
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于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
主于江又國朝王守成有象祀紀

舜三妃

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
光帝王世紀

馮元成游桂林見有舜祠詢之諸生云此地皆苗人裔自干
羽兩階之後家、祠舜因而誤為舜没于此至稱二妃哭舜

泪滴于竹生斑竹不知舜娶二女時未三十古者二十而嫁
二妃時必二十矣舜年百有十歲而終則二妃計亦百歲豈
能盡無恙相携至于窮荒地耶

善卷

善卷舜七友之一見莊列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武
陵有善卷壇辰溪有善卷塚塚宜興有善卷洞宋政和間賜號
遜世高蹈先生

臯陶喑

淮南子臯陶喑而為大理此劉安怪誕之說石泉嘗云即使
臯陶喑而為大理民亦不寃也蓋假令之詞耳謂臯陶真喑
則則虞書臯陶孰都而孰俞之焦周說楷

后稷孫

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山海經

四凶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
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東山
以變東夷由此觀之四族之罪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
遠方為要荒之君長耳東坡志林

鯀治水無績自沉羽淵化為玄熊號河精 開州城西十里
鯀隄自濬縣入界相傳鯀治水時所築又慶雲縣南四十里
長城嶺乃伯禹所築古九河堤也 三名尚書作山从人在
山上唐玄宗易以今文危字

伯益禹王祠

密縣禹王祠云百禹將軍乃烈山澤之伯益也歲祀令必躬
親祠祀最古 密縣志

禹治河

禹治水河從積石北東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
呂梁山山峻流激從呂梁北鑿門以殺水勢導之又南至華
陰自南而東至底柱今河南陝州之三門山也又東經孟津
過洛汭 鞏至于大伾今大名濬縣臨河之山也又北過降
水今真定冀州枯降渠至于大陸屬中山今真定晉趙深三
州地也北分其勢為九河復聚為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簡
潔一水先儒誤分為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
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
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磔始失故道
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在今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于

大名清豐武帝時溢平原今德州也徒頓邱今清豐縣也又
決濮陽瓢子口今開州界也注鉅野今濟寧州即大野也始
通淮泗元帝時決館陶今臨清也又決清河實鳴犢口今高
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信都渤海
清河今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界唐玄宗決博州溢魏州傳州今東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決鄆州傳之楊劉
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縣楊劉今東阿縣也

一統志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流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南
皮鹿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
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鈎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

禹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世稱九河所在與
此多不合又先儒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
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今亦湮
塞姑存于此 慶雲縣志胡蘇河在縣西南十里漢志云以
其水散若胡鬚故名禹貢許商註在東光無棣之境

禹津河在縣南近城輿地記云在無棣漢志云禹禹足空也
河勢据高欹陷肖形焉故名今河廣可里許自西南繞城下
東北入海萬曆六年本郡檄欲開掘通德州四女閘河入海
河間府志禹津見在東光南縣界中寧津非其地也

簡潔河禹貢曰簡曰潔為二河今合為一在縣南四十里土人訛呼為獻河、間志曰在滄州之臨津縣滄州無所謂臨津者獨慶雲頻大河而立邑古棣城亦去古黃河不遠郡名許水亦似臨津之義古臨津注云在樂陵縣東今慶雲在樂陵東三十里簡河故道宛然山川之不改其故處也如是其水漫、經縣南又繞東北經棗園橋入海

覆舖河古名覆盆在慶雲縣南二十三里爾雅云狀類覆舖故名寰宇記云在無棣縣慶雲古之無棣也輿地記曰在陵縣西三里山東通志曰覆舖河自慶雲經海豐入海陵縣在慶雲之西海豐在慶雲之東未有流經陵縣海豐而不由慶雲者也

鈎盤河在慶雲縣南二里治河通考云鈎盤河在獻州東南二百七十里獻州今為獻縣在慶雲西北慶在獻東南二百六十里河在縣南又二十里山河之不改其故道也如是夫馬頰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土人呼為頰河里河有灘數處國初設頰河灘牧馬草廠二處見古碑即禹貢之馬頰河也爾雅曰狀類馬頰故名縣南鈎盤簡潔諸水悉匯于此至海豐縣入海

河源

河源出自秣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秣處蹉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蹉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余西還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琿刺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并記之 元僧宗泐

俞安期曰余志湟中賦黃河歷考載籍則今所稱積石山在河州西寧境者皆訛是積石者即漢之河關縣山也唐咸亨中薛仁貴征吐蕃敗績大非川失積石以東之地乃以河關靜邊鎮置積石軍其後又陷于吐蕃久之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遂指積石軍為積石山後世紛、祖其說以攷山海經及水經諸書為荒唐也按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郭璞註云山在河關縣西南羗中班固西域傳云河有葱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曄漢書並同水經與山海經文合酈道元註謂之重源後漢書曰段

頰自湟中追燒當羗且聞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
出塞二千餘里隋書曰宇文述追破吐谷渾得地四千里註
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又有烏海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征吐
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窮追出塞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
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嗟乎山海水經固為
荒唐而兩漢書及隋唐之史所載皆盡非乎况張守節為唐
開元中人作史記正義猶云河州有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
山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入東北流至小
積石山則禹貢所導積石山尚在今所謂星宿海河源之上
獨不唐觀史所云次星宿川達柏海上積望石山之文可為
的証乎

崑崙山在肅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俞安期曰按范曄後漢
書志郡國云臨羗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里山在金城郡
臨羗縣志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
山祠至唐而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其國中長慶中劉元鼎使
吐蕃稱三山中高四下四柴山古所謂崑崙虜曰悶母黎山
勝國潘昂霄黃河記云吐蕃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即崑
崙山國朝洪武三年西平侯沐英九年征西將軍鄧愈追羗

人至此山咸云是崑崙山始于涼張駿時馬岌傳會獻諛之言也馬岌為涼酒泉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周穆王見西王母謂此山宜立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西王母既祠厥後范曄遂以崑崙載之臨羗而註班固地理志者亦仍曄書張大之詞諸地志酒泉之南山非臨羗之西北乎然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甚高三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陬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木禾珠樹佛圖調西域志云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康泰扶南傳云天竺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灑水以西至于崑崙側瑤池上萬有一千一百里酈道元注水經按是數說叅以山海經謂里至互殊非所譯究蓋攷之山海經而不悟崑崙有海內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百神之所在河水出其東北隅入禹貢所導積石山郭璞註云言海內明海外復有崑崙山又山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

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女是有二崑崙焉蓋穆天子所登乃海內之崑崙班固西域傳所載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有千餘里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計其里至度其在所是介葱嶺于闐之間矣葱嶺以西為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為天柱是為地中山海經所謂大荒中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禹本紀所謂去嵩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又南入葱嶺山者是已班固所謂河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是其後出之源也張騫尋河源至乎于闐葱嶺以為河源而司馬遷遂有烏睹崑崙之論不信夫禹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獨不睹尚書亦有織皮崑崙析支渠搜之紀乎又水經載河水由葱嶺經西域十三國而注泐澤班固載河有葱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即泐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曄載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六千餘里其紀河源與固同夫漢自燉煌西至鹽澤列起亭障戍已校尉屯于車師都護之

府置于烏壘介西域之中督察動靜是葱嶺于闐之流入于蒲昌漢之官卒目所經見固睦之載諒非綿邈計度之詞水經所載十三國道元亦引固睦之書入証往、聰合亦非誕妄由漢以來彰、較著嗣後唐咸亨中薛仁貴征吐蕃敗績失河湟以西之地移置積石軍于河闕靜邊鎮今河州所謂積石山以西地也久之遂訛河州以西之山為積石而以積石東北星宿為河源而崑崙蓋為明証遽入於酒泉臨羗之境矣且尚書崑崙析支渠搜次第序之夫析支即河曲羗所居都實所稱九渡水渠搜在今榆林北去析支之下五千餘里崑崙應在析支之上而都實稱自九渡行二十六日程始至崑崙南則崑崙在析支之下矣有是理哉大抵唐自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華夷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邈無經載迨于元鼎使吐蕃胡怪乎承襲夷族之言務為矜奇之說而杜佑之通典歐陽元之廣記馬端臨之通考不改前代之籍豈執乎元鼎之詞極詆山海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酈道元之傳是不悟元鼎所記之地皆漢隋唐初諸將如段熲宇文述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經行之地也至于潘昂霄之說一出奉為指南以至今日俾崑崙之墟千載不移深可慨也

導江

國初鄭楷長江萬里圖記云按禹貢導江自岷山或謂初甚淺隘春冬可涉東南七八折行千餘里播為南江北江益深廣演迤又西至灌口其波蕩激不可遏太守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別流至成都引以溉田畝皆常稔稍下至彭山復與經流合少折而東南行七百里至嘉定合雅州水最湍悍春撞沸吼曲行五百里過叙州合馬湖水稍東南行四百里至瀘州北折二百里復東行五百里少南又東行三百里至重慶合嘉陵水三折北東南行過長壽東行過洛涪州合彭水行北稍東至酆都北行過忠州三折而東至萬縣自重慶約千五百里又東行五百里則自白鹽赤甲諸峯正在望中夔城居灑灑堆上十五里城下魚復河有武侯八陣圖亂石隱隱可見灑灑石高可二十丈當瞿塘峽口自是山勢未溢水深不可測陽臺十二峯突兀霄漢間水委蛇而行沉、舞聲窮猿古木豐草怪禽空響相答又歷巴東至歸峽兩崖倚天或斷或裂行可七百里乃出峽山勢剽開望夷隱如咫尺由夷陵東北行五百里至荊州流始緩廣可六七里東南行五百里至巴陵合洞庭諸水流溢曼衍北行五百里至武昌合

漢水廣可十里自武昌東北行至黃蘄九江五百餘里與彭蠡水合北行四百里過安慶水極深險首風怪雨發作無節舟人以江豚雲氣為候過池州太平北合無為肥水南合當塗水過采石磯至大勝關約七百里過漕渠環京師城下北過龍灣楊子廣可四十里至鎮江又引渠通淮轉漕千餘里過江陰入于海

九州

禹貢冀兗青徐揚豫梁雍

周禮揚荊豫青兗雍幽荊并

爾雅冀豫雍荊揚兗徐幽營

禹碑

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刊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岫嶺峰又傳在衡山縣密雲峰昔樵者見之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凡七十二字刻之夔龍觀中隨俱亡後僉憲張季文自長沙得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于嶽麓書院皆蝌蚪文字凡七十七字不可曉碑旁小書云右帝禹刻南岳密雲峰山頂之間水繞石壇之上內三字剝落 明嘉靖初國子生沈鎰自謂能辨其文云承帝曰嗟翌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間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

形折心罔不辰往來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神裡鬱
塞昏徙南瀆衍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鎡又為釋
義謂得此刻禱夜夢一長人挈一古瓶授鎡其色黃高尺許
上方下員腹內金環四口旁橫書三字曰某宮造下有篆文
如龍蛇草木形寤而忘首一字起誦碑文恍然有省竊為註
釋志之時大司馬湛若水守南國子祭酒沈生以是碑見湛
書其後云右沈鎡所辨神禹碑文也禹篆與後來篆法懸絕
於所考信然吾以不得考其文契其義以為憾見生此辨已
一快于心遑知其然否乎且沈生自叙夢長人所遺器與字
豈不異哉宜從刻諸碑陰以俟後之君子必有能識之者竊謂
蝌蚪文字若孔氏所藏書魯共王出之壁中當是時已謂蝌
蚪書廢已久時人弗能知者何言後世且所釋止據後世楷
書一端髣髴擬之於六書猶為未盡又何言蝌蚪哉此碑為
禹所遺亡疑乃其文義缺之可也萬歷間副使管大勳刻置

石鼓書院

衡州府志

尚書顧璘曰余登衡山陟祝融之顛下尋方廣經岫嶺之麓
未上訪從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巖間或有古刻皆已磨滅
不可識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鎡

得於嶽麓書院小山草莽間剜苔剔去塌傳人間蓋宋人所摹刻也生誤傳以為禹本刻甘泉亦未之攷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質踈厲當時無碑碣必刻之巖間風雨冰雪之所剝落泯沒久矣計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又貴於宣王石鼓使有之豈皆或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留傳搨本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宜稱帝今乃帝禹刻三字即宋人所刻偶誤耳余昨經寧遠搨九疑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人所補幸有題識可考則漢刻山巖者在宋已滅况三代之初乎泰山石堅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代題名唐惟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峯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耳故豈前此一無題識耶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故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川蟲魚草木之類禹精于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無疑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楊殿元用脩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跡之妙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安得不約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顧璘書于靖陽行臺憑几集何侍郎喬遠曰禹碑後人贗作古人書皆勁瘦蒼頡倣鳥跡

為書時未有筆安得肥澤如物象然若筆為之且禹書涇化帖有其文豈如此肥澤耶

謝肇淛曰衡山融祝之碑非篆非籀非虫非鳥後人以意傳會強合成文雖曰禹跡吾未信以為然

石紐鄉

帝王世紀為禹生石紐按石紐鄉在汶川縣境禹廟在四川茂陵東門張尚書邦奇攷

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以益為翳也字有四聲者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去聲契之為高入聲皋之為咎去聲君

牙之為君雅者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倕鯨之為鮪紂之為受罔之為隼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史記五帝本紀言益秦本紀從翳益疑而未決也重黎二人而合為一人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總叙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馬遷二手矣故其乖次如此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為二人又以柏翳為皋陶之子則嬴鄆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於東趙基于晉使柏

翳果臯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墜鼓至夏啓時則二百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以為身後之計乎金履祥伯益辨

益字墜鼓帝高陽長子伯益也水經注

鬻熊

夏鬻熊為宗伯唐天寶六載詔配享禹于安邑又文王師鬻熊楚之祖也鬻子年九十見文王又武王問鬻子守而存攻而得戰而勝又成王問鬻子興國之道是歷三世壽當百五十餘歲古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近述七篇

夏時

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見巴州楊格春秋攷正

三亳

商始居亳今鳳陽府亳州書有三亳偃師縣西十里帝學所都非湯也皇甫謐辨之曰西亳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自商邱來始都之隣葛伯今寧陵之葛鄉也曰南亳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南湯受命之地曰北亳一曰景亳景山名或云攷城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伊尹

昔伊尹之于湯，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于雷澤，乃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馮衍頤志賦伊尹卒于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竹書紀年伊尹墓傍生棘，皆直如矢。鶴林玉露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鬲之才也。猶書曰：「迂衡云爾。」而說者遂謂伊尹為卮人，非也。李漁河南通志

鬼方

商高宗伐鬼方，朱子以鬼方疑即荆楚。廖道南楚紀云：史記匈奴傳：夏曰涇維，商曰鬼方。周曰玁狁，鬼方者指北虜也。今雲南田犵狁，廣曰猺獞，及永定辰溪諸蠻，俗多尚鬼。朱子之疑，得非此耶？

彭祖

錢鏗歷仕夏商，封彭城伯，故世稱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孚為周文王之師。去竹氏錢後世道流見彭祖，永年乃援入人仙通鑑及道經武夷諸書，皆附會命術之說。錢緒山先生集

彭祖卒于夏六月三日，其舉柩者曰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于西山下，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見

史蘭記 安吉州志

眉州彭山縣東十里彭亡山周末彭祖家于此而亡故名後漢岑彭擊公孫述至武陽營所問山名彭亡而惡之欲從會日暮而止是夜果為刺客所殺初岑彭至其地改曰平蕪今訛為平模山一統志 武夷山錢鏗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因以為名列仙傳

太王剪商誤

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

太王居邠、與豳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豳字如幽乃改作邠今七篇出後人抄錄故字作邠而豳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刻故也

世西伯

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西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東征之命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于史傳者有自来矣 金履祥

文王繫文

漢儒費直傳易謂文王作文非周公也。又楊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當為得之。唐孔穎達正義始云周公繫文。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見慈谿傅文兆義經十一翼。

文詞亦曰繫詞。大傳言繫詞者五。皆指文詞。馬融陸績王肅姚信俱言周公作文。陳臯辨文詞為文王作。

伯邑考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邑考為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

紂

淇縣西北十五里靈山社商紂貯酒之處曰酒池。遺址尚存。平臺縣北五里沙邱臺。通考云大鹿之野有沙邱之臺。紂所都。多取禽獸置其中。衛靈公薨葬此。穿塚得石槨。有銘云不馮之子衛公奪我里。子韋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始自東巡。回崩于沙邱。今平臺廣崇皆有沙邱。

伯夷叔齊不叩馬

羅隱辨害文云虎豹橫寧焚山而不顧菽粟蛟蜃橫寧絕流而不顧釣網所全大所去小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救上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禮義不得不全不能濟于用而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器奚施是以佐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叩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是數語詞諱而義當然叩馬之事不見于詩書而獨稱于史記昔人有疑其傳會者愚謂伯夷自文王時歸周久矣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動夷何不預折其謀而直于披甲上馬日引此數語竟無阻孟津之戈戟何為計草、若此知其真謬誕不足信也食粟授薇之說亦皆好事之口粟既周粟薇非獨周之薇乎遜國而貧餓于首陽故甘就文王之養苟其不飢奚以就養彼二子者豈申屠狄比而受養之後又欲一餓以成名耶馮時行藝海問酌

太公望

大城縣北有子牙墟相傳太公垂釣處釣臺在河之中二水合抱秋水泛溢其臺不沒 闕天南宮造散宜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曰嗟乎西伯賢也四子遂見西伯于美里尚書大傳

太公卒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竹書紀年太公望壽一百六十乃卒紫微斗數又金石錄太公望一百四十歲

微子

左傳許男面縛啣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此陸榮左氏春秋鐫曰微子啓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之是且不辱于紂而胡為面縛於周人之壘與逢伯蓋詭言以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箕子

箕子名胥餘 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於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洪範大傳

箕子馬融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一以為親戚

比干墓

汲縣北十五里周武王封比干墓于此墓前有銅盤銘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事茲焉有寶又有殷比干墓四字相傳孔子手書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之因以立墓篆文奇古一云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一本靈作寧今元衛輝路教授王悅摹刻 明萬歷丁亥周思宸辨曰衛為殷

墟本商王所都比干葬此地里不遠夫子亦嘗表而識之石
刻尚存則此墓為無疑矣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
墓耶設若有墓則魏孝文之祭吊何于此而弗于彼夫執銅
盤以立疑似之墓豈若求古來之墓為真耶即中州通志所
云偃師之墓因以銅盤以立信然哉

國朝彭時詩萬古乾坤八尺墳當年一死為忠君謾勞異代
加封謚正恐英魂不忍聞

麥秀之歌再見

史記箕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
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之曰麥秀漸兮禾黍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
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漸兮禾黍之蠶
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兮禾黍
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

殷頑民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也北魏孝文帝名聞
義里遷京之始朝士駐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甕
者止其內世又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云

今日百姓造一甕子又皆棄去駐者恥。伽藍記

召公奭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乃卒。風俗通又竹書紀年一百十九歲。

八士墓

襄城北三十里有八塚俗傳周八士之墓因名伯達今有伯達保。

文王武王周公葬

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葬畢陌南北。皇覽曰文武周公塚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塚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塚是也人以為文王塚者非也周文王塚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雍錄。俞安期曰余謁周冢四塚於及周公太公塚在咸陽之北阪竊嘗疑之夫武王塚逼近文王後其封土高廣不及文王塚者十之四五而成康之塚相去文王塚里許其封土反與文王塚埒豈武王伐紂之君力不能高封如文王塚一也上古不封不樹至周始封樹未應遽如秦漢之封高十餘丈而廣袤六七十丈二也。

武王既去豐遷鎬胡獨於塚乃猥逼先塚之後耶謂之遺命無是理謂之成王周公之舉亦無是理三也文武都在豐鎬而渡渭遠葬豈溺于形勝如周公卜洛之說哉及觀地形削高後低玄武之水漸下于涇者三十餘里既非形勝何事遠焉四也又東而所謂塚後亦有小阜較之前塚高廣亦不及十之四五余戲問守塚道士曰周公塚後得非伯禽塚乎道士曰聞伯禽葬魯茲乃護風墩也夫咸陽北阪中隱、起脊脊以南漸下低渭脊以北漸下低涇而所謂文王塚者在脊以北者二里許其塚後若形冢所云仰屋之勢作墩於後護之是也嗚呼獨文王塚後與護風墩相類者為武王塚耶問語之交遊咸以為妄及考通志亦嗤背子抱孫之說第謂東向為合獨謂原之為地亘渭南北有之則悖矣夫一原也豈跨渭而名一曰在鎬東南此為明証自唐孔穎達穎師古一註之訛臆釋者遂指咸陽北原為畢郢雍大記及通志據元和郡國圖記俱謂咸陽原西起武功東盡涇渭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俱曰畢郢既以此為畢何漢高之長陵惠帝之安陵昭帝之平陵同在一原相去不遠曾無畢郢之文是咸陽之畢始于唐以下也無疑即宋敏求長安志前乎秦陵之下引

皇覽以証文王塚為秦武塚矣後于咸陽縣又載周四塚于縣北十五里何前後之相悖耶蓋不究故安陵縣在長陵之西今咸陽東安陵之西北正咸陽之北秦武王之塚乃今有司以為周文塚祭之矣其所謂成康及周公太公者誠不可知之人而俎豆之而蔑有一人動心於程大昌之說也何哉

二南

古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駙虞

賈誼新書駙者文王之圃名虞者圉之司獸也 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駙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

微仲

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伯之子稱康仲蔡叔之子稱蔡仲耳古者謂殷人立弟周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非時君之子弟也近世儒者誤以立弟立子為時君之子弟因謂微仲為微子之弟失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以衍况武王則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稱仲明其為太子之弟膺也 蘇子由古史自註

周禮

周禮壺涿氏掌水虫欲殺其神者以槀木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而淵為陵註云槀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于木而沈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

司烜氏

仲春以木鐸狗火禁于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此亦令人謹慎火烟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自何時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謝肇淞五雜俎

周昭王不溺死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南巡不返卒于江上外紀曰昭王南巡反濟漢、之人以膠舟渡王及祭公溺焉大記曰王征荆蠻旋涉漢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尹餘靡振王北濟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

呂氏春秋曰昭王南征荆右辛餘靡長且多力乃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王乃封之于西翟

穆王八駿

穆天子傳華騶綠耳赤驥白蟻渠黃踰輸盜驪山子 張華博物志赤驥飛黃白蟻黃騶綠耳騶輸渠黃盜驪 王子年

拾遺記絕足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

履霜操

尹吉甫之子伯奇有履霜之操廖道南謂其詞不類楚紀不載朝履霜兮晨寒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兒離別兮摧肺肝何皇天兮遭斯愆痛殘不同兮思有偏惟顧盼兮知此冤

河伯

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聞是二諸侯也後世謂馮夷為河伯之名似誤

黍離

韓詩外傳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慙不識于物視彼黍離反以為稷之苗其說似有理又尹吉甫信後妻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東西周

元金華吳師道註戰國策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郊鄆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

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
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
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視都王
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
東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駿君子既獵既獵云
遊麇鹿速、君子之求、鸞、鹵、調、弓、茲以時我驅其時其
來、獲、獲、臭、臺、臭、即御即時麇鹿速、其來大空、慈我驅
其僕其來續續續射其豚屬甲鼓

汧繫泛、丞彼潮淵鯉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有鯊其游微
之白魚鱠落鱣其殖底鮮黃白其鱗有駘有白其翊孔庶鱖
之鼻綽之洋、趨、趨、其魚維何維鱣維鯉何以素之惟楊
及柳乙鼓

田車孔安鑿由勒駢翰駢六師既簡左駢翻、右駢馳乾馳
我以躋于原我戎正陸宮車其馬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麇鹿
雉兔其原有迪殉其戎奔、大車出洛壺獸白澤我而弗射
多庶趨力趨君子乃樂丙鼓

帥彼鑿車忽速填如秀弓孔碩彤弓笑、四馬其寫六轡沃
若徒駢孔碩廓騎宣傳博酋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趨
趨六馬射之簇、有軀如虎戰鹿如兕怡爾多賢連金奉雉
我兔允异 丁鼓

我來自東嚮 陵 兩奔流逆湧盈、漂隰君子既涉我馬流沂
沂繫洎忌淒丞吉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駢連緝連惟舟以
道或陰或陽被桀深以尸出于丞方丞彼遑止其奔我以阻
其乃 戊鼓

宣猷作源作周巢端我醉攸除師彼阪田并為世里希微獄
獄乃罟漆粟柞械其拔校搭庸、鳴條亞箬其華何為所存
暨、水盪導旨拊此晤 己鼓

徒御嘩、然為師旅填然會同又譯以左戎陣弓矢孔庶滔
滔是熾射夫罵矢其奪舉紫 慈去 其徒肝來或群或友意率
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復古我來攸止 庚鼓

彼走躋、馬庶哲、華、雉 毘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文
武何其一之 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異天子永寧自惟丙
申旭、杲、我其常尊革馬既迪敷夏康、駕彼四黃左駮

駟、右駟、駟、梁戟不突汝不執德、旂標旂施、
公謂太來余及汝茲邑曷不余及壬鼓

吳人憐也朝夕徹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
特歸格藝祖告于太祝禘嘗受享致其方祇寓逢中圃孔庶
麇鹿原隰既地疆理曠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
止于是癸鼓

程大昌雍錄曰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
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
陽縣西北也杜預之為若言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
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地然而鼓記田漁其殆成王
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嘗出鎬而東獵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
牡龐、駕言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岐在豐
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詞不為車攻之詞亦已
明矣鼓詞既不為車攻之詞則何據而為宣王之鼓

春秋正朔

先儒論春王正月主改朔不改歲者鶴山魏氏九峰蔡氏竹
塋葉氏夾漈鄭氏南臯周氏主夏時冠周月者伊川程氏質
夫劉氏康侯胡氏主春移而月改者漢孔安國宋朱熹又張

敷言史伯璿陳定宇熊百可黃楚望趙子常王陽明陸儼山
張陽和王荆石邢子登陳方域張西銘

錢塘吳任臣曰自古一代之興改年易朔雖後人不能大越
前人而中間沿革殊塗要皆稍、神明其意明本朝所更始
粵夏以前斷自建寅尚已。

前此顓頊建丑矣又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
赤繒然年代久遠典冊易淆未可據也

下此建丑為春正月者為殷改子月為春正月者為周歲首
改而時月不改者為秦大抵彼此不為相師各有異同之處後

世魏明帝建丑為正朔而三月易為夏四月武曌建子為正
月而一月仍屬孟春唐肅宗仲冬號子月而四時用之弗攷

皆襲高夏周秦遺意儒者不察泥於載籍所聞往、紛紜詰曲

遂謂三代咸改朔不改歲又謂春秋以夏時冠 月言人人
殊此無論執夏典以律周制大有不可即吾夫子作春秋尊
周奉魯辭從主人亦焉敢以一布衣翹、然拉改時易歲之
權、間嘗稽之春秋天時災異麥禾非時祭祀失典諸條靡不
與周家建子為春者經緯脗合春秋通書雨雪者一為桓公
八年冬十月固夏正之八月也若亥月則雨雪非異不必書

矣。又隱九年三月大雨雪此更以大雩為異與書雨雪之例不同。

書震電者一為隱九年三月固夏正之正月也若辰月則雷已發聲不必書矣。又僖十五年九月震夷伯之廟此以震廟為異與書震電之例不同。

書隕霜不殺草一為僖三年十有二月。書隕霜殺菽一為定九年冬十月固夏之十月八月也當殺而不殺不當殺而殺故紀。無異詞。

書無冰者三一為桓十四年春正月一為成元年春二月一為哀二十八年春固夏之十一月十二月不皆當無冰者也若夏正春則非恒燠之灾不必書矣。

莊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夏正之秋也穀梁傳云大無禾及無麥也莊七年書大水無麥苗夏正之夏也以麥苗同時而知之。書大雩二十又雩一皆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間固夏正之五六七月也蓋雩以周六月建巳為常祀今所書均非雩時也然成公三年夏大雩曷書乎失常則書而此則必書者知為郊辰兩月固周之夏月也。

春秋書郊望九中如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定十五年夏

五月辛亥郊哀元年夏四月辛巳郊俱以非時而書先儒謂郊必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蓋言子月至寅月指周正也若夫秋嘗冬烝之典古為時祭春秋書烝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夫非時必書而正月書烝者見五月再烝之瀆禮所謂先詞以起義非謂不當烝而書也猶之乙亥之嘗是志壬申災變以朽餘而薦先公非專以不當嘗而書之也且左氏身當昭代去夫子未遠傳所載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者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占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豈非僂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也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南至者仲冬中氣也為夏十一月斷也不曰冬至而曰南至者子月周固以為春也雖孟獻子有云正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于祖亦不繫之冬與夏者正以子月春午月秋故也斯子月為春之明證耳說者以四時攸定冬不必可為春抑考陳寵之言曰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正朔遞遷歷家有相承之說而世儒不知三正皆可春孔子割夏時

以斷周月如胡文定所云不幾誣聖經而昧昭代哉其一
說春秋者曰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豳風七月之詩
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臣工之篇曰維暮之春於皇來楚斷
之六經歌咏均以夏正紀事何于春秋而獨疑其正月抑周
公作周禮原為百代不祧之書用是六官所載不得不以夏
正雜周正并行凡言正月者子月也正歲者寅月也冢宰正
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州長正月屬民讀法之類皆屬之
周正遂人正歲簡稼器凌人正歲斬冰州長正歲讀法如初
之類皆屬之夏正要之便民通俗施之久遠不敝其中如內
宰中春命婦饗于北郊司裘季秋獻功裘大司樂冬日至于
地上之員邱夏日至于澤中之方澤其以建寅垂方策者未
易更僕數若夫詩歌所咏百姓所言自是各隨天懷循俗稽
古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復遽泥時令故有以寅月起
數者如臣工四月之詩全協夏時有以子月起數者如十月
之交朔日辛卯之詩考之歷法蓋幽王六年乙丑歲之酉月
也交食井然未容申以臆說若七月之章解詩者多謂公劉
居豳時唯夏代故周公陳詩仍用夏時然一之日歲發二之
日栗烈及十月改歲之語在本章已雜用昭代月令與作周

官同旨乃孰謂周家建寅不建子竟以周禮豳風而並疑春秋左氏諸書乎其二

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是三代正朔故自不同而嬴秦與商周亦自有異商周改時月者也秦改歲始不改時月者也或以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嗣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言唯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商雖建丑為正寅月仍用以起數不然伊訓所載何適合踰年改月之禮及元旦即位之義乎嘗按左傳昭十七年梓慎云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夏為五月而漢歷律志又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且陳寵謂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周漢去商未遠詎容臆說夫有所受之已矣然猶致疑于商書數語者獨不觀敷言張氏之說曰顧命有常儀待何必正月朝而自怨夕而復辟尤不須正月愚亦謂樞前即位無俟元日之期而再期大祥適為三祀十二月之日亦無擇正朔也然則十二月者今子月也殷之改月并改時審矣或謂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故皇極經世諸書都以太甲元祀列于湯崩之明年竊據史伯璿云此以周禮証夏時書則然耳三代之禮至周

大脩烏知自周以前盡如周制乎政恐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脩事固不可不知也尚書正義顧氏曰商家猶質踰年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為首也若夫秦事不師古建亥以為歲首是有年所故史紀月表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踰月且以正月為端月避秦諱也閏月為後九月秦制也改年始而不改時月確有所據而文潁顏師古輩執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記所紀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此果}豈實錄乎間改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夏正之月令也與十一月泣寒之極者不侔又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亦與夏正之祀典無異是秦之改歲不改時月又明矣要太初所改特歲始耳豈時月之謂哉夏殷周秦正朔原自各殊後儒強合而一之此所以彼此交疑卒無一定之論者未必非學人故也 其三

郭公

邢延舉坦齋通編畧曰夏五郭公人謂郭亡或未然疑有載之類意郭公是一物記異本草布穀江東呼郭公豈即此耶
鄭以偉山上山稿

左傳

昔人謂左傳衰世之文戰國策亂世之文左氏非左邱明也
孔子稱巧言令色為邱明所恥而朱子註謂古也之聞人後人
因左氏做春秋遂以謂親受業于夫子胡論語家語諸書不
一見而太史傳孔子弟子亦有左左氏姓名且其文艷而富
失之浮誇近于巧言胡自相背也陸子淵所疑于左者兩事
一朔後之事春秋書衛人立晉魯隱公四年也是歲為壬戌
明年改元歷辛巳為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宣公告終
故春秋書丙戌衛侯晉卒是宣公始終為諸侯十九年耳今
曰烝於宣姜美而生伋當在二三年間其為伋也妻當在十六
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壽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
已無餘日朔能諧兄壽能為兄竊旌設祖必已近于成人是
衛宣在位當三十九年胡不相應至此耶一為季札觀樂按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
年時孔子年六十五前此詩樂散亂存什一于千百夫子比
其篇什正其體裁然後謂之一經季札聘魯在襄公二十九
年是時夫子生八歲安得所肄習皆吾夫子之新編也故先
儒以左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斷以為漢儒之文也又孔

子不語神怪左傳鄭志內蛇與外蛇闕于南門于號志神降于莘於魯稱成季之生有文在手以應其卜書蛇自泉宮出如先君數書介葛盧聞牛鳴言生三犧于晉書狐突遇太子書野人與晉文公塊書魏穎見野人結草亢杜回書文公出柩有聲如牛於楚書河神索瓊弁玉纓于子玉於衛書相奪子享又書桑田巫言大厲書聲伯夢涉垣食瓊塊書獻子見梗陽巫臯鳥鳴亳社嘻、咄、書穆子夢豎牛書晉侯夢黃熊書伯有為厲書石言于晉魏榆書寶龜倭句書秦死六日而蘇若此類皆不應經義其他卜筮謠詞近于識緯術數非春秋不書事應之旨昔人謂多言舉典華繁實寡必非邱明筆也馮時可談藝錄

息媯

楚息媯後人稱息夫人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即息夫人也

管仲

史記管仲穎上人今邑有管仲塚相傳仲故里晉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穎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不甚遠必有所據

曹沫

魯莊公十年曹沫始謀于莊公、用之敗齊于長勺自是魯未嘗敗以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北沫以匕首劫齊威侵地者哉如公羊高採異說載異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實而實非也 古史

子產別字

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左傳襄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師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注子產

子皮廟

皮場公廟一在開封府城一在洧川縣鄭子皮有惠政民立廟祀之 河南通志按子皮俗稱皮場公今杭州吳山皮場廟或因公而訛也

魯僖公六事自讓

魯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 東海黃瓊傳

介之推游仙

介之推姓王名光 介之推與趙宣子游旦有黃雀在門上晉文公異之後見東海邊為王俗翁賣扇 仙史

號太子卧石

內邱縣號太子殿內石蹟六尺詩許身體手足肩背俱宛然存

孫叔敖

壽州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公孫敖之子僑封于寢邱一曰潘鄉

孫叔敖相楚莊王在十六年子馮康王二年拜令尹辭疾後復為令尹左傳所謂遠子馮也再世相楚事甚奇史記取優孟之言甚悞楚寶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見漢期思縣宰段光所立碑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墓忻州南門外有碑殘關公孫杵臼墓忻州西北七里碑尚存 陝西韓城南二十里有公孫杵臼程嬰二墓

春秋于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以年世攷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未有此也

田汝成西湖志

陳 曰左傳不載程嬰白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獨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于晉侯乃言武而取其田是無嬰白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高簡且其所載以復武立田為重故謹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白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

夷庚

左傳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云平道也二字出此李善誤詩紀別集

昭穆

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召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中庸朱子義問

提月

凡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之方言也景龍文館紀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謂晦耶

周道倭遲

周道倭遲作周道威夷險也漢書又作郁夷郁平也右扶風有郁夷縣馮元成集

易牙

易牙即雍巫也雍人名巫字易牙賈誼新書作子牙

萇弘血

四川資縣青泥坊萇弘死三年而血化為碧今數里之內土色尚青

老子

老子周定王三年乙卯生楚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刻簡王四年丁丑仕周為守藏史十三年遷太史敬王元年庚辰年八十五與散關令尹喜西入老子開天經

老子姓偃名生而聃耳下垂故名字伯陽父臯陶之曾孫曰

為夏大理諫闕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亳更李氏李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大戊武丁為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幽王時論山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掌周室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寔師之故曰竊比于我老彭若方士謂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為老

子又言錢鏐彭祖析為二人非也 豐坊道德經贊言序 老子

墓在藍屋縣西三十里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多矣曰任車未虧倍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魯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群羊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而成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善之微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為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為生天之所興始、于不始生、于不生存、于不存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僂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雕琢文采奇變恒異以褒有德以別尊卑攻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 不私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震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飢而決食

渴而倍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不除其身必死胸中有
癢不可強也喉中有疾不可利也蚤螫著面不可射也蟻虱
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同出沒也同明人之死生也
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
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
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
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
而忠信與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詒兄嫂、二軍得意則下亡
虜窮 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經
書所不載按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去其巧 定為三
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
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撰羅逸
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
粗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

關尹子

葛稚川曰交廣間道人持關尹子道機經一部是督軍王
圖所撰此偽書耳他日叙關尹子乃極其贊嘆有快若浴碧
慘若夢虹飄、如履游海外之語則真書見矣

孔子

公羊氏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氏
同第曰十月賈逵註云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
年三十五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史記生于襄公二十
二年則與公羊穀梁皆差一歲考長歷二十一年乙酉十一
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嘗從
穀梁氏註謂己酉為己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 宋濂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
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
七十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于十月改己丑為乙
丑長歷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況二氏去孔子之世近
生又同地采馬遷後時而疎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
時月春秋載子丑二月於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己意紛亂
君即位于歲首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之移乎
左邱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歷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
之則大輅樂舞夫子胡為虞尚之從哉 崔銑 孔子辭廩上
終不盜帶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 淮南子
涅槃經以孔子為光淨菩薩老子迦葉菩薩顏子目光菩薩

破邪論孔子即儒童菩薩深水縣南七十里相傳有孺童寺
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孺童
寺玉芝堂談薈

少正卯

孔子誅少正卯見荀子餘如左氏春秋內外傳並不載

孔子弟子

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予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
皆同秦冉顏何不載于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于史記既不
可偏廢而琴牢陳亢又見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蘇轍古史

項橐

史記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今汾州城西北三十五里有項
橐祠達黨卷人顏師古漢書註云項橐也此必有據後
秦符朗著符子言項橐詆訛夫子唐皮日休曰項氏之有無
亦如莊周稱盜跖漁父也墨之稱墨尿管嬋也豈足信哉

程子

晉賢士程子與孔子相遇傾蓋而語卒葬平陽之曲沃縣有
祠程本字子華博學通典墳有卓異之行性隘爽不肯苟容
于諸侯聚徒講學趙簡子欲仕于朝而不能致去之齊遇孔

子于郊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子路取束帛贈之曰天下賢士著所有子華子墓在程子岡宋知邢州蒲江雷鳴時得其遺書于鄉塾內邱縣志

墨子回車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出淮南子而論語識顏氏家訓以為顏子

晏嬰

齊人北郭騷相葦織履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及景公疑晏子出奔郭語其友曰吾聞養其親者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造于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侵矣不如死乃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自刎公聞之急追晏子反

吳地志晏子娶吳王妻女築城于此北安吉州西州志云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昔人有詩曰豚肩不掩豆一裘三十年身沒黃金出其然豈其然

柳下惠

柳下惠名微

顏回曾參仲由冉耕卜商

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早死古史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顏氏家訓子路生周顯王三
年己未九月七日永年縣西五十里瓜井村有冉伯牛墓
相傳沙河縣西山有溫泉能療疾伯牛得瘍來浴返而道卒
因葬焉孟津鄆城俱有伯牛墓詩小叙是子夏作秀水
項子王利賓家有子夏易傳卜子夏一百二歲容齋隨筆

甯戚

甯戚字戍淮南子甯戍飯牛是也

甯鳴犢舜華

甯鳴犢舜華殺于趙簡子見琴操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
姓名曰鳴犢鐸犢古今人表曰鳴犢甯犢說苑曰趙有譯名
甯犢史記世家曰甯犢舜華家語曰殺甯犢鳴犢及舜華索
隱曰甯犢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亦作慶華今按
諸說不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國語趙簡子嘆曰崔入于
海為蛤雉入于海為蜃鼃鼃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
甯犢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
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
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畝畝之勤人之化也

何日之有

風乎舞雩

古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風行也古人謂行曰風如晉中軍風于澤行乎澤也

馮元成集

檀弓

檀弓子游門人記

子貢滅鬚

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滅漆身為厲人不知其形

王充論衡

日夜食

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史推合朔在後旦明日食而出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裏而奪其光晉徐邈曰日夜食中星無光

宰我

李斯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傳曰成子與宰予爭夜伏甲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予

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是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
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要之由一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
子誤以為宰子皆不足信也古史

莊子逍遙游

予嘗問名消搖游黃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而
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于世
若是惟體道者能之嘗恨魏晉以來悞隨向郭恬莊、周為
齊物尺鷃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乃能消搖游乎黃山谷集

南昌黃介墓志銘

漆園

蒙城漆園莊子為吏于此其中田多漆樹春日雲氣氤氳其
上嘗作微雨他處無之蒙城縣志莊周字休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營即梁
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
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
之徒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
前後舛錯往、有之學者嘗致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
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志云爾夫

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焦澹園集

田常

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面而蔽于隰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離創則止之相室曰變之亟也白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禘藏其類

秋胡婦

魯秋胡婦邵氏合葬墓在嘉祥縣南五十里平山

大學在親民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左氏石碯之言親間舊、作新舊此可見矣

詩小序

小序或以為子夏作或以為衛宏或以為毛萇今按後漢書衛宏傳云宏受詩于謝曼卿作詩序范曄去宏未遠似可據然毛鄭皆前漢人其解說者多為序說同蓋宏受師訓而述以作序故多用毛詩意宋儒遂以小序為毛萇作而寔非也都人士之序則用緇衣語緇衣漢人公孫尼子作也則知序

未出于子夏矣東萊眉山皆謂小序首句乃當時舊文其下皆說詩者附益故間有繁重時失經旨理或然也

詩序為子夏作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韓愈疑為漢儒附會

念

夫差女名二十故吳兒諱二十曰念

伍員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于穀梁傳曰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捷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弗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子胥操鞭撻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員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足扶其目以予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于楚也挾弓得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于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興師而復仇于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七年矣子胥之為人深沈好謀強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于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邲之役食

采于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則太子太傅貴顯于楚者四世矣費無忌以同官之恃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愛又何有于臣子昏之仇宜首無忌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于鄭子昏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于吳扶建子之勝立之楚以無亡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伯業可成為吳即所以為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君甚至廢毀宗廟瀆亂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槩反于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所稱仁且智者也彼遲之十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廬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僇辱先君之尸以怒楚之宿將舊臣將圍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于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耶且子昏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于楚子胥之復仇以為孝也獨不慮先人一抔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令吳兵去楚昭王復國哭于共襄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墳壠而污瀦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

自立于天下乃載紀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仇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仇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處宮蓋有欲妻昭王之母者又何有于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而蹈于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闔廬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戍之妻夫費無極殺伍奢而囊瓦殺之是有德于子胥者莫囊瓦若也而謂子胥為之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鄭也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寃其不受誅明矣非鄭公比也君子固以復仇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仇也吳師既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仇不除害其道以為雖遇昭王猶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壘父之壘而謂仇死君之國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為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赦句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鏹以死後之紀事者甚子胥之復仇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可仇而不

可仇非可以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昧于復仇之義者矣吾故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太史倉吳駿公
吳王夫差率群臣祠子胥于江濱曰寡人蒙先王遺恩為千乘主昔不聽相國言乃用讒佞至今遠投江海自亡以來感、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莫不悲傷

計然

計然姓辛名鉞字文子

西施

西施姓鄭名旦

慎子

慎子名到一名廣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著珞珞子

雍門之荻

左傳伐雍門之荻註荻即今蒿也史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荻樂彥解荻梓木也可為輅 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定周貞定王之五年也由貞定王戊寅距威烈王丁丑

六十載間史闕如也

范蠡隱太湖

世傳范蠡載西施其說已久故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
鷗夷宋之問詩又云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鷺入松網
魚畏沈荷花豈蠡又携之還會稽耶楊升庵証其不然其云
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去吳越
世甚近必有確見後檢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
後越沉西子于江今隨鷗夷以終蓋以鷗夷表西施沉之江
乃范蠡滅吳後隱五湖自號鷗夷子後人因以隨鷗夷為范
蠡可笑也吾謂范蠡既去越王留之不得乃鑄金為像朝夕
對之太史顧采小說謂蠡居陶作陶朱公此好奇之故過蠡
薄卿相而甘財虜哉句踐既滅吳遂都于吳與楚通問不絕
蠡即居陶寧有不能物色者甚矣蠡之不幸一辱為薄倖再
辱為財虜冤哉今洞庭山中尚有蠡蹟蓋蠡寔隱太湖耳馮
元成集

句踐

吳越春秋句踐至親共歷八主四世稱王四世微弱稱君長
共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年按琅琊山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

五十里東南北三^面皆臨海其西通陸然齊地並無句踐塚
豈有都于斯而不知葬于斯者則知句踐寔未嘗都也

五丁峽

五丁峽舊傳為力士開山之地據東秦用張儀司馬錯之謀
以珍器美女賂蜀侯而取之小說迂怪傳疑可也詩見楊用修

斬尚

楚斬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祿也反以殺身時張旌魏之用事
者使人邀斬尚而殺之

胡服

大事記謂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此胡
服也又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貂
服此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既胡服以金璫飾前、
搖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文皮溫額後代效
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臣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
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又名鷄冠愚謂貂服者此
類也今之靴亦武靈王製云吳師道戰國策注

豫讓

豫讓刺趙襄子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輪未周而亡索隱引

趙人青荇為襄子參乘游苑中至于梁馬却不進襄子視梁
下有人荇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荇曰去長者吾且有
事青荇曰少而與子友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
子將賊吾君而吾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吾者惟死為適
乃退而自殺

段干木

段干木姓李初封段侯邑亦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木子田
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以為姓段名干蓋因呂氏春秋干
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子干之德而誤也案詩有宿于干干叩
地也又有蹇叔處于干七之秦而秦霸是其證也李漁河南通志

塚書

楚昭王塚在棗陽縣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得古書竹
簡青絲編簡後沈約亦得數簡以示劉繪、云周禮逸篇

汲塚周書

汲縣西二十里魏安釐王墓晉太康二年汲人卞淮盜發得
竹簡書數十束世號汲塚周書

西門豹史起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南而班固

作溝洫志載史記言漳水在滎起豹不知用立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堰已廢史起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在從何得也

史起魏襄王時與群臣飲祝之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于是王使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明蔡國熙循牧傳曰西門豹投父老於河威凌苦峻蓋愚俗久湮不痛懲不止况姬數輩殺民女歛民財積罪貫盈矣借以雪沉寃而絕水患似無不可者豹之智且勇畫策矣乎使豹不鑿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真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將興利賢矣哉

媵臘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效中國為之耳冬至後三戌為臘又魏辰日為臘晉丑日為臘立秋有禮曰驅劉漢書注謂獲婁楊子曰不媵臘也敏哉

蘇秦詩

蘇秦上秦惠王詩言語相結天下為一合縱連橫兵革不藏

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音替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留音留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音平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音新天下不親

周破胡

毀即墨譽阿大夫乃佞臣周破胡出列女傳即瑛七修類稿

穰苴

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戰國策

孟子

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望日冬至鄒人因哭孟氏廢賀節之禮遂以成俗年八十

四

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八十四留青日札聽音兩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十七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年孟子乃生若以定王為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為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為周顯王四年

孟母仇氏元成宗貞光二年縣尹司居敬修孟母墓立碑云
母李氏未知何據仇音掌

宋人修孟母墓得小石跪像世傳孟子葬母自刻其像殉之
是以椁在墓中朱子云古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蹠而坐于
其上如今之胡跪者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
跽坐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二蹠隱然見于帷裳之
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又據闕里圖像志
引元鄒縣尹司居敬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
向後屈膝當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
正與此合因知今所視為跪像即古之坐像或謂因殉母而
故跪非矣此像最古最真 三遷志

屈原

隋地里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按他書記皆云五月五
日此云望日亦異聞也

陽臺

漢川縣南三十里上有陽臺廟宋玉嘗賦高唐于此世俗誤
傳在巫峽有裴敬碑證其事

莊豪

莊豪一作雲南志據史記言莊躑取滇陽值秦滅楚不克歸

遂留王滇正德間雲南巡撫緣此欲祠躑或曰躑即盜聽見于諸書遂止按盜躑柳下惠兄乃魯人莊躑楚公族乃楚人躑大盜與躑同人因以躑名之非盜躑也又唐蘇渙少喜刺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號曰白躑以比莊躑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辟崔瓘從事為御史喜詩杜子美在蜀與之善杜集中載之後與哥舒晃伏誅蜀人又以躑比之也從是攷之躑自是柳下惠之弟之名為盜故時名之曰盜躑躑亦為盜故名以躑渙復為盜故又名以躑賈賦曰謂躑躑廉兮李奇注曰躑秦之大盜其說最明然則躑不可祠極是但謂躑即盜躑此不讀書之故也躑姓展氏躑姓莊氏躑魯人躑楚人李奇謂之秦以為盜名于秦耳非秦人也

張南園續錄

司馬遷史記云莊躑者楚莊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躑將兵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還報楚會秦擊奪楚巴黔道阻遂王滇班固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云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乃改其名為牂牁馬端臨通考曰自威王至秦臨巫黔凡經五十二年不應如此淹久恐史記謬誤班生因仍范氏所紀詳考為正據此說頃襄

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蹻為非然馬氏何據雲南通志

又曰注無豪即蹻之說不知馬氏豪蹻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蹻蹻庶李奇

注曰蹻秦之大盜蹻楚之大盜此以蹻為盜之始也考遷固

范曄並無此說顏師古注云蹻音居畧反使蹻為盜何不一

引証乎之又不知李奇何據夫蹻柳下惠弟魯人明甚奇以為

秦人其疎可知又惡知其不以蹻故連及蹻耶正德雲南欲

祠蹻以此故不果王尚書元美云楚有兩蹻一莊王大盜一

莊王裔孫將軍平滇自王者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

滇之蹻為非盜矣予謂遷固既誤頃襄王為威王又惡知不

誤豪為蹻故作滇黔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為正又牂牁史記

作牂班范二史作牂牁異物志曰牂牁繫舡杙也韻書曰牂

牁郡名通作牂又作牂歌通作牁近有作牂牁者直音曰

牂音作牛肉重千斤牁音哥郡名非之非矣當從兩漢書牂

牁為正黔記

聶政琴曲

太平御覽載琴曲曰聶政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殺之

時政未生及壯問父何在母告之政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

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大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

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妻曰有夫去七年不歸今見君齒類吾夫故感而泣政曰天下人齒某若耶即擊落其齒又三年入韓國鼓琴闕下觀者成行莫識為政王乃召政使之琴政內刀琴中援琴而歌因左手搏衣右手出刀刺王殺之即自犁割面皮韓國磔政梟諸市懸金其側有知者賜千金其母聞而往哭曰是吾子政也彼為我犁面吾何愛女子身不揚吾子名耶抱政尸哭絕行脉而死

熊相攻秦非熊槐

楚懷王熊槐十一年以蘇秦故六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兵而歸據秦詛楚文碑熊槐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宋方朞攻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為難蓋以熊相為槐耳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八世耳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

路史楚熊繹初封丹陽今秣歸武陵枝江亦曰丹陽楚文王都南郢即江陵又謂故郢昭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郢即

郟州惠王遷鄆在宜城考烈王自陳徙壽春

黃金臺

史記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後漢孔融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曰昭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國郡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

邯鄲

邯山名鄆盡也邯山至此盡故名邯鄲

孟嘗君

孟嘗君之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孟嘗君知之居期年具車馬皮幣送舍人事衛已止侵齊之師戰國策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齊田文漢王鳳胡廣晉紀邁王鎮惡北齊高綽唐崔信明張嘉西夏趙元昊宋徽宗金進士田特秀特秀年二十五舉于鄉、試府試省詩試皆第五年五十五又五月五日卒

廉頗墓

清河縣西三十里廉頗墓近蘇隄山西趙城亦有墓

白起詒粟

武安縣南十二里粟山秦白起拒趙廉頗處起糧將絕命將士以布囊盛粟積至山巔趙君乃退土人至今呼為粟山

叢臺

叢臺在邯鄲城東世傳趙先靈王所築顏師古注云以其連聚非一故曰叢臺嘉靖丙午邯鄲知縣信陽董威修叢臺臺內剝出金人詩石二又得井一幹豈井又先于臺耶

羅敷

秦羅敷崔豹古今注曰秦人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寘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

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為侍中即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扶桑升朝暉但歌美人好合與古詞始同而末異矣古詞名曰陌上桑一曰艷歌羅敷行一曰採桑一曰日出東南隅行皆所以詠羅敷也

邯鄲步

班氏叙傳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遂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又按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步于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餘步矣

記里鼓車

記里鼓車秦始皇作玄中記

蜀侯

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侯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暉為蜀侯十四年蜀侯暉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與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暉劍自殺誅其臣即中令嬰華陽國志此與左傳驪姬誣中生事同而秦之諸子不封得非有鑒于此耶

白虎

秦莊襄時白虎為害秦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胸忍曰作白竹弩于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嘗從群虎瞋恚盡搏殺群虎大吻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加要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後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笮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

犯秦輸清酒一鍾歷漢至晉專以射虎為事歲出寶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常璩華陽國志

荀卿

荀卿師姓馯名背與仲尼同稱子弓者也荀卿漢志作孫

卿避宣帝諱

遺姓

秦本紀丞相綰姓王御史大夫劫姓馮

李斯

李斯字通古

孟姜女

孟姜女許氏居長故名孟姜陝西同官人夫為范即秦築長城由臨洮抵遼左即操版築于遼無定期孟姜製衣萬里間關至則即死遂哭卒土人選高阜祀之曰望夫石、上有亂杵跡永平府志

孟姜氏澧州人夫稱范即役長城死姜氏哭晝夜不輟負骨歸至同官金山岩力竭死同官人為祠即其骸塑像楚寶

國朝王崇古中丞按宜郡過祠下有詩序曰昔秦發徒築長城即婚三日以役行姜製寒衣引針刺院竹葉盡生絲嘗登

江邊臺望夫楚今遺刺竹種望夫臺址徒步赴塞覓即道出
曲沃適澮河漲不克濟姜怒哭以手拍河崖印入土中世遠
土剥手跡仍存秦法愴工者死瘞城中范即罹焉姜至塞覓
夫已死繞城大哭城傾骨見乃刺血試獲即首負以歸次宜
君山麓渴甚一哭泉湧飲水復行三十里秦兵追之不及自
度力竭不能歸遲回潦水山谷間乃嚼石工斃石為洞瘞即
首尋坐而斃留金釵石隙中時復隱現土人即洞立祠祀其
夫婦

坑儒谷

秦既改古文為篆隸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
凡七百人又令冬月種瓜于驪山矧谷中溫處瓜實乃詔博
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
因發機陷之後人號其處曰愍儒鄉漢衛宏古文新字序

呂毋塚

呂不韋妻先葬北邙名呂毋塚

高漸離

高漸離舉筑擊秦中王贖秦王病創死論衡此與史記不同豈
秦史諱之耶潘岳西征賦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贖

秦始皇壁銘

秦始皇三十七年游會稽還登句曲北山埋白壁一雙深
七尺李斯銘刻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名素壁
太平清話

秦駐山碑

海鹽秦駐山碑史記失載前賢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
越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勇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
古道深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額黃靈七代敬構商堂縱聖
凝神將記萬幾藹餘輝蜚聲萬祀海鹽縣志秦山秦碑李
斯篆額半沒于土當事者移置御史行署中石已中斷臣斯
臣去疾等字尚可辨而曲折處不相聯屬

會稽秦碑

會稽秦山碑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有言秦望山
東南之何山會稽尉梁君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存磨滅已盡
墨片紙而還王梅溪集

鞭石

始皇以術召石自行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嶷、東傾如相
隨行狀又云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駛神人輒鞭之皆

流血今召石山石色悉青赤隱疹如鞭撻痕三齊略記

追謚秦皇帝

嘉靖間黎陽貢士孟思正甫補謚始皇帝抗醜逆天虐民曰
抗恬威肆行曰醜胡亥幽皇帝壅遏不通曰幽子嬰愍皇帝
在國逢難曰愍龍川文集秦時有正先非刺高趙不勝而死
高滅自此成京房傳

長城

秦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長城僅及其半宣
府志曰秦隋誠虐矣彼先秦而城塞者不有陰山高闕之役
如趙武靈者乎不有造陽襄陽之役如燕昭王者乎不有隴
山北城地上郡之役如周昭王者乎先隋而城塞者不有遣光
祿勳出塞之役如漢武者乎不有馬陵戍至土陞之役如魏
孝靖者乎不有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塢紇戍之役如齊
文宣者乎秦隋以是斃而周燕趙漢魏之斃非以是則其卹
民情與弗卹憫民勞與弗憫者異也若曰鑒于秦隋罷備邊
令休天下子吏民虜突入吏民略取去矣休吏民耶休吏民
耶

王次仲

水經載王次仲變蒼頡書為隸書秦王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化為大鳥落翮居庸山中今據慶城北有大翮山則落翮之事果信然乎意者次仲當焚坑時知天下必不可仕姑托此于遯世乎抑或使者累承詔命姑曲為之詞以避世之峻法乎夫神異之術特聖賢不言要之窮壤間變何所不有今置落翮事勿論即如其隸學信非窮神知化者不能也而安得不謂之賢乎余懼儒生曲學士以此傳為好異惑人故附著其說如此宣府鎮志

呂不韋之後

漢武帝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家族居哀平牢以嘉為不韋後後因縣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東漢永昌郡治此

魏王子騫

武夷魏王子騫仙去頭顱留于人間幾千年矣觀中道士重襲藏之間出示客乃為樊御史所葬沈明臣豐對樓集

項羽

下相里鐫梧桐古賢蹟土人云項羽生于梧桐長于下相湖州下山楚王廟碑梁簡文作云羽事佛不殺唐邱除有項王蔬食文太平清話

保定縣西北七十里鴻山闕項羽于此見羣鴈曰我當南面射中其一及射不中時人知羽不能濟一統志

湖州城北舊為項羽所起吳中故址其門曰霸王門橋曰楚帝橋

范增井

范增井在巢縣廳旁云是其故宅

項伯

項伯名纏字伯高帝賜姓劉漢書功臣表射陽侯劉纏顏師古注云即項伯也索隱云項伯字子陵

鵲井

臨城縣西北二十里有鵲井碑記云沛公避難井中有雙鵲集井上追者不疑遂得免一統志

吕后父

吕后父善相人相經云吕公名文字叔平

陳平

陳平字孺子今陽武車下里古蒲鄉也即宰社處陽武縣志

陳餘

臨武縣東南五里鈎盤山相傳韓信敗陳餘于此餘問其地

曰鈞盤山餘曰魚遇鈞鈞吾其亡矣遂遇害一統志

叔孫通

叔孫通名何字通楚漢春秋

侯公

漢金鄉侯長君碑言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謚安國君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立孫霸為大司寇封於陵侯避暑錄話

紀信

紀信四川安溪人子通高侯八年周勃誅諸呂通時掌符節納北軍竟成安劉之功四川通志紀信墓一在鞏昌府秦州州北門墓側有廟正統三年追封紀侯榮澤侯謚忠烈

蕭何

永城縣西南鄴侯鄉漢置縣屬沛郡舊志為蕭何漢食邑鄴縣城東有何廟與墓及造律臺其東又有邱生墓與何同定律令

韓信

韓信拜將臺壇在漢中府城南濠上慶雲縣西二十里掛甲口相傳韓信下齊魯於此地掛甲至今老木猶多樛曲形

眉州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侯夷三族世皆云無後矣而
余會廣中人言曰吾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鐘室難
作侯家有客匿其三歲鬼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己不得已為
皇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泪
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
不可居矣急跳南粵我與趙佗善佗亦重侯必能保此兒遂
作書遣客匿兒于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子而
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端聞有鄒
侯所遺之書尉佗所賜之記勒之鼎銘

丁公

高帝殺丁公丁名固

四皓

東園公韓乘字宣明綺里季朱暉字公季夏黃公崔廣字少
通齊人角里先生周述字元道河內人並隱商山

廖道南
楚紀

四皓墓在商州金雞原 夏黃公墓在慈谿縣西南三十里

慈谿縣志

應曜

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不出

戚夫人

西鄉縣洋川戚夫人生處高帝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之舊高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洋用表夫人誕載之休 洋河在西鄉東二十里

張良

洪适容齋隨筆論張良無後按良生不疑不疑生興、生默默生金、生千秋千秋生暲、生暲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睦生嗣、生皓又張良少子辟疆

顏美侯

顏美侯劉信嘗置七門三堰于舒城溉田二萬頃河渠書不載宋劉邠貢父為廬州從事始著之見七門廟記 顏美侯塚在滁州境今求之不得 滁陽志

堯舜禹湯

漢初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主衣服

未央宮

程大昌雍錄曰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帝捧觴上壽余嘗怪是宮建于漢至貞觀間幾八百年其中

間雜亂甚多。理自不存。又漢書云王莽敗未央宮被焚。更始居長樂朝群臣。則後漢之初未央已焚。何嘗有未央可以置酒耶。考之石虎建武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隋文帝移都大興城。因其遺址增脩宮側未央池。漢武庫又樛里子之墓。用此推之。雖多更喪亂僭竊。迭居必謂高帝遺跡。故葺治者不廢。是大昌未見。唐宗之間。李義李嶠趙彥昭。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詩也。細讀四詩。脩稱荒涼之地。是設幔城于故基而宴也。凡前代之事。非有証據。以臆詩者。皆是類也。李應祥雍勝畧

未央宮瓦

未央宮瓦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有四篆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其背亦可磨墨。質稍粗。比銅雀臺瓦為少劣。

甘泉宮

雍錄云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漢之甘泉在雲南。陽縣磨石嶺上。隋之甘泉在鄠縣。雍錄畧曰秦本紀始皇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名為極廟。自極廟

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必
近上林即鄠縣也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地安知隋
宮不襲秦舊耶

長樂宮

長樂宮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西杼中二十五丈深十二
丈杼一作序

漢紀

荀悅漢紀高皇后諱雉之字曰野雞太宗孝文皇帝諱恒之
字曰常孝景諱啓之字曰開世宗孝武諱徹之字曰通孝元
諱奭之字曰盛較漢書多一之字

許負

許負河南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鳴雌亭侯漢魏春秋裴
松之曰今江東呼母為負孔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
漢高祖時封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成進諫擊匈奴

高帝擊冒頓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至
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主父偃傳

陽甲城

西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于京師一朝士家見一雜書載陽甲城之說曰陽生于子而天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為一代開天之始陽始生以期福祿于未艾見其宮名未央可見秦王誠詠

南北軍

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屯公軍蒼頭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郎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師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越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嘗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攷以上共計軍士九千四百餘人京衛單弱僅可備徼巡已耳何以御巨測也且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壩上武帝三年發中衛材官軍長安武帝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飲飛諸兵擊諸羗恐銳抽以往營衛益虛似高

帝建軍尚有遺法 王禕記

新語新書偽撰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皆偽撰也。高帝才最高，生乃能俛首竟讀，輒稱善。左右皆稱萬歲，此宜有當。甚帝心者，今其詞剽襲，牽綴了無發明。於秦漢興滅之所以令高帝見之不當與。儒冠同溺耶，柰何得號新語也。賈太傅命世才也，其所論著宜卓絕雄快，尤強人意。新書所有，乃是全取治安諸疏語，破析補葺，小有異同耳。吾每讀誼文，使人神王，一經讀，手遂萎然不振。何異鈿殿材於蝸牛，盧哉胎教篇所引青史子，其言甚正，有先王之遺，今不傳于世。班固列于小說，何也。 黃輝

薄太后

蔚州城東二十里，漢代縣武帝所生，其西北四里有薄家庄，薄太后家所居也。

伏生女

伏生女名義娥，傳尚書于晁錯。

樊噲

樊噲，原武縣人，從母李嫁于沛，遂為沛人。今原武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孫印

漢初匈奴老上寇朝那蕭關北地都尉孫印死之今涇州東二里朝那廟不知何代封朝那蓋國大玉祠于東山之麓有禱輒應

文翁

蜀文翁舒人曹學佺兩河行稿文翁名堂蜀人諱之但稱翁

周亞夫

景州城西三里許周亞夫祠墓周圍時以柳名曰細柳營蓋取屯軍細柳之義原武縣城東北數里古塚云漢條侯周亞夫墓四周皆磚封可三十餘步堅甚擲之作金鈇聲史記周亞夫其卷人也原武本古卷衍地或亞夫先塋

楚王戊太子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初就每夜見數騎游往其間高宗勅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楚王戊太子死葬于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死于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不從坐後病死天子于此葬我漢書自有遺悞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若改下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殮我玉魚一雙今猶

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勅改葬海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

董仲舒

廣川今景州嘉穀鄉有曰廣川鎮故城清河北鄉有曰黃學村二相去甚近元翰林學士曹元用記董子祠堂云廣川屬漢冀都郡今景州舊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里有祠元末兵廢明初以廣川為景州以董學入故城又冀州棗強縣亦志董子為邑人似妄又東光縣董子墓一統志云墓在西安府城南六里宋程泰之題秘書省春秋繁露後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觀其意詞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因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紀其說春秋凡十篇玉盃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所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盃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曰玉皇驅車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鼓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四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制全不相似夫然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亨問崔豹晁旒以繁露者何答

曰綴玉而下色如繁露也則繁露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佑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盃竹林同為托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佑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過鏡則形窮者是也以連珠言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與其名與體皆契合无殊矣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繁露

七

枚乘七發後有傅毅七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廣七廣劉向七畧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况李尤七欵劉廣七興曹子建七啓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啓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歡張協七命顧延之七懌竟陵王王七要蕭子範七誘諸公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枕易曰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筴之篇謝榛四溟山人集

壺闕三老

壺闕三老狐茂

酒池

武帝作酒池以誇卷胡飲以鉄杯重不能舉皆抵牛飲太平寰宇記

巨靈

武帝時東郡短人長七寸名巨靈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詛呪

漢武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日與神君文成等游故其後卒有巫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者不可勝紀然周禮宗伯之屬詛呪掌盟詛司巫掌群巫之政至于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人神鬼以夏至致地祇物魅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五雜俎

蜀

常璩叙蜀志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其曰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圃至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于蜀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帝道流常以會昌神以

建福其卦值坤故多文^班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
昊故好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
多悍勇有周之世限以秦巴不與秦春秋會盟周失紀綱蜀
先稱玉始于蠶叢其目縱死作石棺槨稱縱目人家次伯灌
次魚鳧魚鳧王田于湍山忽得仙道後有王曰杜宇一號杜
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悅之納為妃移治郫邑改
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
除水害帝遂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
故蜀人悲杜宇也開明位號曰叢帝生廬帝至九世帝復稱
王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時蜀有五丁力士每王斲
輒令移立大石長三丈今石笋是也號曰筍里未有謚列但
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周顯王世蜀有漢^褒
池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過遇惠王以金一筍遺蜀王、報之
珍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王當得蜀土天奉我也惠王
乃作石牛五頭置金其後曰牛便金蜀王使、請石牛惠王
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嘲秦人曰東方
牧犢兒秦人笑曰我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丈夫化為女子
美而艷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為東平歌以樂之無

幾物故蜀王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塚高七丈上
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邪曲歌龍歸之
歌曲成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傳言丁士
擔土折也公孫述時石折任文公嘆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
應之周顯王時惠王嫁五女于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
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五人相助把蛇山
崩壓殺五丁及五女蜀王傷之因命曰五婦塚於平石上為
望婦塚作思妻臺周慎王五年秦從石牛道伐蜀、王拒于
葭萌敗績為秦卒所害太子亦喪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周
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
侯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惲為蜀侯又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
中郡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城成都城郫城臨邛其築城取
土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歲池是也赧王十四年蜀王鄲
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饋送二
千里來當試之與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惲劍自殺誅其臣
即中令嬰等明年封其子縮為蜀侯十七年葬惲喪車至城北
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曰咸陽門為立祠有靈禱輒應三
十年王疑蜀叛誅縮除侯置守拜李冰蜀守冰號汶山為天

門至前及縣見兩山開如闕因號天彭關彷彿若見神遂從
水上立祠三所穿郫江等水溉灌三郡開稻田于是蜀沃野
千里號為陸海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又作三石人立三水
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感不沒肩時青水有沫水出觸山
脇涵崖破害舟船冰發卒鑿平涵崖水神怒冰操刀入水中
與神鬪凡蜀諸水皆冰所通又穿廣都鹽井蜀益饒漢初發
蜀漢糧助軍收其精銳以補傷疾孝文帝末年文翁為守廣
屬學政比于齊魯自漢興至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
德立教風雅英會之士命世挺生於是壘書交馳于斜谷之
南玉帛踐乎梁益之鄉秀彥盛出或龍飛紫闥允陟璇璣或
盤桓利居經綸皓素若相如子雲君平輩踵起厥後龍宗有
麟鳳集有翼世載其美擅名八區故漢徵八士蜀有四焉自
秦始皇定六世國徙豪右于蜀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澤之
財結駟連騎以富相尚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蜀之世系大
都具此數語據本欲斥神怪而中奇聞異見亦累世不絕豈
偏方之毓氣固然耶何豫充諸志之平平也五丁或以為一
人觀之志文似非一也 常璩以陳承祚所著益部耆舊未
備遂作華陽國志其序云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

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幔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也曩遭厄運函夏滔壘三州近為荒裔桑梓曠為長野懼益遐棄城隍靡聞乃攷諸書爰成十篇資腐帛于顛牆之下求餘光于灰塵之中刪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于遺忘焉其辨舊訛也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即今斜谷也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周貞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谷道久通矣而藉力五丁殊未然也世傳蜀王蠶叢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斃靈死化為蜀帝周長弘之血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為子鵲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書文翁教始知書按蜀記周失紀綱而蜀先王^杜國稱王蜀又稱帝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叔世安得三千死者不更生况復為王乎碧珠出不^一處豈盡一人之血子鵲鳥或曰舊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彭祖在蜀^生為殷太史周末蜀首為秦郡縣故蜀記曰大人之鄉豈當漢興反稱荒服無文學哉其辨亦彌近理其文質不及壽雅趣殊勝之藝海迴酌

嚴君平

君平姓莊名遵一作尊注老子指歸

嚴君平友

君平友惠車子衡州人數游三湘久棲南岳

公孫弘

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與公孫弘書丹鉛餘錄

公孫敖

將軍公孫敖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衛青霍去病傳

霍去病琴歌

去病琴歌曰四夷既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戢干戈兮矢藏兮麟麒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古今樂錄

鄒子樂府

樂府青陽朱明西顛玄冥四章係鄒子作漢書

枚乘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困學紀聞徐陵玉臺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凜凜歲云暮冉、孤生竹為古詩

李陵臨沅令

李陵為臨沅令後沒匈奴邑人思之立清陵館 大同城北
五百里雲內州李陵臺高二丈餘其近有拂雲堆、上有祠

八公

壽春八公山蘇飛李尚左吳由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高誘
鴻烈解叙

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為安所斥而亡之
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容齋續筆

司馬相如弟子

相如弟子盛覽張叔俱葉榆人覽者賦心四卷華陽國志

文君甕盤

文君甕臨邛楊氏于卓王孫故址掘土得之高三尺五寸口
員四尺八寸腹濶九尺五寸足濶四尺下漢篆不可識口面
徑二尺厚一寸形製堅渾古色蒼然 文君漆盤南充黃太
史輝家出示客

栢梁詩

上林令葡萄金菊桃李梅 急就草章欵冬貝母薑狼牙亭廡
桔梗龜骨枯句法同

思子臺

漢武晉惠俱有思子臺眉山史經臣有思子臺賦東坡志林

茂陵

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關中記云漢諸陵皆高二丈方百二十七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其形正方以漸網其上而頂平狀類覆斗凡陵皆徙民置邑其旁為戶五千獨長陵茂陵俱萬戶蓋漢諸陵俱渭北咸陽原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為衛青墓高二丈少東霍去病墓高如青塚而頂銳支旁分巨石矗立其上與塚形不類漢書為塚象祁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于祁連山也顏師古注塚上有堅石塚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西稍北有塚視青墓高稍少世傳為丞相公孫弘墓也茂陵西一里李夫人墓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名留仙臺水經注云其塚形三成世謂為茂陵蓋其上為級陞之狀與諸陵所置特異王禕謁茂陵記

衛太子

漢紀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自稱衛太子雋不

疑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烏孫公主琵琶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非昭君事

主父偃

宋張舜民曰近歲渭南有田夫得宿藏于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書主父偃以金敗而至于殺其身滅其族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

東方朔疑塚

厭次古城在古平原北二十里有東方朔疑塚七十二

東海孝婦

東海孝婦竇氏于定國雪其冤 淮安府志

漢祭金馬碧雞文

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縹、碧雞處南之荒深
谿田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于唐虞澤配三皇
黃龍見號白虎 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
荒也 楊慎金石鼓文

古詩觸諱

漢法觸諱者有罪古詩盈、一水間李陵詩獨有盈樽酒正

惠帝時諱韋孟詩曰寔絕我邦犯高帝諱或古人臨文不諱也

趙李

漢書何並傳輕俠趙李李歎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極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阮籍咏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楊用脩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嘗與微行焦周說栝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蘇武

匈奴以漢武^兵深入窮追四十餘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有欲和親計衛律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降故匈奴歸二人

撐犁

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事有故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匈奴稱撐犁猶吳人稱天子也皇甫謐春秋

王昭君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怒怨因掖廷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

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意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獨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雜事出無所致正自信史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操最抵牾矣按照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人生女必灼艾炙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號明妃云韓子蒼昭君圖序昭君有胡笳二十一拍至三十六拍

朱雲殘酷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陳咸素重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于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禁中語下獄掠治減死髡為城旦漢書陳萬年傳

梅福請封孔子後

福上書畧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歆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受其福

楊雄

新喻簡紹芳曰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桓譚新論曰楊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隨幸還奏賦風之遂卒自永始四年至莽篡漢初始元年則雄死二十年矣後漢桓譚傳曰譚數從楊辨析疑異是譚親炙于雄其所記必可信無疑譚不阿光武讖緯之學人品朴直言議不黨益可信矣漢書作于和帝時固死繼成于曹大家世將百年耳目懸隔濡染影響虛聞寔慮加之疾忌何所不成如前所稱雖以老耄之介不足倫擬

豈遂甘屈辱。輒事奸莽黃門給事之職。已前故無祿位之朝。又見於後言。出一口背馳兩端。且稱事莽。難曰寂寞倉皇。投閣不能更生。孱弱儒官。優游經術。無克敵之功。乏勳戚之舊。絕無所恃焉。怨太玄法言精奧古。劇秦美新。膚藻揚厲。雖曰各種立論不同。宜亦詞氣相類。今細玩窮校畧無彷彿。非出好事之手。必入類之筆。而新室谷永亦字子雲。莽大夫之書。未必不悞認也。

富順李長春曰。史稱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授棻四夷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子雲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之子雲。恐不能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按漢石渠天祿二閣。皆藏秘書之所。並在未央宮北。第由石渠而進。尚有明光桂宮間之。則天祿更在其北矣。子雲初被薦。待詔承明。據三輔黃圖云。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翼奉又言。漢初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矣。於石渠已甚遠矣。况天祿乎。據子雲解嘲。自言登金馬上。玉堂而史又稱其給事黃門。夫金馬乃宦者署。武帝得大宛。

馬以銅鑄像立于署門因以為名子雲時待詔承明故由金馬入黃門以達玉堂曷嘗保入直天祿乎藉令以校讐為業彼石渠所貯鄴侯圖籍與直廬皆在子雲不此之寓而乃徑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乎然則劉向校書天祿者又何也予考漢玄武北闕上書奏事謁見之所公車司馬在焉時向以光祿大夫正中朝官故可就校天祿耳子雲既待詔承明宜從蒼龍東闕出入胡由曲折而北乎獨怪孟堅何其忌子雲之深也

太和胡正甫曰讀雄傳疑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予攷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于莽年者非也則云其頌莽妄可知矣今年春按部郡縣而雄郡人也讀其邑志得侍郎簡紹芳辨証尤悉以予按之莽自平帝元始間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平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未必

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

馮時可曰予友吳仲文曰建始元年至天鳳五年止四十八年雄來京師未必即在成帝初年又按王音卒在永始二年去天鳳五年三十一年耳即音薦雄何以云不得延于莽年也又謂劇秦美新出于谷永夫谷死成帝時未嘗逮莽也而可以為谷作永元后崩雄為作誄可謂不仕莽乎前後諸說頗如聚訟然即以漢書斷之云雄年四十餘自蜀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名召以為門下吏桓譚新語雄年四十六值王音新為政始得為吏與漢書四十餘合是歲陽朔三年也以七十一計之其卒得平帝元始五年非天鳳五年也元后死于建國五年雄死亦五年矣惡從誄之雄善數學劉棻為弟子作符命時稱引其師為重耳非自雄作符命也

耶縣西二十里楊子雲墓萬歷

提學副使泰和郭子章

封頭刊石曰漢楊立先生之墓謂所著法言太玄也

楊子雲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顏倫車神名

公主峰

南陽公主下嫁王咸漢綏和間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

但當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于華結廬歲餘精思丹道
乘雲氣冉冉而去咸追之升層雲漠然無迹忽于嶺上見遺
朱履一雙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峰曰公主峰

馬適求田強

鉅鹿馬適求以布衣謀誅莽不克死 五溪酋領田強王莽
欲銅錫強銅印有子十人雄勇過人乃曰吾等漢人誓不仕
莽以其三子各將五百人下屯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田
子居上城王子居中城倉子居下城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本出葛稚川世或以為吳均或以為劉子駿據西
陽雜俎稱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曰此吳均語不足
用蓋吳均專用西京雜記故因以為吳均語非吳均作西京
雜記也黃勉之曰班固漢書全取劉子駿書特小有異同耳
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陳氏樂書
言秦咸陽宮有銅人十二列在一筵琴筑竽笙各有所執組
綬華彩儼若生人下有伴二工吹而紐繩則諸樂並作節調
和美與人奏無辨云雜記著之今攷無焉則闕簡非洪舊矣

常氏兄弟

光武遭王莽之亂常氏兄弟十人匿之莽園急兄弟謀代死
最季者曰我貌相類斬吾首獻之可免也如言圍解及即位
封崇聖公建補子廟為捷其墓後九人皆列葬凡十塚密縣志

光武微時子

光武微時過蜀營為郡之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
兒縣人因王莽亂求殺之後光武怒為子立祠責江陽人不
使冠帶

舂陵

舂陵今永州之寧遠縣故漢陰道縣舂陵節侯買封于此元
帝時徙南陽仍號舂陵今襄陽之棗陽縣

攀倒井

邯鄲縣西北二十里有井相傳光武逐王郎于此士馬俱渴
因無汲具輒攀倒飲之事涉荒唐予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
地諦視久之則顛倒之狀頗存土人指予曰此水高下不平
以繩測之東西相去尚二寸許噫其故難知矣盧龍雲

光武故人牛牢高獲嚴光

牛牢魏郡人 高獲與光武有索引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
為吏宜改常性對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便辭

去方術傳

高獲嘗舉孝廉後遁居江南有墓在丹陽池州城西七十里
嚴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故蹟遺文太
平清話云子陵年八十終子茂、生隆、生卓 明太祖高
皇帝嚴光論曰名爵者民之寶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
下豪傑是也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士矣聘士于
朝加以顯爵拒而不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罔
知所措稟天地而生頗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不知
斯人之奸詭其如鬼神何且彼樂釣于水際將以為自能乎
不然非君恩之曠漠何非是耶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輩混
淆未定之時則光釣于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
暇安得優游樂釣與今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
朝拒命而不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而德薄民受其
害天下荒、若果如是樂釣與優游與朕觀當時之罪人大
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止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馮異母

異從光武其母囑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寧死遂自縊
今廟祠饒陽縣治西曰馮母廟

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前漢路博德後漢馬援陳登夏侯惇魏滿寵甄像
孫禮盧欽晉孫秀葛洪陶延魏晉宋五品後魏北齊從五品
梁四班後周五命

黔貢道番禺

公孫述據蜀謝暹為牂牁郡功曹乃與郡大姓龍傳尹董氏
保境為漢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號為義
戶郭子章曰牂牁道番禺至洛陽即唐蒙之說也羅文恭
公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牁江源折流為盤江經
泗城州稱右江達四會番禺入海鄭荃山方伯作牂牁江解
濟盤江下流至打穿經城州界舟楫始通由二說觀之牂牁
的然可通番禺特由貴州入粵西由粵西入廣州由廣州入
豫章而後可達中原嗚呼逝矣雖然四方倘多故楚蜀之道
梗則此一路官滇黔者當留意焉

銅船

馬援鑄造銅船濟海後令沈于渚天寶水激往、望見一名
越王船郡國志今在鬱林

銅柱

建武十八年馬援平交趾徵側立銅柱南寧界上 在欽州古森峒上鑿柱折交趾滅交人過其下必擲土石培之 吳黃武二年都督程普與關羽分界共鑄銅柱為誓衡山縣西北二十里

唐馬摠為安南都護獠夷安之建二銅柱于漢故處鏡曰唐德以明伏波之裔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又其一在欽州蠻西南三百六十里分茆嶺茆草為界 五代晉天福五年庚子上溪州刺史彭士然愁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天策府學士李弘皋銘曰金人汗出鉄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在辰州府城西北百一十里今溪城對江 國朝彭天寶封宣武將軍世襲

班固漢書

漢書建初中成永元四年班固死范史謂固死獄中女弟大家應詔踵成其八表天文志此好事之談非寔也 曹大家子穀見文選東征賦注非穀 宣府鎮城東南三十里燕然山相傳寔憲紀功處

石敢當

急就章有石敢當虛擬其人名原無其人也

射鳥辭

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即射中之遂作辭曰鳥、
啞、引弓射洞中被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陳蕃兩郡懸榻

蕃為樂安郡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
出惟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周璆豫
章懸榻見徐穉傳

陳元辨留左氏學

東漢時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奏左氏淺末不宜立廣信陳
元上章力辨卒立之前漢劉歆事同

童恢

後漢循吏傳不其令童恢宋長洲王楙攷碑乃姓黃非童也
野客叢書

章帝耕懷縣

章帝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避
引避之馬可輒解輒輒解之按帝耕于懷縣今之武陟大義鄉
也民至今急本務恥末作武陽縣志

孝子

郭巨獲金半奉母半建寺曰慈仁 文舉生于河南林縣獲
金子內邱之金提店卒于肥城

姜詩故居今四川德陽縣所湧泉迄今灌田千頃

泰山都尉孔宙碑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又門生故吏名碑在曲阜孔廟楊慎金
石鼓文曰右孔宙碑陰不云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
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生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所
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
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
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曰門生舊
所守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
處士素非所隸則曰義士此皆讀漢碑者之所當知

張道陵

陵病瘳于邱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使鬼入鶴鳴山自稱天
師熹平末為蟒蛇所喻子衡奔走尋屍無所乃假設權方生
糜鶴跡置石崖頂劉光武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
玄都衡為系師衡子魯為嗣師以法惑天下李膺蜀記

大人丈人

康翊仁鮫人潛織詩三日丈人嫌樂府焦仲卿妻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後漢范滂謂母為大人史記索隱注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人尊父嫗為大人故漢書宣元六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也

潛火剛火

漢邊禁防守有潛火藏火于籠牂牁郡毋斂縣有剛火華陽國志

石經

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太學講堂前 熹平四年

蔡

邕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彈議郎張劭韓說太史令單颺奏定六經邕自書丹于經使工鐫刻立于太學前再刻魏正始 年立古篆隸三體石經 北魏世宗神龜元年補石經

唐天寶 年刻石經于長安 何景明曰西安石經唐文

宗開成中所刻鄭覃與周墀等進校定九經大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于是進石經一百六十卷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石本委棄于野朱梁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宇白鄩請輦入城鄩方脩岐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玉羽詒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

並尚書之西隅宋黎持徙置京兆府始于元祐二年持作新
移石經紀有曰蔡邕石經四十六碑及范蔚所見其存者纔
十有六餘皆毀壞廢滅云 五代蜀孟昶石經刻九經 宋
淳化 年刻于開封 高宗紹興 年手書刻于臨安今
在杭州府學廟門內

義田

義田贍族漢樊宏魏裴修北魏崔瑛宋范仲淹元張起巖

手文小同

鄭玄及遺腹孫俱有手文名之曰小同

董永孝感

千乘董永東漢末避兵孝感家貧傭耕以養父、沒貨錢里
人裴氏鬻身為奴以葬之乃感神女織絹以償永卒亦葬于
父塚側遂名其邑曰孝感

蔡琰

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僅餘兩句亦似世
人身世耶黃山谷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時邕被
誅而詩叙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詞此蓋未嘗詳及于史也
且車旣擅廢立素紹等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亂卓

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皆能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未必在琰誅之後其詩首言偪迫遷舊邦擁王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虜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阻則是為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無疑也蔡寬夫詩話尉氏縣南四十里隗村保為蔡稜墓相傳子邕附葬其側稜字伯直有清白行處俗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謚貞定尉氏縣三十五里蔡家庄蔡邕宅墓並先世之墓皆在今有廟祀邕圍村在縣東二十五里史稱蔡邕為陳留圉人者指此邕篤孝母卒廬墓下有剔兔連理之祥

晉武帝母景獻太后羊氏其母邕之女也

先氏女

永建元年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檄巴蜀守過成滿灘死子賢求屍不得女終年二十五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終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屍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

言郡太守蕭登高上之尚書遣戶曹掾為之立碑人為語曰
符有先終張泉焚道集臬求其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按焚道張
帛黃貞妻也沈身求貞事頗類此女終事同曹娥皆出後漢
皆載范史今曹娥以邯鄲蔡氏賞識盛傳而此事罕知是知
文士之採名教也此本漢事而記出晉人故附之晉乘藝海
河酌

漢壽亭侯

漢昭烈初勸進表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張魯母

魯以鬼道見信于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來焉家 張

魯曰寧為曹公奴不為劉備客

陶謙

徐州牧陶謙以破西羌功封滎陽侯子孫家滎陽恭祖墓在
今大石山麓

魯王梁王二策

蜀漢章武元五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
賜永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於戲恭朕之詔唯
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

率禮綏爾士民是享是宜其戒之哉賜理策曰小子理朕統
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東為漢藩輔唯梁王畿甸之
邦民狎教化易遵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
敬之哉 按蜀僅一隅梁雖畿甸而魯則隔甚繫爵可也用
魯事失寔作者之過也

諸葛亮

晉桓溫入蜀諸葛孔明之小吏尚存時年一百七十矣溫問
曰諸葛公有何過人處吏曰亦未見其有過人處溫便有矜
色吏良久曰但是諸葛公以後便未見有妥當如公者

武侯八陣圖有四一在夔州之永安宮南江灘一在新都之
彌牟鎮一在成都之碁盤市一在高坪沔陽之高坪故壘新都今
滇南劉文徵曰世傳夔州之石新都之木或遷或移終復原
所似若有神物呵護之者郭子章曰以是說也出于三國演
義迷陸遜涂而杜甫詩亦有江流石不轉之句遂神其事以
為不朽夫演義小說家不足信石在江中勢自不轉豈必八
陣圖哉且後人愛孔明并其蹟勿夷勿徙是甘棠耳且陣
圖有四夔州石存新都以在郊外存如成都市夷為居室沔
陽營浮為沙石又何不可護之乎 郭子章蜀草

楊慎滇畧按武侯于滇威德寂遠距今二千年猶人祠而家
祀之其遺跡故址散見諸郡者不可殫述雲南則有諸葛營
及刻碑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有過者嘗以石搯之有盟
蠻臺大理有畫卦臺天威徑諸葛城故壘及印篆臨安有諸
葛山永昌有諸葛營旂臺糧堆諸葛寨諸葛堰楚雄有破軍
山卧龍岡湯團箐武臺髮州營曲靖有盟夷山分秦山八塔
雙井潯江有諸葛營蒙化有魏寶山玄珠白塔鶴慶有諸葛
泉及池姚安有武侯塔遺壘土城武定有故城諸葛營北勝
有祭風臺隴川有孔明寄箭山普珥有孔明營壘車里有孔
明碑其他祠廟未可勝數諸蠻之人畏之如天地愛之若祖
考革面革心悠久無斃嗚呼其亦可謂聖而不可知也矣
郭子章黔記貴州會城有藏甲巖畢節七星關烏撒有棟槍
巖黎平有諸葛營皆所在謹祀之

木牛流馬

木牛即今小車有前轆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
子事物考車之為制其來雖久或蜀中所無孔明以運道不便始
教人為之而制或少異故亦異其名以義推之則木牛為小
車流馬為小舟如今竹箒之類今民間擡木石短扛皆名牛

江南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名其車又何異哉

路問禮萬一樓集

龐統

襄陽龐統故宅廢為雲封寺尼僧居之巡撫陳

改建鳳

樓書院襄陽府志

關羽

雲長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許州有關羽一宅兩院

遺址羽請于曹操求納秦宜祿妻見常璩襄陽國志

孟獲失夷

益州大姓雍闓附吳授永昌太守扇惑諸夷荅都護李嚴書

曰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人惶

惑不知所歸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

前盡黑端腦三斛斫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夷為然

皆從闓斫木堅剛委曲高不止二丈故獲以欺夷雲南通志

梁父吟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作遙望陰陽里
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嚴滄浪詩話

張飛

飛字益德俗作翼德 新都縣真多山張飛題名王方平採
藥此山童子歌玉爐三澗雪信宿乃去行江流縣紀功題名
云漢將張飛率精兵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蒙立馬勒石
四川藝文志

馬謖

蜀志向朗傳朗隨亮漢中素與馬謖善街亭之敗謖亡朗知
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遠成都夫謖既敗矣不即歸死司敗捕
而後得之不誅又奚待乎 王世貞

關興

關羽子興字安興 閩人張燮云閩將軍本傅氏嘗避難而
逃追者詰之誤應曰關氏遂姓關

廖式

廖化從諸葛亮南征封中鄉侯時呂岱督兵陸口遂徙家蒲圻
宗人廖式起兵應亮謀恢漢業不克死之舉族自蒲圻遷于
衡山 楚記

郤正張通

秘書令郤正殿中監張通舍妻子隨後主于洛陽

棗林外索
中

南京圖書館 南京中央研究院 南京中央研究院 南京中央研究院

棗林外索目錄中

曹操

銅雀臺

山陽公

疑塚

產異

曹操廟

陳琳

鶴巢非利

詩調

鬱林石

妻甥女

鄧艾廟

西山仙童

伯瑜

洛神

石人

王祥

管辰序兄輅傳

衛瓘壁女

羊祜碑

蔡襲

鄧殷

劉伶

品官占田



萬里	阮籍	洛陽舊火
嵇康	李氏六龍	葛洪
韓壽	鍾離權	郭璞
博物志	綠珠	秦女休
桃葉歌	毛寶放龜	張翰秋風歌
梅賾增書	梁山伯	衛夫人
黃鵠	黃愁	王羲之墓
蘭亭	鳩摩羅什	謝安別墅
兩戲馬臺	許真君	孫恩裔黨
桃源漁人	陶潛	柴桑令
外孫記外祖遺事	慧遠	白蓮社
西夷上表	沈慶之書	鮑照
井錦	水貢	州民
沈麟士抄書	玉兒玉奴	鍾山壙銘
昭明太子墓	餘映	陶籍
後梁春秋	白鼠	白樓
後魏謠	後魏石像	地下受歲
劉晝	張澹	木蘭

晉末僭亂

前漢

中說元經

墨蹟

陳後主子

景陽井銘

鼓山銅鉦

石經

佛圖戶

七聲

智者大師

白王

丁覘

隋堤

補隋忠臣

宗室世系

秦王山

牛口峪

高識傳

避諱

劉黑闥

薛仁果

入閣儀

朝元閣

鑄錢郡字

直棘

龍毛

袁天綱題名

麻姑

諸陵

尉遲敬德城滁州

高宗論史

木葉遼陽

花黃果黃

章懷太子墓銘

李龍遷墓

糧山都督府

何仙姑

駱賓王

女論語

長生殿

太甲

武城閣

花鳥使

李如暹

滕王元嬰

追貶楊素

梵勅

一行

玄宗見道

天子別號

戒牧宰碑

宋璟薦鄭勉

鳳爪傷龍

張萬歲王毛仲

亢倉子

楊貴妃

聽鷓鴣聲

公主入道

張九齡

天寶迴文詩

安祿山反兆

畢坑

李林甫詩

王維

端正樹

金帶補

內臣妻

讓國

南霽雲

于休烈

孝經

佛經

春秋

寒食

邯鄲夢

八關齋會石幢

韋應物

元結

杜甫詩籤

花卿

王母鳥

小寒食

李伯禽

蔡泌

私白

僧懷濬

韓家莊

大顛

韓木

退之像

茶仙

綠野堂

陽城驛

孫樵家僮

白雪樓五客

釋道英

董召南故里

賈島

吐蕃

石經

門堠

偽書

甲門

度外星辰

錢塘公館詩

六詔

星命

軌革掛影

崔鶯

薛濤井

唐曹因墓誌銘

臨虜子孫

呂岩

東都九老會

麒麟草

旱藕

石忠孝

舉直禪師

中包香廟誤

聖采

普聞禪師

林慎思續孟子

羅隱

奚冠耳面

楊筠松

皮日休

香奩集託名

孤魂及第

乾陵

塚鬼上書

朱葆光

通腸米

如京使

康王重瞳

契丹辨璽

孫印

內黃

李宗禮

王審知

王延均母家

劉隱德祖

吳越改元

吳越備史

吳越貢道

南唐程式

南唐劉仁瞻像

孟賓

胡嶠陷虜記

喬亢陸軌

宋初藏書

柴世宗二子

孟昶男

樊石水

王彥章餒死

宋制

留鎮賜第

曹彬殺鍾情

改姓

水灌太原

土司世姓

定七夕

戟門

鄉墨

王禹偁與馮亢書

李煜被禍

記殘經

輕賦

異獸

楊繼業

手畢

官尼

制科

梁灝

王昭遠

玉等子

鄉舉

古成之

腹兄

呂蒙正土室

三至堂

天子門生

同名丁謂

葉武

寇準柘枝辭

棗林外索

鹽官談

遷孺木輯



曹操

曹操有發邱中即摸金校尉二官

南齊廢帝子業亦置之

領於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

魏武短歌行何以銷憂惟

有杜康註康字仲寧

銅雀臺

銅雀臺鄴城西北北則冰井臺南則金鳳臺三臺相去各六
十里後樓臺俱燬土人掘地得瓦色頗青內平瑩印工人姓

名皆八分隸書。硯譜云：人得此瓦為硯，貯水數日不污。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瓦屋皆以胡桃油之，光明不燬。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濶。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寶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員外方承簷溜，亦可為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有餘年，村夫剖土求之，聚眾踰年不得。鄴民乃偽造，以紹遠。方王安石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瓦屋始稱珍。甄陶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宋刺史李琮嘗言：元豐初于丹陽，邵不疑家得唐丙申歲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于南矣。唐丙申乃天寶末年至琮時二百餘載，而研可用如新。偽瓦之質燥，用之不能久。火力勝也。夫甄陶之物，以土為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成。火力方勝，則土燥而水絕。雖有黃丹鉛錫焉，能潤澤哉。惟古瓦與磚沒

地數百年感風霜雨露之盛既久火力絕既復受水氣所以
含蓄潤澤而資水發墨也臨漳縣志

山陽公

魏奉漢獻帝為山陽公居濁鹿城在今懷慶修武縣西北六
十里一名山陽城帝後葬城北人呼漢陵今以名村

疑塚

臨漳縣西十五里滏陽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
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俗曰曹氏疑塚唐蕭水崖詩安
排死去千家塚刻畫生時一片心安得此心如此塚不教人
識到於今俞應符詩二首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
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坵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
有一法君未知盡發七十二疑塚必有塚藏君屍劉溫詩生
前詐力蓋中州死後何疑七十坵他日鼎分重禪繼也須認
取漢春秋彭剛詩二章金棺何處葬奸欺銅雀臺中夜思
不作子孫長久計空教百里塚累西陵千載有餘哀禾黍
黃時詔正來明日邯鄲城下過分留殘泪弔叢臺宋王安石
詩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臺西八九坵螻蟻往還空隴畝麒
麟埋沒幾春秋京鏗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身自謂永無虞

不知三馬同槽夢曾為子孫慮遠無孫鑑詩曹瞞疑塚七十
二未必遺骸在此間生自疑人疑不還留疑跡後人看焦

維章詩履壞香銷不計春妓魂曹鬼已成塵就中只有漳河

在風浪於今愁殺人

曹操葬鄴城西曰西隄即高平隄也

崔銑彰德府志曰磁州漳河南北塚累不絕大小殊狀俗
曰曹氏疑塚往者歲荒民盜發塚皆有屍其一為齊高陽王
湜墓志見存

郡人教諭劉瑄曰疑塚之說載在志籍今古一律不辨其偽
誠以訛傳訛昏墮阿瞞計中而不自知其非也瑄生此地為

斯民也一得之愚耿不昧已非一日茲將就正于有道可乎

慨自嘉靖八年飢饉大甚窮民發墓以就口實州南諸塚掘
發殆盡其間志石皆北齊高歡皇帝及宗室塚墓申省祭家

尚有志刻一張曰王諱湜字須達齊王第十三子也王為齊

則塚不可疑一也西陳村迤西四塚俗曰四牧塚其寔齊王

之四妹塚也妹既為齊則塚不當疑二也三里堡南大路西

側塚前碑名題曰公主夫額以公主則塚不必疑三也州之

西側大塚俗人呼曰天子塚寔則齊王塚也夫塚為齊王則

塚不待疑四也然則古今昏疑而不能白者一則失于無證

而輕于信二則狃於見聞而其明三則老瞞之奸踪跡詭秘而難于知也蓋操嘗發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其心不正故于已事而過為之防其藏匿諱秘必有人所不知者也觀其遺命之宮人歌舞銅雀臺上以望吾陵則其言之誠偽屍之存亡未可諒也是則不知屍之所在固為不疑塚之七十有二果可疑乎否乎按南史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其第十三子為華山王凝今志石稱齊王第十三子可訂史之誤

產異

魏景初元年衛國李善家燕生巨鰲若鶯高堂生曰此魏室之大異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遂有魏室按戰國策宗康王之時有雀生驪音欺於城之隈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伯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欲霸之欲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見伐于齊國亡

曹操廟

唐申屠子迪毀夷陵曹操廟

陳琳

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虺蛇

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顏氏家訓

鵲巢非利

魏文帝景初元年凌霄闕始構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萬歷中平湖陸太宰光祚于卜宅始立梁巢鵲太宰聞之不懌引詩為券後果如其言

詩調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稱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幃一由我聖君聖君亦稱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于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日元后一日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為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不屈是不為知人之論嚴滄浪詩話

鬱林石

吳郡鬱林太守陸績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績家

吳郡婁門內臨頓里之北石至今存弘治丙辰四月巡按樊社移于公署白廡石亭

妻甥女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休妻其甥事同漢惠

龍州鄧艾廟

龍州宣撫司東一百七十里有魏將鄧艾廟以伐蜀嘗經此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廟更祀諸葛告其子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陰平道在陝西守禦軍民千戶所

西山仙童

周末隆慮人喬順二子曰璋曰瑞師事仙人盧子恭于隆慮山棲霞谷教以清冷之術服飛龍藥十年不飢與師白日飛昇舉故魏文詩曰西山何其高高、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

伯瑜

陳思王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困學紀聞

洛神

晉江黃鳳翔曰洛神賦非感甄也寃哉或陳思處于危疑顛沛

之會故感甄也天問曰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遠遊賦
曰騰告鸞鳥迎宓妃植自附屈原而不敢顯語託宋玉也

石人

魏築千秋壻五龍渠立一石人若腹若東西脇皆有記其畧
曰後當興王宜就西蹟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古人不忍輕
毀故渠并不欲掩作者之姓名蓋如此陳繼儒太平清話

王祥

諸城縣孝子灣亘四五里清瑩不涸嚴冬水合惟中央二三
尺不冰相傳王祥卧冰處上有祠晉書王祥臨沂人今沂州
王祥河一曰孝河州北二十五里有孝塚、西戚溝河孝感
泉 安慶府望江縣南二里卧冰池祥嘗自臨沂扶母避地
于此人慕而名之然雖極凍其中有人卧形

郝經續後漢書以王祥為篡臣

管辰序兄輅傳裴松之三國注

按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實也辰撰輅傳實時為太常
穎川則實弟智也實智並以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實
博辨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
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

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不相應也近有闕
續伯者名纘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
聞列于篇左皆從之受于大人先詰足以取信者冀免庶無
之說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云輅始見聞由于為鄰
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邱
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己牛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
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旦於
東陽城門外中伺擔豚_於牽與俱_共鬪俱如其言豚逸去即共
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獲婦從甕中出劉侯曰此類甚多
辰所載纘十之一二耳劉侯曰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記玄
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
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牛故車必引留為
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
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
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
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
太守陳承祐口授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為清河太
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與鄉里遂以恩意常與同載周

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于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
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官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後物故
駿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曰理無差錯
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寔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
空派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
中三廐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使聽使
之必得其力後亡何有南廐駒當充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
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
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駒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
漕時有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廐告
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
前伺人無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
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其父病頭痛壯熱煩疼
然亦來詣輅卜輅為發祟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原
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葉瓦舉
椽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吏有失物者輅使明晨于寺門外
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莫果獲于故
處矣

衛瓘璧玉

魏咸熙初將軍衛瓘至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向
充聞之曰吾聞譙周言先主諱恪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
授也今中撫軍多炎興之兆乎

羊祜碑

羊祜墮泪碑益州記捷為李賜撰賜密之子

蔡襲

景獻羊皇后蔡邕甥女也羊祜亦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
祜禦吳功將進爵乞以賜舅子蔡襲詔襲闕內侯

鄧殷

鄧攸孫殷鍾會伐蜀召為主簿終中庶子

劉伶

中說劉伶作劉靈

品官占田

晉平吳後制品官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
頃第三品三十頃第四品二十五頃第五品二十頃第六
品十五頃第七品十頃第八品五頃第九品三頃又
各以品之高卑廕其親屬

蒿里

陸機太山行吟蒿里立有亭幽岑延萬鬼人死其魂拘于蒿里
岑參詩東嶽前後魂北邙新舊骨 華亭黃耳詩以犬得名
詩話謂黃耳非犬也乃童僕名其捷足如犬

阮籍

京師曹氏家藏阮步兵詩一卷唐人所書與世所傳有數十
首集中所無其一篇云放心懷寸陰羲和將欲暉揮袂撫長
劍仰視浮雲行雲間有鶴立抗首揚哀聲一飛冲青天彊世
不再鳴安于鷄鷄徒翩、戲中庭又云嘉禾下成蹊東園捐
桃李秋風吹飛霍零落從此始繁 有憔悴堂上有荆杞驅
馬舍之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况復戀妻子凝霜被野
草歲暮亦云已詩語皆類此非後人作明矣孔宗瀚翰亦有
本與此多同詩紀

洛陽舊火

元帝渡江洛陽人王離妻李氏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
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
斷絕火色甚赤異于四方病者得此火煮藥及灸諸君皆愈
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李氏卒火亦滅人號其居曰聖

火卷按古者五時取五木以改火使民不惑洛陽之火必出于異木自能蠲疴非必妖惑也 馮時可集

嵇康

裴松之曰按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寶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邱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按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去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詳會作司隸景元中也

嵇康無鬼論 唐莆田林披茂則以明經擢第授臨汀郡曹掾郡多山鬼溪祠披著無鬼論曉民

李氏六龍

李密合伯六子皆英雄秀逸號六龍

葛洪

葛洪嘗拜伏波將軍見莊綽辨疑

韓壽

陳騫以韓壽為掾每會聞有異香、乃外國所貢騫計武帝

惟賜已嫌壽與女通乃以女妻壽郭子謂賈充女者訛也

鍾離權

大將軍周處西征鍾離權充偏將軍處戰亡兵潰權隱山學道以仙名焉神仙通鑑

郭璞

嘉定州烏龍山下傳晉郭璞注爾雅于山有爾雅臺注成洗研于江魚吞之盡黑至今稱黑頭魚每年春日魚出清明日止其味甚佳

博物志

張華博物志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晉武帝刪為十卷

綠珠

綠珠梧州博白縣西雙角山下梁氏女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為亡英遂鎮以巨石太平廣記

秦女休

左延年秦女休行記時事也女休年十四五為燕王婦為宗報仇殺人都市竟以赦宥得免

桃葉歌

桃葉王獻之愛妾也其妹曰桃根詞曰桃葉復桃根桃葉連
桃根

毛寶放龜

搜神記載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
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者甕中養之
漸大至尺許軍人憐之持放江中後石季龍攻邾城毛寶棄
豫州既赴江舟皆沈溺軍人亦墮水覺在一石上水裁至腰
須臾浮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龜可六七尺送至東岸
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幽冥錄載亦同乃白氏六帖引搜神
記直以為寶放龜而合璧諸書俱相承爾雅翼以毛寶過江
白龜載之而度為異皆訛也晉書本傳邾城之役毛寶溺死
庾亮痛哭發疾遂薨王隱晉書曰邾城陷寶屍投江不出戴
祥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則知搜神記所言
事繫軍人為不爽藝海河酌

張翰秋風歌

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外家未歸恨難
得分兮仰天悲

梅賾增書

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增伏生書二十五篇為二十八篇

梁山伯

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游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學三年祝先返後二年山伯方歸訪之上虞始知祝女子也名英臺山伯悵然歸告父母求婚而祝氏已許鄭城馬氏弗遂山伯後為鄞令死葬鄞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適馬氏過其墓風濤不能前英臺聞有山伯墓臨塚哀慟地裂而埋壁馬事聞于朝丞相謝安奏封義婦塚寧波府志

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廟

衛夫人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翰墨志

黃鵠

石虎時揚州獻黃鵠鷄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里許泛于玄武苑中玄武池化為玄龜水經

莫愁

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城在古復州鄞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與襄陽估客同為一事五雜俎

王羲之墓

大城縣城西五里餘王相村古墓居民竊啓見五色石槲上有王羲之字速掩之

蘭亭

唐何延之記蘭亭四十有一人內有支道林宋李龍眠作圖除去亦不損前數又不知今所增一人為誰也顧璘息園存稿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數博極羣書僧中之子雲茂先也謂之成佛作祖吾則未敢什父羅炎修行不遂為禁禱所逼已墮落矣至什而復蹈其轍焉雖曰彼偏亦由欲障未除半故升座講經之際二兒登肩神識未定鬼瞰之矣既生二子何患法種亡嗣妓女十人之畜不亦可以已乎臨終之時誦神呪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其處死生之際非能脫然無罣碍者尚在安佛圖澄之後乎謝肇淛

謝安別墅

褚叔度請謝安別墅為寺

兩戲馬臺

劉澄之山川古今志彭城西南有戲馬臺劉裕九日所登

水經注石虎每講武于漳水上即升臺以望之

許真君

神仙之跡未有如許氏之盛而亦未有如許氏之不相蒙者
陶貞白極重真誥真誥稱許穆與兄揆次兄虎牙子玉谷門
客楊羲俱為仙官而羲穆最貴中有許邁與穆二書貞白所
著許長史碑穆世名謚任至護軍長史散騎常侍得道卒年
七十二揆世名毗虎牙名聯皆得道又云第四兄字遠游永
和四年嘉遁不返然不言得道晉書許邁傳字叔玄一名快
句容人後云玄字遠游與王右軍善遊名山不知所終好道
者謂之羽化然不為謚作傳亦不及其仙事而今世所崇奉
許真君者名遜據列仙傳為遠游弟嘗與郭景純俱參王敦
軍切諫景純兵解而真君隱去以陰功重仙品最高為九天
采訪使真誥又畧不及晉史既非隱書真誥亦非真文貞白
與真君俱赫然朗著何以不相及也右軍有玄度腫至一帖
張長睿楊用修遂引以駁晉史謂玄度實病死乃云服巨游
勝仙去不知玄度乃許詢非邁也續晉陽秋曰詢字玄度高
陽人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早卒世說盛稱之晉史不為
詢作傳僅附孫綽傳亦無服巨勝語此皆不可曉者按史以

載事仙釋出世業在事外非可以示民故以佛圖澄羅什之神僧而僅列之于藝術况羽化尸解茫昧難徵者乎晉書之不詳許氏也奚怪真誥雖曰真文然所志官職神太涉於有似巫覡之談亦何可據以為寔際王世貞庵言

許真君傳晉書不載其仙跡甚著初生南昌母夫人夢金鳳卸珠墮掌中既長博學多通聞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師之太康元年為西蜀旌令陽治行甚著以世亂棄官歸邑民隨至宅改氏族以從者甚衆號許家營焉與吳猛遊嵩陽閩丹陽黃堂靖有女師謀姆多道術同往叩姆曰昔孝弟

王自上清降曲阜蘭公家謂蘭曰後晉代當有許遜傳吾道留金丹寶經與我俟子有年遂設壇授之謂吳君當反師許也姆因取香茅一根南向擲曰子歸認茅路處立吾祠歲秋可一至二君還得飛茅迹于所居南四十里已叢生矣乃建黃堂祠真君渡小蜀江抵肆主人朱氏貧而甚恭真君畫一松于壁其家遂倍得利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嘗云君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此地仙八百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其時也真君弟子數百志趣不一乃化炭為美婦人試之不染汚者惟十

人爾真君歸郡有美少年通謁既去謂弟子茲非人老蛟精也述其所之遂化黃牛臨郡城沙磧上真君剪紙黑牛往闢令施岑持劍俟其闕酣揮之中其左股牛奔城南井中復化為人初蛟慕賈玉女化少年入賈玉家玉大愛其才因贅為壻生二子常以春夏獨出若營賈者至秋重載歸寶貨充溢蓋覆舟所獲也是秋徒還詔玉云為盜傷左股玉嘆惋求醫真君乃為醫謁玉、喜召其壻蛟精懼遂匿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之乃見本形蜿蜒堂下二子皆為小蛟併斬之賈女亦幾變形真君給以真符乃免謂玉曰蛟精所居下皆洪波也亟遷高原其宅不日陷為澤真君復還豫章曰此地蛟螭所穴須鎮之乃于牙城南鑄鉄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脉祝之曰鉄柱若亞其妖再興吾當復出鉄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屏跡王敦舉兵內向真君同孟猛往說止之敦怒真君乃舉杯擲起化為白鶴敦方舉目已失二君所在至孝武寧康二年甲戌八月朔日上昇年一百三十六歲嘗謂星下散為物人上昇為仙一氣推移不足為怪即道家所藏真君昇舉事抑何疊、至其教人惟以忠孝廉謹寬裕忍容為八寶與吾道何殊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人心湛然無滓即太虛亦復何遠豈必談鉛設汞
吾讀真君傳有悟因錄其最異者又道家載旌陽得道後帝
贈其遠祖許由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祖玉太極
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岳仙官嗟乎武仲逃堯後復有此贈
未知復逃避否此與拔宅事恐盡出附會未可遽以為寔也
馮時可藝海詞酌

許旌陽問道于女師譙母曰一念不欺為忠一事不苟為
孝

孫恩裔黨

晉末妖賊孫恩作亂于會稽宋高祖劉裕為司馬討敗之恩
于臨海投水死眾推恩妹夫盧脩循為主後劉裕破循于東陽
循奔永嘉復追破之追討至於晉安循海浮南走晉末雖滅
遺種逃叛散居山海厥類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義童遣
使招撫得其首領周造麥細陵等並授騎都尉令相統攝不
為寇盜貞觀十年始輸半課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結廬海濱吐
隨時移徙不常船後尾共高當中平潤衝波逆浪都無畏懼
名了鳥船閩書

寰宇風俗記泉即即此州夷戶亦曰游艇子

桃源漁人

桃源漁人姓黃名道真

陶潛

陶潛潯陽柴桑人柴桑今德化縣之楚城鄉也楚城鄉西南八十里正德九年提學副使李夢陽得斷碑曰晉陶靖節先生故里始得其墓而陽山上京栗里西廬等處相去直三十里

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猛志固有在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形夭獸名也好銜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形夭是刑夭無千歲是舞千戚耳傳者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也竹坡詩話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俱書甲子韓偓不仕梁所著詩文亦書甲子偓節行如潛而詩綺靡蓋所養不及耳薛西原曰立節行易養性情難謝榛

柴桑令

劉遺民曾為柴桑令非陶淵明也

外孫記外祖遺事

外孫記外祖遺事者陶淵明蘇子瞻朱元晦元俞好問

慧遠

耶舍與遠公會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不悟即拂衣去徑上紫霄峰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北則見於此北王禕盧山記

白蓮社

廬山蓮社十八賢慧遠法師姓賈氏鴈門樓煩人慧永姓繁氏河內人慧持遠公弟也與兄同事道安道生姓魏氏巨野人客居彭城佛陀耶舍尊者屬賓國婆羅門種佛陀跋陀羅尊者甘露飯王之裔慧嚴冀州人曇順黃人道敬瑯琊王氏隨祖凝之守江州曇恒河東人曇昌姓陳氏潁州人曇詵廣陵人劉遺民字程之字仲思彭城聚里人漢楚元王之後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官任太子舍人張野字萊民官任治中張詮字秀碩張野族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

慧遠年八十四晉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見謝靈運諫序王禕曰慧遠卒于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陸脩靜没于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耳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

矣安取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宋濂跋匡廬社
圖十八賢道士陸修靜法師慧遠陶元亮畢穎之遠公弟慧
持僧跋陀宗少文僧曇順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餘忘之劉
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
遠命正信之士豫章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般若
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
也

西夷上表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德三達六通為世間道是
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佛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
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殿高廣樓閣
莊嚴四兵俱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生正
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
八味清淨周匝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成得受用於諸國
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宗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
天心仁蔭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
德寶藏大悲救世為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
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 宋文帝元嘉十年

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群生想具足天龍神等恭敬
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 間自蒙普照
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光耀威儀殊勝諸
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眾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
安隱快樂城閣高峻如乾他山眾多勇士守護此城閣莊嚴
道巷平正著種、衣猶如天服于一切國為最殊勝吉揚州
城無憂天主愍念群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化深廣正法治
化供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辟如
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
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
地曲躬問訊恭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為惡子所見爭奪遂失
本國今唯一心歸承天子以自存命今適毗紐問訊大家意
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令命得存亦由毗紐
此人忠至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為惡子所奪而見驅擯
意頗憤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紐買諸鎧仗袍襖及馬
願為料理毗紐使得時還前遣閣邪仙婆羅呵蒙大家原賜
悉惡子奪去啓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元嘉十三年
宋國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

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
流布起無量塔衆寶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
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
宮名大衆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
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
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
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遣使
至佛大陀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
陀婆啓新願見信受諸有所請惟願賜聽以表微心 元嘉十

二年閻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

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
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樂娛安樂聖王出遊
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
生奉順正法文王仁聖化之以道慈苑衆生無所遺惜帝修
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舟濟諸沈溺群僚百官受樂無怨諸
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莊嚴如日初出
仁澤普潤猶如大雪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為殊
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

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群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投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陀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今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鏢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元嘉五年天竺迦毘黎國國王月愛右諸表俱文帝元嘉間頗似梵表蓋函濡篆數語諸輒相類隋唐以來漸被羊風譯使紛沓遂隔前製又趙宋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倭大天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政和年進玉表云日出東方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大光照見四天下西天下條貫阿舅大官家其可笑如此

沈慶之書

南宗沈慶之與兄書登北邙遠眺眾美都盡光武墳邊香甚美今送其核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負以通水可受大舡過也制作奇狀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映蔭可賞

千金隄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

陸雲臺上有幽井望之幽然投一石子擲之久方聞聲石經大都其碑高丈一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鮑照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為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又金陵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潘子真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名昭之事具昭祠堂記

井錦

南齊時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於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吳均齊春秋

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為先祖之次按何及望之於漢均為勲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便乘實錄近祕書監顏師古博攷經籍注解漢書已正

其非今隨而改削云

水貢

湘鄉縣內鄉泉井氣如椒蘭釀酒殊勝若合以他水則變南齊時有水貢民以為病罷之立浮屠其上

州民

孔稚圭答蕭司徒書其一云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圭啓云州民即今治生也

沈麟士抄書

武康沈麟士好學織簾有書數千卷燬于火時年踰八十手自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三千卷

玉兒玉奴

潘淑妃名玉兒唐楊貴妃名玉奴蘇子瞻詩玉奴終不負東昏

鍾山壙銘

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十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防之五世孫升之以授鄭欽說乃悟卜宅者度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殆無一字

閑設又毫釐不差也沈作則寓簡

昭明太子墓

昭明太子葬池州秀山門外銅陵天啓乙丑五月貴池孝廉韓君理夢告以侵地早未赴銅陵教諭又屬夢遂復之

餘暎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暎在未曰暎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暎謂日仄也譚花醍醐

陶籍

陶弘景子籍善詩為錢塘令政化如神

後梁春秋

江陵蔡克恭著後梁春秋十卷明海鹽姚士舜著後梁春秋

白胤

北魏宣武帝恪洛陽縣獲白胤散騎常侍兼尚書盧杞相按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胤至因上表諫

白樓

朔州舊城內東北白樓郡志曰云後魏納後秦姚興之女建此

望故國飾以鉛粉故名

後魏謠

後魏時青州俗罵薄京師謠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

後魏石像

大同府城舍和坊遼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五銅像六內一銅像袞冕垂足而坐餘皆常服

地下受歲

後魏崔涵死十二年為沙門發墓而活言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是死仍受歲也 塔寺記

劉晝

東魏劉晝孔昭上高歡書曰尼與優婆夷定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

張澹

西魏征南將軍鄧州張澹墓塚在冠軍故城有碑刻其背文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鉄不入凡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宋元嘉中為盜所發獲金銀器甚多 原曹魏今悞西魏

木蘭

黃州黃陂縣隋木蘭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有木蘭將軍塚廟
曰忠烈將軍蓋朱氏女代父從征西又歸德府城東南八十
里有孝烈將軍廟完縣東孝烈將軍廟云木蘭女嘗代父
戍守於此唐封為孝烈將軍一統志木蘭西漢時人從征
十八年帝聞其事詔納宮中蘭不從乃自經死帝驚閱贈將
軍謚孝烈見馮時可木蘭將軍贊一云木蘭姓魏毫之譙
人廟祭歲四月八日蓋其生辰也嚴滄浪曰木蘭歌朔氣
傳金柝寒光照鉄衣酷似太白非漢魏人語左舜齊曰况有
可汗大點兵之句乃唐人無疑魏大武時柔然已歸可汗非
始于唐也通篇較之太白殊不相類詩家直說
嚴滄浪詩話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樂
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晉末僭亂

趙劉元海據平陽二主二十五年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
三十二年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秦苻堅
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三十二年南涼秃髮烏姑據樂

都遷西平三主十九年 北涼沮渠蒙遜據姑臧二主三十
九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苑川遷金城四主四十六年 後
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
三主二十九^五年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
一百七十一年 北齊高氏都鄴五主二十七年 周宇文
氏都長安五主二十六年
仙隱趙逸曰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
皆游其都邑目擊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伽藍記

前漢

于兢大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習樂之處今尚
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
復齋漫錄言陳劉州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
舞愛前溪綠歌翻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
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兢大唐傳故不知
舞出前溪耳 漁隱叢話歌舞以地著猶今曲之尚海鹽腔
也元澈浦楊氏官提舉家僮數百指教以新聲傾聽一時
明初楊氏坐法戍雲南梨園祖其聲不衰亦前溪之例也

中說元經

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
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
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
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
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
文繁謝眺茂淺人也其文拔江聰詭人也其文虛子謂延之
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元經夫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程子微言

元經始晉帝卒授魏明天命之有在晉宋齊梁陳亡哀中國
之無人卓然于明道而其書不傳今元經存殊駁野蓋偽書
函史

書蹟

五代陳世祖時征北軍人于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
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秘
府世祖以子伯茂好古多以賜之

陳世後主子

福建永春縣陳巖山王應廟祀威應侯陳後主叔寶三人長
曰鏡翁臺季曰易簡為御史中丞侯居中名不傳少習兵法

為時豪 征西越擊醜虜有功隋既平陳侯兄弟三人引兵
南奔據桃林場之肥湖後隋帝有旨令鏡臺釋兵命有司四
時祭其父祖其編籍為民與其兄弟分居三所鏡臺翁居肥
湖之瑞峰易簡居慕仁里溪西而侯隱東巖峭峰歲時犁鞍
秣馬往返桃源間一夕憩桃源驛東偏留弓劍沒後屢著靈
應鄉民即地祀之按陳書後主三十二男皇太子深會稽王
莊吳興王允南平王嶷永嘉王彥邵陵王琩南海王虔錢唐
王恬信義王祗東陽王恮吳郡王藩餘子十一人總觀明綱
統冲洽縉紳威辨並未及封其所封諸王無一征南粵擊醜
者且俱從入關安得南閩而潛之也前見閩書頗異傳疑可
也

景陽井銘

隋煬帝景陽井銘曰前車已覆後乘將沒

鼓山神鉦

武安縣南三十里鼓山上有二石如鼓形世傳鳴則兵起故
名神鉦高齊之末此鼓鳴晉亡隋末鼓聲聞數百里隋亡又
云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文宣帝
天保末常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知帝曰卿取我

駱駝來之則自至矣使者如山果見一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于市東郭從北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等僧共取與之後不復見至今山中居人時有聞其鐘聲及聞梵音者然皆莫知其處帝嘗自鄴都詣晉陽往來山下故起離宮以備巡幸于此山腹見數^百聖僧行道遂開三石室刻諸尊像因建寺名石窟今常樂寺也見金宣奉大夫刑部尚書胡勵記中

石經

石經大學是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于石而大學中庸行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僅窮居于宋懼先聖之道^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于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至唐定十三經註疏多妄為改竄今人不見石經遂以唐為古本其實非也明皇最守鑿既亂大學次序又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去閨門一章洪範亦改頗陂字嘗見明皇老子注云我獨異于人而貴求食于母原無求于二字朕所加也蓋其妄每、如是

焦澹園集

佛圖戶

魏獻文帝皇興二年令罪民及官奴為佛圖戶魏徙青齊民

于平城桑乾僧曇曜奏其民有能輸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備凶歲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為佛圖戶供諸寺洒掃之並許之

七聲

周武帝時龜慈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朝善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一曰娑陀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也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侯利建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書羅陀尼經四卷存天台山大慈寺後傳于慧明明寺在縣東北六十里宋時亡失僅留其一嘉靖間為兵憲譚綸取去今所存是宋元通法師補書者

白王

會稽山土神白王云隋煬帝子封于白故名響玉

丁規

陳丁覘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真永草

隋堤

河間寧津縣北三十五里隋堤云隋煬帝巡遊駐蹕于此令軍士築堤如垣有居民耿姓守道守義者進膳帝嘉之因以築堤賜名耿村土民或稱隋堤又稱耿家園

補隋忠臣

義寧二年泉州守洛陽歐陽佑官滿西歸至邵陽聞隋亡挈家自溺大乾山河中土人殮葬之邵人祠祀焉

宗室世系

唐書歐陽修宗室世系表云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皐陶字庭堅為唐大理生益生思成歷夏商周為大理以官命族談遷曰益為皐陶子昔人嘗辨之矣

秦王山

豐潤縣東北二十里有山名不傳高可三里許無他木惟荆叢生世稱唐太宗為秦王時東征凱旋登山見荆乃愕然曰此吾師曩時教我朴也遂下馬拜之荆首皆下垂如人俯伏狀至今猶然石上有秦王下馬跡因名秦王山

牛口峪

臨城縣西二十五里牛口峪昔有童謠曰竇入牛口勢不得
久竇建德為唐兵所破走至此果被擒

高識傳

唐初傅奕集晉魏以來闢佛者作高識傳

避諱

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莖葉字泝字作泝字

劉黑闥

劉黑闥卜種植得九五飛龍卦以反叛至于誅僂其時解者
曰飛龍指唐太宗也明主高陽民人力耕供土即為利見大
人之象黑闥不知自取冥行之凶

薛仁果

薛仁果本薛仁果唐史誤以果為杲見歐陽修詢所書御製六
馬贊云鴈白蹄烏平薛仁果時乘

入閣儀

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
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陽門鳳內第一殿曰含
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

封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于正衙殿或乘輿正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于儀典須先立仗文德殿廷如天子正御紫宸殿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日御崇和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御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

宋參知政事宋庠奏議

朝元閣

唐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安作兩聲喬禮書希大字為太常少卿祀西岳為予言親歷其地有楊數株猶在閣基之西非宮名也

張志浩南園漫錄

鑄錢郡字

武德中鑄開元通寶錢、有益字則成益所鑄有潤字則丹陽所鑄餘倣此

直棘

牛口峪

臨城縣西二十五里牛口峪昔有童謠曰竇入牛口勢不得
久竇建德為唐兵所破走至此果被擒

高識傳

唐初傅奕集晉魏以來闢佛者作高識傳

避諱

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莖葉字泚字作泚宗

劉黑闥

劉黑闥卜種植得九五飛龍卦以反叛至于誅僂其時解者
曰飛龍指唐太宗也明主高陽民人力耕供上即為利見大
人之象黑闥不知自取冥行之凶

薛仁果

薛仁果本薛仁果唐史誤以果為杲見歐陽修詢所書御製六
馬贊云鴈白蹄烏平薛仁果時乘

入閣儀

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
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陽門鳳內第一殿曰含
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

封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于正衙殿或乘輿正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于儀典須先立仗文德殿廷如天子正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和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御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宋參知政事宋庠奏議

朝元閣

唐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安作兩聲喬禮書希大字為太常少卿祀西岳為予言親歷其地有楊數株猶在閣基之西非宮名也張志涪南園漫錄

鑄錢郡字

武德中鑄開元通寶錢、有益字則成益所鑄有潤字則丹陽所鑄餘倣此

直棘

魏鄭公徵狄梁公仁傑張燕公說墓棘直不岐共以為異陳師道後山談叢

龍毛

雒縣寺塔為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淺深三龍居之人莫能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亦可愛毛一作鬚佛藏梵字函

素天綱題名

方士素天綱見閬州錦屏山題其石曰此山磨滅英靈乃絕

麻姑

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放出宮人也耕餘雜錄

諸陵

高祖獻陵三原縣東北十八里陪葬諸王十六公主一功臣六太宗昭陵醴泉縣九峻山陪葬諸王七公主二十一妃嬪八諸臣墓宰相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馬周岑文本崔敦禮李勣李靖溫彥博高士廉長孫無忌許敬宗十三人三品丞郎唐儉姜晦李大亮虞世南杜正倫姚思廉褚亮薛收馬載段倫張復允孔志亮闔立本房仁裕竇庭蘭盧貞松裴執事李珍等五十三人功臣大將阿史那思尉遲敬德秦叔寶周護

仁等六十四人 高宗乾陵乾州西北五里梁山與武后合
陪葬太子二諸王三公主一 中宗定陵富平縣西十五里
龍泉山陪葬太子一公主五 睿宗橋陵蒲城縣豐山陪葬
太子三公主三 讓帝惠陵蒲城縣北十五里陪葬諸王三
公主三 玄宗泰陵蒲城金粟山 肅宗建陵乾州武將山
陪葬郭子儀

尉遲敬德城滁州

唐初修滁州子城及西水關 明胡松嘗行視其下見其石
上有尉遲敬德監造數字考敬德傳不云有事于滁而石上
云、要之不誣

高宗論史

顯慶中令狐德棻劉允之撰國史許敬宗復加叙次帝恨敬
宗所記失寔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事未央宮辟仗既過
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歛轡欲卻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
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為寔郝處俊^俊曰先帝仁恩溥將
如此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悞拂御衣者
懼甚先帝曰左右惟^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
乃表左史李仁寔刪整偽辭會仁寔死而止

木葉遼陽

沈佺期詩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木葉地名或曰下葉亦地名按遼史歲幸木葉山則非下葉也

花黃果黃

槐花黃舉子忙 枇杷黃醫者忙 橘子黃醫者藏 續世說

章懷太子墓銘

武后忌太子廢為庶人徙巴州使呂神積逼令自殺墓銘曰
斷一指得天下凡人不可為殺愛子竊帝位武后行之噫嘻賢
之遺隧萬世之元龜

李龍遷墓

四川龍州宣撫司東南百五十里牛心山昔李龍遷葬于山
側唐武氏革命鑿斷山脉水赤如血玄宗幸蜀有老人蘇坦
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
玄宗即命刺史修填如舊未幾誅祿山乃陞州為都督府賜
號靈應郡

狼山都督府

高宗永徽元年立狼山都督府在今宣府良山之南地多瓦
礫永樂初掘地者得斷碑並柱礎焉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武后時駐雲母溪。夢神人教之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姑取餌之。常往來山谷間。行步如飛。後漸辟穀。語言異常。武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景龍中白日昇天。天寶九載見於麻姑。仙立五色雲中。大歷中又見身廣州小石樓。今云宋時人不省所謂。

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東二十里上楓塘人。賓王父履元任博昌令。

女論語

宋若華著女論語十篇。大抵倣論語。以韋宣文君符堅時韋、暹母宋氏、禮官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女弟若昭又為傳申釋之。

長生殿

臨潼縣南溫泉宮。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其齋殿曰長生殿。天寶元年作。見寔錄。有事于朝。元閣即齋沐此殿。南近東有明珠殿。

程大昌雍錄曰。溫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邇。自秦漢隋唐人主皆嘗游幸。惟玄宗特侈。蓋即山建宮。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

止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貴妃之故。其奢蕩特為章著。大抵宮殿包裹驪山一山。而繚牆周徧。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白樂天追咎其事。作歌以為後監。世喜傳誦。然詩多不得其實也。華清宮者。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載始名華清。而楊妃入宮。以太真得幸。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幸。今日春寒。賜浴溫清池。始是初承。愈思幸時。此已幸矣。而又記其款。昵則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自固有長生殿。而其地乃齋宿禮神之所。本非寢殿。帝又未嘗以七月至驪山。則白歌皆不審也。

太甲

王勃夫子廟碑。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晉天文志。華蓋七星。下九星。合十六星。太甲恐是六甲。鄭以偉詩注。

武城閣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河間。元孝王碑與段志元碑皆云圖武成閣。豈凌烟閣元名武成耶。見西溪叢話。

花鳥使

天寶中。密號採取艷異者為花鳥使。

李如暹

元微之新題樂府延州鎮李如暹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西蕃及歸自云蕃法惟正歲一日許唐人沒蕃者服衣冠如暹當此日悲不自勝遂與妻密定歸討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永徽初王以驕恣不法謫置滁始王寔封千戶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宴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買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至親不忍置法今署下上考冀媿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給為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元嬰慚歷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戶及親事帳戶之半謫置滁中

杜甫詩 滕王亭子君王臺枕謝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游此地不知還又寂寞青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玉臺觀滕公自注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

吹簫江光隱現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過橋更有紅顏生羽翰
便應黃髮老漁樵又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
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群帝乾坤到十州入傳有笙鶴時過北
山頭宋嘉泰甲子建安蔡夢弼曰滕王元婴調露年間任閩
州刺史在閩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趙子標曰以魯
恭比滕王必有詩文遺跡存焉

談遷曰古人湮沒多矣滕王以杜甫王勃至今著杜號詩
史果貽玷閩州獨無少刺乎必易行改轍不僅、景物增
勝也

追貶楊素

武后追貶隋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
萬幾之暇褒貶于千載之下

梵勅

韶州南華寺武后勅免差役今存勅梵書墨跡如新曹溪通志

一行

僧一行郊公張公謹之孫博覽經史武三思慕其名請結交
逃匿隱於僧梵

玄宗見道

不物、我、不是、非、忘意非我意、得非我懷玄宗

天子別號

玄宗自稱上清弟子見華陽頌 武宗自稱承道繼玄宗昭明
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見會昌投龍文

戒牧宰碑

彰德縣林令解內有唐開元末明皇戒牧宰碑口勅曰朕本求
牧宰務在理人前所策試恐有遺佚載令中書門下銓擇得
卿高等科副朕旁求之意郡縣者國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
每屬意此官有殊餘職頃來刺史縣令多不得人致令戶口
未能安業此亦朕之不德所致寤寐勞想揚搜所知親加試
擇卿等寔為舉首深副朕懷今故與卿相見卿等到任之日
百姓間有不安穩事一一條奏朕別聽察任卿政能若一任
之內風化有聞當擢以不次有非常賞若不達朕意苟復因
循亦當有非常罰朕此舉可謂求仁得仁何憂郡縣不理又
勅曰朕聞茲下人不忘寤寐庶乎富教寄存牧宰所以推擇
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得人任聞佳
政若能銳精為理聲績有稱即當待以不次信此言之可復
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敗于厥躬必將坐于舉立此

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刺史七
十四縣各宜領取並于廟堂坐食、訖好去又曰適已勅卿賜
宜領取卿等到任之日宣慰百姓知朕憂勤是選舉三十八
人有林暉為林慮縣令彰德府志

宋璟薦鄭勉

開元時宰相宋璟薦儀州司馬鄭勉有才略文詞但性好異
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悔咎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
惜改硤州刺史

鳳爪傷龍

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華陰龍墜地化清泉二道其一為鳳
爪傷流血泉色遂赤今有赤地山

談遷曰龍鳳俱鱗羽之長稱神物御輦帝龍飾后鳳飾而
二龍見傷於鳳宜往、帝為后所制也

張萬歲王毛仲

唐人養馬于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十頃
樹首箱苜蓿用牧奚三千官僚無幾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
官蓋合牧而散畜之專其事不雜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
仲官職雖尊身本帝園生長北方貫歷牧事躬馳撫閱無點

集追呼之擾科索之煩順天因地馬畜滋殖萬歲至七十萬
六千毛仲至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色別為群號稱雲錦地
慳不窮增置河西史贊其盛圖傳至今夫豈有他術哉法簡
而專誠而不二故也平涼府志

亢倉子

宜城王仕原年十八登陵踐恒岳過薊門山問道于隱者元
知運入太行山採藥經王屋穿小有洞訪太白山習隱訣躡
終南山天寶四載詔徵京邑論校孟浩然所著有亢倉子

楊貴妃

楊貴妃容州普寧衛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
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為女携歸京
後進入壽王宮玄宗召為貴妃今梧州容縣有楊妃井許子真記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憑肩誓心願
世、為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
華清宮游宴宮女皆陳瓜果乞巧皆悞也攷之史玄宗幸華
清宮皆以十月其返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
不足信往、如此五雜俎

聽鷓鴣聲

天寶十年韋邠公陟謫守蘄州時李泌亦以處士放逐因夜飲聞鷓鴣韋公泣下李曰此鳥人以為惡其聲可聽乃令坐客有不聞其聲者罰以大白由是聽之不厭

公主入道

玄宗女萬安公主 代宗女華陽公主 德宗女文安公主
憲宗女永安公主 穆宗女義昌公主 安慶公主時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

張九齡

劉夢得集言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似終為餒鬼近世籌疇諸小說皆因之不攷之過也當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極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偽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臧器河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及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極右贊善大夫極子臧器長水丞臧子敦慶袁州參軍敦慶子景能景能子謂嶺南觀察衙推弟鄭湖南鹽鉄判官謂子浩仁化令孫文嵩監東大倉自九齡至文嵩八葉之中仕官不絕而夢得云、非寤語耶一時浮言聞之不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當為不少焦

茲題曲江集

天寶迴文詩

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家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其圖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為之表

安祿山反兆

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王忠嗣上言曰祿山且亂此忠嗣之先識也時祿山以薊為巢穴恐河東之勁兵擣之扼飛狐塞則兵無從入矣大同鎮志

飛狐今之黑石嶺也宣大中原惟有二門居庸直其後紫荊當其前由後必于鷄鳴由前必于飛狐

安祿山將反前數日集大將十餘人宴賚甚厚滿廳施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從某處會洛陽有違者斬諸將承命莫敢出聲及至洛陽悉如其畫幽間鼓吹

畢炕

唐平太守畢炕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其父畢構傳不見於忠義傳溫公通鑑亦失書楊慎

李林甫詩

李林甫贈韓席侍郎詩揆予秉公直虛薄忝文昌

王維

王右丞維因其父官司馬徙家汾州然寔祈人也 明萬歷
間祁閻氏築宅忽地陷得骼觀宛然中有甃枕、有剔銀燈
詞乃右丞父泥金喜信作也邑人李無言倡祈上同志歛錢
改晉 譚元春嶽歸堂集

成化間北京大內厚載門有丹漆巨梃以支北扉久矣梃偶
墮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王右丞圖山水呈 上覽

明日賜大監黃賜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

正書曰王維製

端正樹

玄宗發馬嵬至扶風道上有石楠樹團、愛玩久之呼為端
正樹 孫景安征塗記馬嵬人名於此築城以避難未詳何
代人姚萇時扶風王駢以數千人保馬嵬故城

興平縣南二十五里有楊妃塚又有馬嵬故城馬嵬故驛馬
嵬泉楊妃塚前有土如粉人謂之楊妃粉

金帶補

玄宗幸蜀偶值村婦解金帶賜之至今名其地金帶補 明
俞時詩村婦是何人贏得天子帶還似愛玉奴不恤中原害
內臣妻

高力士妻 氏 李輔國妻吏部侍郎元希聲姪女又內侍
妻王氏墓志王孟諸撰

于闐國王勝

肅宗時于闐國王勝入朝讓國于弟曜身留宿衛三十年生
子銳曜上書以國還銳天子遣之勝止不遣

南霽雲

貴州多祠南霽雲名曰黑神或曰霽雲死為神主南嶽故南
人祀之子承嗣清江郡太守多善政今思州隋清江也 黔記

于休烈

于休烈為太常少卿兼脩國史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闕休
烈奏國史實錄等書二千八百篇藏興慶宮焚蕩皆盡請下
御史覈史館所由求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
一篇絹一匹凡數日止獲一二有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
十篇上獻

孝經

孝經開元中刪閨門一章以劉炫偽之也朱文公定孝經收
小旻戰兢一章

佛經

隋大業時佛經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唐開元時五千四十八
卷宋雍熙初增新經凡九千五百卷

春秋

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

寒食

開元初勅寒食上墓近代墓祭蓋出于此

邯鄲夢

邯鄲呂仙祠馬攀龍記云按枕中記開元中呂翁經邯鄲道
中授盧生枕而呂純陽或云生于德宗貞元戊寅或云文宗
開成始舉進士游長安相距遠甚祠中乃鍾離翁洎純陽為
非是或又謂盧之炊黍就枕之夢與純陽炊黃粱未熟之夢
相似本一事也悞而為二然亦不可攷矣

八閩齋會石幢

歸德唐之宋州也有八閩齋會報德記石幢顏真卿書在故
開元寺中會昌間寺廢因毀幢之半後刺史崔倬摹刻之幢

形八觚頂如覆釜其記宋州刺史為河度節度田神功建神
功救李峯解宋州之圍也

韋應物

韋蘇州少以三衛郎事玄宗景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
書故其逢楊開府詩少事武皇帝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
家藏亡命兒朝折樗蒲局暮竊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
玉墀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韓子蒼

元結

元魯山山居阻水絕食而死王元之小畜集

杜甫詩叢

射洪陸使君廟以杜詩為籤極靈陸游渭南集
蜀人以釜為銖杜詩荆扉生蔓州土銖冷踈煙

花卿

杜子美贈花卿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
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趙子標曰古歌詞載林鐘宮
小調入破第二云錦庭絲管曉紛紛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
多應天下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按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崔
光遠之末將也黃山谷曰楊明叔為余言花卿塚在丹稜之

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

王母鳥

杜子美郊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旂翻宋中官
陳彥和在宣和間掌禽苑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色紺翠
尾甚長飛則尾開鷓鴣如兩旂

小寒食

小寒食見杜詩

李伯禽

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為嘉興乍浦下場雜監官侮慢神廟
以死太平廣記

蔡泌

晉江蔡泌貞元中進士按歐陽詹登第為闈破荒蓋馮韓文
公歐陽生哀詞而舊志載泌先歐登第未知何年闈書

私白

唐時諸道進私白闈中為盛杜宣猷來為福建觀察使每寒
食遣使分祭其先懿時謂宣猷為勅賜墓戶私白者闈兒也

僧懷濬

福州僧懷濬有上懷州刺史詩二首家在闈中東復東其中

歲、有花紅。如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閩中
西復西。其中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
啼。此詩似竹枝詞類。今吳歌然。却有三百篇之旨。

韓家莊

吏侍鉅鹿耿裕考韓文公家莊在懷慶府孟縣西十里。孟本
唐河陽破故城。在孟縣南十八里。唐末廢河陽置孟縣。國初
因之為孟縣。公寔河陽人。生有歸河陽省墳墓之文。沒亦葬
于是。皇甫湜撰公墓碑云。歸河陽韓氏先塋。則公為河陽人。
本無疑者。何以訛為南陽人。蓋南字即河字之誤。抄錄者之
過也。公集中言河陽者不一。竟無一語及南陽。公豈忘本耶。
又縣東有韓莊。韓湘塚則公世居于是。而云他何也。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
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翱為愈作行狀曰。
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為愈作墓志銘。不言
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煦舊唐書
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宗新書乃增曰。鄧州南
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
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

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為修武人明矣河南通志

永平府昌黎縣西五里韓愈高祖以上之葬地自其曾祖泰任曹州司馬因家於河陽子孫不復在此永平府志

大顛

韓退之問大顛曰師春秋幾何大顛提數珠示之曰晝夜一百八退之惘然問首座曰和尚言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首座叩齒而已他日復見大顛問曰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亦叩齒于是退之自喜曰今知佛法無他道也時大顛即召首座問信然即杖而逐之汾陽照禪師偈曰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叩齒叢林異出險韓公始得閑談遷曰此僧家假托昌黎并誣大顛也昌黎問年始吾輩平常寒溫非問佛法也在大顛自寔告正不必作如許伎倆若概如此則名緇之前措不得一閑語矣且昌黎篤寔人果有此說答伊且笑而置之叩首座何為

韓韓木

潮州無椽木韓文公植椽於韓山種移其種子他山不椽也土人名椽曰韓木郭子章粵草

退之像

晏公嘗于昌黎見韓退之像與歐陽永叔絕類故目永叔為韓再來

茶仙

杜牧之詩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宋滁州僧永建茶仙亭

綠野堂

裴晉公綠野堂乃李龜年故第後傳至宗主旦不取張齊賢市之

陽城驛

商州南山陽城驛元禎貶江陵過之不忍呼其諱改為避賢邨白樂天在翰林聞而和之又見在紫薇富水驛注富水驛舊名與楊諫議同王元之集

孫樵家僮

孫樵家僮犀角鴈兒見祭高諫議文

白雪樓五客

鍾祥縣石城下白雪樓下臨江李昉守郡時畫五禽壁間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西客鷺鷥曰雪客白鷗曰閑客

釋道英

釋道英戒德克全名振天邑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見鬼物

寺主慧簡嘗曰曉見二人不踐入英院馬簡怪而問之英
曰向者秦莊襄王使、傳語飢虛甚久以師大慈欲望排食
并從者三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曉具饌可來專相
候耳簡聞言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倉皇謂英
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荅曰吾滅東周絕姬嗣或
責以功德惟以赦宥矜恤惇獨塞之終為未補福少罪多受
對未畢今此一餐更四十年方復得食因歷指座上云此是
白起王翦為殺害多罪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

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甘虛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
心太多吾緣貴人不可妄行崇禍所以然也垂去謂英曰甚
感傷費厭飫弟子有少物即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外共塚銳
上而高大吾棲神之所世人不知妄云呂不韋真塚英曰往
遭赤眉開發何有物來曰賊取不得曰貧道非發邱中即出
家人無用物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

董召南故里

壽州安豐鄉古屬縣唐董生召南故里其地多陂池好田物
產饒故老長者稱說董生猶能傳其行事

房山縣南十里石樓村有唐詩人賈島墓又景州西南五十里賈島村一曰賈島峪

吐蕃

唐憲宗時吐蕃使其中書令尚騎心兒攻燉煌刺史周昂嬰城固守昂請救回鶻踰年不至都知兵馬闔朝殺昂自領州事守城者八年出綾一段換麥一斗存者甚衆朝喜曰可以死守又二年糧械皆盡登城呼曰如毋從他境請以城降騎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州人皆改服臣虜歲時祀祖父衣中國之衣號慟而藏之

穆宗時遣大理卿劉文島出使吐蕃道成紀武川以至龍支城耆老十人拜且泣問天下安否言頃從軍戰沒于此今子孫未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問之豐州之人也

石經

文宗太和七年石刊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西安文廟碑洞中

門堠

唐盛時京師開遠門外立堠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

人不為萬里行

偽書

白樂天先有秦中吟及百部判皆為書肆市賈題其卷云白才子文章後輩好偽作余詩傳流諸處自到會稽已有人寫宮詞百篇及雜詩兩卷皆云是余所撰及手勘驗無一篇是者樂天于翰林中書取書詔批荅問詞等撰為程式禁中號曰白樸每有新入學士求請寶重過于六典也以上俱元微之詩自注

甲門

近世不以勲賢之胄為令族而以尚盧澤李為甲門見元禎送王師範詩註

度外星辰

交廣間南極浸高北極浸低圓規度外星辰至眾大如五曜者數十皆不在星經元氏長慶集詩注

錢塘公館詩

龍溪周匡物錢塘公館詩萬里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風兩信潮施肩吾亦有此詩天塹茫、連沃焦秦皇何事不安橋錢塘渡口無錢納已失西

風雨信潮

六詔

蒙馬詔越析詔浪穹詔鄧賤詔施浪詔蒙舍詔

星命

李虛中 deepest 于五行書韓文公志其墓

命書本于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唐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寔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

軌革卦影

軌革卦影見宗類函卷今術家畫休咎或龜或鸚鵡啣出以為驗

崔鶯鶯

予于粵西見唐李給事撰蒙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墓志銘云夫人四德兼備六親雍和母儀內則動靜可思禮行詩諷進止作法以大中九年正終于洪澳年七十有六子六人項珮瑾玳璿琬皆有名位其志瘞土久矣成化間畊者得諸廢塚鬻之鄭氏為亭中香案石又若干年而魏縣令愛其迹置之邑治陳仲醅又以其文刻之古文錄曰崔氏一辱于元微

之會真記再辱于伶工戲狎褻侮越千百載而後為崔氏一
洗冰玉之恥然予疑崔氏未嫁失身于元惡有冰玉可洗其
後見三水續志云崔雙文美麗絕世才德踰人元稹以中表親
相逢逆旅挑之固拒不從稹銜投梭之恨偽為會真記自撰
往來問答書以辱崔氏其後居位論者及此事于章疏此足
信哉稹與樂天齊名稱元白居易始終以直道與天子爭可
否而稹附離權勢排陷裴度等諸君子而難于辱一婦人乎
會真記文絕佳而風流事又為人喜談樂道孰為洗之吁嗟
千古以來正士之被傾賢女之被玷者不少矣馮時可稗談
元微之狂醉詩一自柏臺為御史二年辜負兩京都峴亭今
今日顛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

薛濤井

成都府錦江南岸舊名玉女津水極清剛今入蜀王邸內環
以欄楯人不敢汲專備製箋之用歲三月三日汲水造箋二
十四幅入貢止四幅餘留藩郡以餽時貴今日皆他日造未
必三月三日也市肆間絕無賣者

唐曹因墓志銘

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為鄱陽人祖父皆仕唐高祖朝唯君

三舉不第安命樂道繩墨自守及卒于長安道朝士里人无
不太息予獨不然慙其母曰百畝足養百卷足遺縱浪大化
游戲小兒死生聚散萬古常、耳何足掛靈府哉予周氏君
室也歸君八載思至義篤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
天達人觀哀復何言

陷虜子孫

肅宗初召邊兵赴難吐蕃因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
虜文宗時嘗遣使至西域甘涼瓜沙等州人夾道迎泣曰皇
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
而衣服猶不改

呂岩

呂岩蒲州永樂縣人會昌中再舉進士不第遇鍾離子得道
河東呂陽曰岩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咸通中擢進士第
東都九老會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翊吉叟
年八十八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直年八十七 前龍武軍
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
年八十三 前永年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刑部尚書

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真以年未
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列及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會東都
履道坊各賦七言四韵詩一章

麒麟草

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

旱藕

大歷中高郵民張存以踏藕為業嘗于坡中見旱藕大如臂
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似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
二尺色青無刃存不知寶郡人有知者以束薪易獲焉其藕

無絲 揚州志

石孝忠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有膂力少時偷雞狗州里苦之後折
節事李愬前驅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征蔡愬與光顏重允
皆受丞相節制明年蔡平刑部侍郎韓愈撰碑專歸功丞相
孝忠見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其碑吏不能止及執詣節度
命具獄將斃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佯卧地若不勝按驗狀
吏就詰之忠孝伺隙用枷尾拉殺之上聞之使送闕下及至
問曰汝推碑殺吏為何對曰臣死未足塞責今得面天顏一

言亦族無憾。臣事李愬歲最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佑、蔡之驍將。愬擒之。爪牙脫落。而元濟縛。今石刻紀功。盡歸丞相。而愬名第與光顏重允。盡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如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惟碎碑石能推愬績。亦將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忠烈。復召段學士撰碑。如孝忠語。羅隱集

舉直禪師

舉直禪師憲宗子僖宗弟。杖錫游揚州。以太平倉地請于朝。詔建鎮國禪院。居之。仍賜號。舉直後葬于院隅。立浮屠五級。元豐末。發藏。及隧。得函。柩全骨不解。聯若鈎鎖。俄見舍利發異光。人驚異之。揚州志

申包胥廟誤

劉蛻在江陵。易伍子胥祠曰申包胥之廟。宋于潛梅聖俞在蜀。毀鄧艾祠。更祠諸葛武侯。

聖米

僖宗乾符六年二月。秦州管内四縣生聖米。大如芡實。

普聞禪師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
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
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道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
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至起烟霞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
至乃曰上公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老人拜
謁師問何往至此何求老人曰非人也龍也住在此山行兩
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得罪于帝我何能力雖
然可易形以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旁有小蛇延緣入袖至
暮雷電震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去
有頃老人拜泣曰自非大士慈悲腥穢此山矣今何以報即
穴岩下古泉為他日多衆之設當時龍湖人聞其事施舍財
力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臨寂聲鐘說偈而
逝塔于本山謚員覺禪師五燈會元考唐史僖宗年二十七有而崩
其幸蜀之年方二十一安得有子長無經世意又能斷髮遠
適者或唐諸王孫借太子之名出家耶

林慎思續孟子

林慎思字度中長樂人自校書郎至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黃

巢寇長安迫以偽祿不屈罵賊死慎思謂孟子七篇非其所著書而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意因傳其說漢而續之作續孟子又有紳蒙子書

羅隱

唐末羅隱乞食晉江縣羅裳山下山下人侮之隱乃馬畫面石每食出食人未追之則見馬及復入石山下人乃禮焉隱為畫楫繫馬、不出矣今其跡瞭然好事者力鐫深刻欲與匹輒不久漫滅也又晉江縣石壁山石刻深扈二如畫馬石跡亦傳

莆田縣大蚶山南至崎頭二里許有羅隱廟故老云昔海中浮大木數百盡鐫羅字鄉人獲而鏟之愈鏟愈明相顧驚異數見人莪冠黃袍屹立山下曰我羅仙也行來居此言訖不見鄉人為立廟南唐封光澤王海商祈風分帆南北閩書

奚冠耳面

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即所營外殺僂首領丁壯老幼并殺擄牛羊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以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隻李商隱代作表

楊筠松

唐末楊筠松與僕都監俱諳陰陽隸司天監黃巢亂時楊竊
秘書中禁術及僕自長安走贛州寧都懷德鄉以其術傳里
人廖氏

皮日休

廣明末皮日休避難徙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子光業事
吳越拜相見尹師魯皮子良墓志 唐書日休以著作佐郎
出東關陷賊以識文被字誤甚 陸游老學菴筆記

香奩集託名

香奩集和凝作託名韓偓

孤魂及第

唐末詔錄名士方干等賜孤魂及第

乾陵

溫韜徧發諸陵唯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猶然絕不可
解于慎行雜記曰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隴西道出乾州其土
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謾語輒以雷雨報之先君
弗信為一詩詆之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可
依泊得道旁郵舍半承滿中不得已一駐車馬仲兄無妄年
甫十七再過其地為賦一詩詆之其詞不記行至道中亦遭

風雨千年虐焰猶能作腥臊氣豈別是一種妖魂死而不能忘者耶

塚鬼上書

高軒發古塚取孰甕成都羅城鬼趙畚現形上書曰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狂披髮叫天有怨必仇無道則易流于往史載在前文畚一介游魂九泉罔象德不勝辜禱不勝人無廟貌于世界遂沈湮于泉壤自蒙天譴便掌冥司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謫居冥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仇解后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而憤志託孤翰以伸懷伏

朱葆光

希端公俯念無依回垂有鑒特于萬雉免此一坏倘全馬之封敢忘龍頭之庇

通腸米

唐末孫孺之亂斗米四十千金玉換易僅得撮合謂之通腸米至于金玉換通腸米而不可得南楚新聞

如京使

梁改太倉使曰如京使取曾孫之庚如坻如京也

康王重瞳

梁朱全忠子友敬目重瞳

契丹辨璽

石晉出帝重貴降契丹德光上表獻玉璽金印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遷報求真璽出帝以狀荅曰頃王從珂自焚于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玉工製此璽在位諸臣皆知之乃已

孫卽

唐末左拾遺奉化孫卽遭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人卜世論即脫冠服、布衣以終著書記年悉用甲子

內黃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問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壙在今雍邱下黃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大喜

李宗禮

唐莊宗弟名崇禮封薛王值郭崇謙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安山水留居焉結廬坑口罄囊金以賑貧乏病革出封誥示人始知其出處宗瀆熙中鄉人祀之廟曰永慶

王審知

閩王王審知以五月五日死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福州按五代史審知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

王審知墓在蓮花峰下宣德四年盜發獲金珠亡筭有司仍復修治

王延鈞母家

惠安縣南靈秀山閩王王延鈞母家在焉母黃姓審知聘女為妃及延鈞僭號追崇曰后龍啓二年十一月癸丑延鈞米謁黃氏家廟次日曉起問黃家人曰夜來寤風剪、瓦霜稜稜地如斯時暫乎常乎有克宗者對曰茲地濱海遇秋之日如城郭之冬也延鈞乃命沿海居民屋瓦悉得黏土泉屋黏瓦始自王延鈞 明王世懋閩部疏云漳泉州間燒瓦皆黃色郡人以海風飛瓦奏請用筒瓦民居皆儼然如黃屋蓋行部使者徒問之隸人與卒何以得其土風故實耶又江右鍾允復初登第夢作一縣、中都是黃瓦不知何祥也尋銓晉

江令閩書

劉隱祖

劉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謙三子曰隱台龔音儼知是故寓居而安也詹敦仁有復劉從劾問龔詩伏羲初畫卦蒼氏乃製字點畫有偏傍陰陽音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孫休命子名吳國尊王意靈尚靈異僻詭且竅禁異梁後踵已非時亦迹舊事翫然自其蜀閩是其二鄙哉仇啓名陋矣越齠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器私制迄無取右音寔相類率慮回困星處惡厓丙坐缶困及嬰處作史難詳脩唐祚值傾危劉龔懷僭偽吁嗟毒蛟輩睥睨飛龍輩龔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廢學媿未弘來問不棄奇字難雄博摛文伏韓智因誦鄙所聞敢布諸下吏

吳越改元

歐陽修作五代史謂吳越儀衛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至著十國世家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無可攷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按辛卯即

唐明宗長興二年又至正中海鹽古墓有志碑為吳越將許
俊志稱寶正二年又寶泰元年羅隱新城縣記癸未歲癸未
乃唐莊宗元年以此見吳越之改元審矣董穀碧里雜存

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古碑有尸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
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
月亭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
瑙寺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
命去國儀用藩鎮法臣事中國然則天寶、大寶正三名皆
僭號也田汝成西湖志

吳越脩史

吳越脩史錢氏諱佐故以左為上凡官名左字者悉改為上
此書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陸游跋

錢武肅王諱石榴為金櫻加子為落蘇

吳越貢道

吳越主錢氏貢中國由海上達登萊凡三千里

南唐程式

廬江伍喬舉進士第一命勒喬程文于以為永式

南唐劉仁瞻像

宋王旒游金陵昇元寺見房壁有繪金紫大夫像上題詩曰
陣前金牌生無媿鼓下蠻奴死餘益三尺生綃暗塵土凜然
霜鶴欲橫秋旆不能解捲畫歸示其父平甫曰此劉仁瞻像
袁世弼詩也漁隱叢話

孟賓

唐末孟賓詩那堪雨後更聞信絕重湖路十千憶昔故園
楊柳岸金家送去渡頭船見王元之小畜集

胡嶠陷虜記

歐陽脩五代史述同州郃陽令胡嶠為遼蕭翰掌書記隨入

其國當周廣順二年亡歸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
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路嵯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
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峰最高
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關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明
日入永定關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二日登天嶺四
望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同行者皆慟哭欲絕明日再行
所見多奇異草木迂徐數月乃至榆關至儒州又皆漢地矣
信嶠所云則數州往返程計甚多以今攷之武州即為歸化
儒州偏近可汗自古皆為百里不出二百里間而嶠云、蓋

來自異域出奇談以誇示中國耳博洽如文忠顧輕信之耶
夫周廣順與石敬瑭時頗近而汴都去居庸亦二千餘里乃
所傳聞固已如此况南宋去仁宗時武夷去西陲之地視此
更加繚繞無怪蔡沈書傳有鳥鼠山之誤也嗚呼中國之土
一淪異域中國人遂視為大宛于闐則凡胡元時必將海外
狄我中國而我 聖祖重闢乾坤之功誠萬世所當繹思云
宣府鎮志

喬元陸軌

喬元陸軌襄漢人仕周為殿侍東三班宋祖受禪自宣祐門
守者拒勿納乃自 門入既即位召宣祐門守者皆自殺太
祖大驚趨救之得不死者二人詢之則喬陸也改班長人以
青紅二色帛為帽飾二人既出復自殺太祖義之命立祠祀
之南渡後立廟于杭州 杭州府志

宋初藏書

宋初無為軍一道士多書如唐人文集無不備又屠浮慧遠
收古人簡牘宋朝自開國至崇觀間凡各臣及高僧筆迹無
不備

柴世宗二子

柴世宗二幼子宗太祖分賜功臣潘美尚書盧諤各子之俱
冒其姓 馮元成集

孟景男

蜀王孟景降宋入朝舟過眉州灤渡一宮嬪有孕景出之祝
曰若生男孟氏尚存後果生男

樊若水

南唐樊若水北走宋江南皆知其獻南征策或請誅其母妻
李煜不敢但羈至池州其後若水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
煜護送厚遣之

王彥昇餒死

王彥昇字光烈蜀人徙居長安工擊劍為軍校以推戴太祖
當受禪時太祖惡其專殺韓通止授原州都巡檢彥昇驕猛
番夷或犯法人有不愜意自搏其首齧食其耳然番夷震懼
莫敢犯後餓死汴京

宋制

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筆而
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
親書押字不必用寶宋制惟兩府得賜金帶佩魚謂之重金

宋科目惟進士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
經明法諸歲舉為常然諸科賜第者後復應進士舉則進士
尤重也攷建隆初禮部設進士及諸科皆秋解冬進禮部春
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書省不第者仍候秋解凡
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
義十條凡九經帖書一百二十條對墨義六十條凡五經帖
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凡三禮對墨義九十條凡三傳一
百一十條凡開元禮凡三史各對三百對條凡學究毛詩對
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雅孝經各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
五條凡明法律令四十條五經并用毛詩之制各間經引試
通六為合格諸州以判官試進士錄事叅軍試諸科試諸科
見任官號鎖廳試所屬先以名聞傳旨 解惟詞賦者許帶
切韻玉篇而稽版籍察素行嚴互保連生之法挾書口授有
禁不稱恩師門生則通諸科皆科先是將赴貢院臺閣近臣
得薦所知名曰公薦乾德初禁之覆試殿試省試、之八月
皆始于開寶中殿試加論一首而以三題為準榜分三甲皆
始于太平興國間嘉祐二年與殿試者始免斥落治平間始
定三年一開科神宗始罷諸科并于進士熙寧三年始頒經

義式取士而殿試專策分五甲焉後以凡貢于鄉而誥于禮部或廷試不錄者積舉數而參以年臨軒日得別籍名以奏徑許附試謂之特奏名學校則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上舍生積校已優舍試又入優等謂之優兩釋褐中選者即命以京秩除學官元豐中元舍法上舍生得免秋解重和元年始有武舉之科宣和中推行元豐舍法于諸路于是縣有免解進士未幾廢南渡以後科目互為變更然其取人不過經義論策詩賦而已紹興元年又有宗子正奏附進士之選張岳惠安縣志云余觀宋場屋士習之變考其是非得失與

國相盛衰自嘉祐至開寶士氣淳厚中間文體雖卑弱險怪然無敢為私學曲說以亂之治平熙寧以後乃有國是說倡于新法和于紹述蔓于和議而極于偽學、士有一言不合國是者則指以為怪妄斥逐禁錮無餘力於是驚進之士莫不翕然從之而宋之國是亦且變而南渡變而臣虜變而之閩之廣不可為矣推原其故士大夫爭私意其上學術不明人心蠹壞其禍乃至此極豈非後來永鑒耶

宋制賜進士第命中書行詞其書勅鄉貢進士姓某則南省第一人。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郡州士子皆得入試
留鎮賜第

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諸鎮節度會于京師賜第留之分命朝
臣出外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

曹彬殺鍾儆

曹彬為周太祖張貴妃從子世掌內職其克南唐學士鍾儆
朝服坐于家彬兵及門舉族无遺

改姓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
而改五雜俎

水灌太原

太祖攻北漢引汾水浸太原城水自城門入有積草自城中
颺出塞之會暑而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
水注之臺駘驛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
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決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
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土司世姓

楊延昭初名延朗延廣初名文廣以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

今播州宣慰司楊氏之祖

開寶中宋景陽以軍功累節度使平定西南夷詔就大萬谷
落開總管府夷人安之遂世爵其地歷十四世曰阿重始仕
元改順元等處軍民宣撫使開治于貴州又三世曰欽官至
昭勇大將軍順元等處都元帥 明初內附拜貴州宣慰司
世馬黔記

定七夕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詔七夕嘉其著于今甲今之習俗
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亦不知
自何時唐世無此說必出于五代耳 洪邁容齋三筆

戟門

建隆間始立戟稱戟門

鄉墨

唐宋明經帖書墨義許公曰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墨義十
餘條如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
也謹對有云見有禮于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
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謹對有云請以註疏對者則對云註疏云、謹對有不能記

憶者則只云對未審其上則具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

見東陽呂氏家塾刊本

王禹偁與馮伉書

禹偁讀唐史見陸忠州之在相位也擯斥李吉甫不容于朝及有南賓之貶而吉甫方為刺史贄之門人故夷亦皆危之洎到貶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庶僚見宰相禮又贄皇公之秉鈞也相逐牛僧孺有循州之謫及德裕南遷竒皇公量移在汝贄皇路由此郡而僧孺接之情禮甚至為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以向之嫌隙為意賢哉二君子之操心也如是豈

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耶禹偁向以紫微郎兼廷尉事亦嘗疑閣下之過今有商於之命而親友間往、相信誠以閣下通理是郡也禹偁則獨以為不然且以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睚眦必報矣今禹偁於閣下議刑公事也閣下豈以為怨乎雖禹偁之名位才業望忠州贄皇也遠矣而閣下讀書為文立身行事豈不知吉甫僧孺之為人乎望閣下觀古人之行敦同年之契窮愁之中少假氣燼則遷客之幸也禹偁頓首

李煜被禍

李煜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徐鉉曾見
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
相見可矣鉉遂往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求見卒言有
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徐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
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
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李主紗帽道而出鉉方拜李主遽下
階引其手以上鉉力辭賓主之禮李主曰豈有此禮徐引椅
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相笑既坐默不語忽長吁嘆曰悔時
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出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
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
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
水向東流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記殘經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
、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一首尾可
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秦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正法
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大涅槃般若共三十
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毗茶

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制也其餘中斷橫裂蟲錫鼠齧兩敗塵腐無復完綴想夫飄散蹂藉炷燈拭案補壞惟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李昭玘

輕賦

吳越錢氏賦歛無藝兩浙罹害及宋除吳越三衢江漢臣為鎮海軍節度判官上十三州圖籍于有司謂仍其舊是厲其民無已也遂沉其籍于河坐是擯斥終身後命王方贄更定其賦畝稅一斗民始聊生

異獸

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馴右散騎常侍徐鉉等驗以為麟春秋曰麇身而有角者麟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者明海內同一主也

至和 年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攷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詔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今以予觀殆天祿也按漢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

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
為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燭製作精巧高七
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
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夢溪筆談

嘉祐三年六月丁卯交趾貢異獸二稱麒麟狀如牛身被肉
甲鼻端有角食生芻藁必先以杖擊其角始牛食樞密使田
況辨其非麟詔止稱異獸司馬光有賦

楊繼業

宋時楊繼業出代州攻遼耶律邪軫擒之初繼業至狼牙村心
惡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之三日死

手畢

宋子京郊別紙多曰伏承手畢南人謂筆為畢因效之黃山谷

宦尼

宋初大臣家女多為尼如平章趙普女

右衛上將軍宋偓女開寶皇后妹也為比丘尼法名惠圓

制科

制科分五等虛一二等而以下三等取士終宋入五等五人
吳育蘇轍范百祿蘇軾雖入三等而為考官所駁復降四等

李廔四等

梁灝

梁灝太宗義熙二年廷試第一真宗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第一至直史館年三十一宋史

俗傳梁灝年八十二登第謝啓謔談遷曰龍溪縣志林大年字春卿年八十二以書義再領鄉薦謝啓有云減伏生之八歲加太公之二年後不赴南宮郡延為州學正年九十耄矣日與生徒論未見書終老於湖山

王昭遠

阜城王昭遠微時里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戲授之謂曰汝他日當有節鉞試以擲卜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後歷天雄軍都部署知府事贈太尉謚惠和

玉等子

宣和殿有玉等子以五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之鄱陽張世叔宦游紀聞

鄉舉

鄉舉初無定制仁宗治平以後始三歲一行皆從本州發解

應試婺州士子多而解額隘三歲止解七人崇寧須三舍于
學歲解七人宣和五年復科舉三歲解十四人景定二年增
解額三十名預選者鄉為貢進士其在漕府司應試者解額
頗寬士人往、舍鄉貢而度漕牒得預選者為漕貢進士又
太學三舍生遇科舉仍自發解預選者為國子進士此外復
有隆興混試朱子曰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為溫福處婺
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獨數州蹂競而他州廉退也勢使之
然耳蓋言解額之不均也時又有該恩免解而徑上禮部者
然以上諸科赴禮部不第則並為韋布而無斗祿之需金華府志

古成之

廣州古成之居羅浮力學不倦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
某嫉居其上召飲成之密置啞藥酒中比旦臚唱呼不能應
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
人服其量

腹兄

翰林學士李宗諤送從表兄詩呼為腹兄見弇州集不知何
所據

呂蒙正土室

呂文穆微時於洛龍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
今傳破窰祖此也

三至堂

陳堯佐三守廬州曰三至堂 楊洙淳化中守安慶天聖中
子 為通判元豐間孫希元又守郡凡三至安慶 魏國太
夫人陳氏龍圖閣直學士從易之女內翰蘇紳之妻而丞相
頌母也從易紳頌皆嘗守杭夫人三至杭郡即題曰吾從
父至此中與吾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閱江山之勝

天子門生

贛縣王奇游京師真宗偶見其作詩召見賜第奇作詩不拜
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同名丁謂

晉公丁謂當國惠安吳謂浩然文詞俊邁不肯避其名遂斥
外終屯田員外郎

葉武

邵武葉武子宏秘閣修撰善易學嘗曰易道莫大于時、有
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士君子出處須論在我之時
然後論在外之時

冠準柘枝舞

冠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
顛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伎云當時尚有數十遍
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
者往、傳之 沈括



棗林外索
下

2025.0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棗林外索目錄下

宣祖舊里

張無夢講謙卦



王繼宗臨虜

甘泉寺寇準丁謂題名

馮京辭婚

陳曙忠愍

斷碑

程珣除妖

尹洙

非非國語

趙元昊

張元昊

韓琦

李京

李縝

偽書

禮部韻畧

楷隸五經

狗生角

儼宅借書

宰相惜才

華戎魯衛信錄

耆英會

遼史國語解

金史國語解

歐陽修

遼制

手書通鑑

徐積

青松社

柳拱辰書契字

蘇東坡竹

王安石

陳烈

鄭俠

劉藻

余允文

李公麟

續謚法

夢李太白

黃庭堅綠菜銘

割地

易地

昭陵

程母

明道子婦

蘇程子孫

孟母詔

孔文仲彈程頤

游師雄論廟學

元祐黨人碑

蒲宗孟侈汰

張舜民使遼

五經及第

章惇

程頤

趙抃

張璠

林慶老

陳軒

六柳先生

溫豫吳天經改名

董敦逸

李寧畫

江贄

孟子弟子從祀

皇子狀元

大觀茶論

徽宗別號

決策伐遼

欽宗青城

貞婦塚王婉容

北變

翰幣

李若水

唐恪

陸棠

張邦昌

還鄉橋

泥馬

蔡京

陳彥才

李文會

李遵項

楞嚴要義

南渡

問勅奉太廟主

徐神翁盜行

宗澤

范宗尹

張仲熊

南相

羅從彥

郭義重

二星聚

龍可趙九齡

使金得返

棄地

趙鼎上實錄

太平樓詞

秦檜

南渡奢侈

臣虜

岳飛

連南夫

賈廷佐

酈瓊

歲款

宗先陵

孔廟像贊

賜楊沂中手書

功臣婦

思耕亭

楊愿

宗杲

不封生父

陳亮

陳同甫王道甫合墓志銘

地理

古人改姓名八仙

辛元龍

日本僧記藏經

金主亮詩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序

周爽

汪開之貧約 麻衣易

朱元晦祭禪師文

鄒輓 南園記

陸放翁佚詩

韓伈胄 奚士遜

深衣製度

父母分葬 朱文公興致

唐仲友

諸葛廷瑞 畢再遇辭賞

辛棄疾

晁漏銘 金史 杜杲四書

菊譜 彭奭 趙師鞏

陳汝晦 夏明誠 金遺事

張宏圖 汪立信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考

度宗手書 賈似道知己 字民銘

譚昭寶七歲登第 張自明入墓

洪福 敖陶孫 沐棉菴

吳休 馬光祖 真德秀

實錄 賈似道募兵檄

陳自中 張鏜 陳文龍

張世傑 文天祥不拜丞相

文天祥書 王昭儀 陳烈婦

謝枋得女

龔開

元郝經鴈書

續後漢書

兩至元

許乞假

俘偈

文移改漢字

左衽

帝師

黑玉酒缸

拔都兒

摩訶葛刺耶

葛應雷

歐陽祐祠

高麗王祖墓

黃潛

李珪

科舉

戶籍

樂官

元官兩名

七真人

河源

吳澄

戶券

劉因書事詩

楊真論祠堂

謝翱登西臺慟哭記

核桃杯

揭傒斯論修史

謚杜甫

吳萊釋迦方域志後序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宋無

夏顏

朱鬢氏

鄧弼

玉山名勝集

禁酷

劉秉忠識墓

田誠

山水犯蹕

必蘭識納里

倪遷

素林外索

鹽官談 遷孺木輯

宣祖舊里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而百姓趙加起寔派天潢久安地著雖為疎著寔重宗盟宜佩赤綬以光白社可左屯衛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首飾衣服銀器有差特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遂有是命

張無夢講謙卦

真宗召開元觀道士永嘉張無夢講謙卦上曰獨說謙卦何

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

王繼宗陷虜

大同王侍中繼宗戰敗陷契丹降之嘗通南書之和仁宗賜之手書見黃山谷跋中

甘泉寺寇準丁謂題名

常州府城東北六十里甘泉寺寇準題曰庚午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縣僧以詩板示之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又題于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因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又過寺詩云翠影人疎度波光瑟、凝帝家仙掌露仙署

星

玉壺冰曉井侵晨汲宵厨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題于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諷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園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

馮京辭婚

江夏馮京當世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侍酒散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宋三元孫何漢公王曾孝先楊宣審賢馮京

陳曙忠愍

桂林府城西陳崇儀廟狄青征儂智高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以死非其罪而祀之隆興初賜額忠愍

斷碑

來陽縣東五里相傳武后立石誓蠻狄青討儂智高立碑其右後為雷轟惟存斷碑

程珣除妖 珣字伯溫

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知州程公

致

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

上守懼乃更置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于畏官皆莫

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乃流去土人方信其為妄 伊川先生家傳

程珣以知漢州致仕年八十五七十時自撰墓志止叙系歷

末云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庶慎寬和致夙夜

無勛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摘為幸多

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貴墓志銘既無事寔可紀不免虛詞

過美徒累不德耳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

不以為有知也

尹洙

尹洙師魯宗史云嘗令光澤歐陽公墓志云郡武軍判官當以墓志為據

非非國語

唐柳宗元非國語宋江端禮元虞樂非非國語

趙元昊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趙元昊者斬首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夷簡時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毋損國體乎朝廷方レ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趙善瑤自警編

張元昊

張元昊皆華州人又姚嗣宗亦關中人俱負氣倜儻有縱橫才嘗遊塞上有經畧西楚意邊帥莫之識遂投西夏為中國患張吳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

韓琦

琦任福好水川之敗史謂韓琦令之耿傅戒之而諸將乘勝輕

兵

敵陷伏中然而以死報國亦可稱也是真文吏常談耳烏足
徵哉元吳初敗劉平石元孫亦以是術凡善戰者必以輕兵
先合待其衰而以重壓之奇正相生固知宗以文吏為大帥
畏戰往、匿城堡中而以兵命諸將擇一人官高者主之使
代帥監兵假帥權輕莫能相制以禦大敵其敗固矣自韓琦
至張浚皆然獨賈似道曾蒞舟師而素失眾心見陣動先奔
卒以喪國夫師旅繫國之安危民之生死果不可以付文儒
而司其事者果不可不決而諉責于人也哉

李京

慶歷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昂臣在侍楚從二人相與通
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昂臣求聞達于朝廷昂臣即繳其書奏
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昂臣妻叙別昂臣妻慚不出京妻
立廳事召昂臣幹僕語之曰我來醜為我還之欲求一別亦
為乃公嘗為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
之而去

李縝

鉅野李縝伯玉官福州通判自號萬如居士嘗誦其先訓曰
與其有求于世曷若無欲于己與其為人所賤不若以賤自

一本有既為
我還之久以字

安

偽書

葛忱偽李太白書丹陽高述齊安潘岐偽蘇東坡書

禮部韵畧

禮部韵畧九千五百字^{九十}禮部韵續降增一百八十三字禮部韵補遺增六十一字毛晃毛氏韵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淵平水韵增四百三十六字黃公韵韶會增六百七十六字統計韵會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字

楷隸五經

宋刻五經正義以趙安仁善楷隸留書之

狗生角

狄青家狗生角

儼宅借書

宋次道家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儼居其側使措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儼真比他處為倍

宰相借才

靖 稿
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叔掌記曾宣獻雌
黃公議司馬文忠薦士牒陳密學章稿范文獻手記虞忠肅

翹材館錄

華戎魯衛信錄

蘇頌字子容元豐中上曰欲借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遽來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頌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及書成賜名華夷魯衛信錄朱晦菴名臣言行錄

耆英會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府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陽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夏曰耆英堂令閩人鄭奐繪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

節度使致仕韓公國富弼字

彥國年七十九 河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

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王尚

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

五 秘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

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

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二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
 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潤閔字昌
 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壽字
 景元年七十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字
 君貺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字君實年六
 十四路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譽故事請入會公以地
 主携伎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
 以次為會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早程大中珣席司封
 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 邵氏聞見錄

遼史國語解

霞瀨益石烈 鄉名諸宮下皆有 弥里 鄉之小者 捷馬 捷馬 沙里 人從
 也沙里 大迭烈之府 夷离重 統軍馬 集會 地名 阿主 禡
 即君也 阿點夷离的大臣 夷离 高即參知 暴里 惡人 捷
 阿點夷离 高即參知 暴里 惡人 捷
 林名阿廬朵里 貴顯 選底 官獄 常衣 官北 剌南 剌猶漢官名
 軍之林牙 掌文翰官時 瑟瑟 禮祈兩射 神速 姑宗室人名 三
 職 統軍官猶評隱治長官 梯里 已後諸部下官 達刺 千縣官
 剌 言三軍也 副麻都 不後陞令 馬步 官牙署 世燭 俱名 敞史 官府之
 使 麻都 思奴古 史官與敞葛兒罕 漠北 君敵烈 麻都 掌禮 旗鼓 拽刺

官熱節禮名 九奚首帳名 乃控伊兜朔月 押里時 押音
 音頗二 陶里上已日射 賽伊兜重午 賽伊兜奢日辰 控
 禍耐首必里遲 重九炒伍何時戰 石烈辛亥 石烈令穩 官
 弥里馬特本官名 後所房部工部 梅里貴戚 林鶻瓦里 司先離
 捷覽奚勃等 海丸里部皆致 之帳 抹里官府 莫幹魯朵 莫腹
 刺也幹魯 耶魯益 女古金孤 穩玉窩 爲益 慈得失 得本孝
 朵官也 胡木釐 白眊白鷺 羽楚古官名 掌北莫非 訖諸部 首長稱
 可敦突厥皇 忒里蹇 遼皇 稱撒刺酒樽 吐里官雜 丁黃男幼
 二十一歲為丁 軍中抵 桓行官衛 門外捐 杜犀千歲 蛇角一 堂
 雜幼弱以疑敵也 印博名 虎斯有力

金史國語解

都勃極烈總治官 猶語板勃極烈尊國 論勃極烈尊禮優崇
 胡魯勃極烈統領 移賚勃極烈位第 阿買勃極烈治城 乙室
 勃極烈迎迓 札失哈勃極烈守官署 昃勃極烈陰陽 迭勃極
 烈倅貳 猛安千夫 謀克百夫 諸紉詳穩 邊成諸移 里董部落
 之職職 鎮之首查里 察非違者 烏魯古牧 團幹里朵 官府治 字論出
 之胎阿胡 迭張骨 赧季蒲 陽温幼益 都通 稱烏也 九第女 魯
 歡六十 按答 通稱 之山只 昆舍 人散亦 索奇 子撒 答也 老人 什古

乃之瘠人撒合鞏之黑名保活里儒休阿里孫揚也不答不也者耘田阿
 土古善採阿里喜也拔里速戲者阿高合憑胡魯刺
 長阿奴合人兀木頭粘罕心畏可吾亦曰盤里合將指三合人
 也齧牙吾搭瘍蒲刺都而目赤石哥里疾謾都哥之謂謀良虎賴
 之辭不失醒奴申和睦之義記出虎容賽里樂迪古乃也撒八速
 烏古出猶言再吾里補之畜積九典明星阿隣山太神高哈丹
 銳山阿嬾陀坡斜魯忒隣而峻沙忽帶舟幹論錢閣毋金斜烈
 刃婆盧者樵按春金銀木可珠蒲盧渾布阿里虎盆活女罐
 烏烈草廬沙刺襟活臘胡也赤胡刺突桓端松阿虎里松孰鞏
 蓮活高罕善合喜犬訛古乃犬之有斜哥貂蒲哥雞高謀突
 罕烏完顏漢姓烏古論漢姓紇石烈高徒单林女奚烈郎兀
 顏朱蒲察李顏蓋張温迪罕温石林蕭奧屯曹字木魯魯移
 刺劉幹勒石納刺康夾谷全裴滿麻尼忙古魚幹准趙阿典
 雷阿里侃何温敦空吾魯惠烏林答蔡僕散林木虎董古里
 甲汪

遼制

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授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勅故官
 有知頭子事

空帖食殺之次大行出殯群臣以殺羊祭于路名曰食殺之次

禩祭凡出征以牝牡鹿各一祭之曰禩詛敵也

勘箭車駕遠歸閣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宮

北樞密院視兵部南樞密院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族林牙修史書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北南院以牙帳在大內帳殿之南北又有承應小底局

遼俗東向尚左御帳東向遙輦九帳南向皇族三父帳北向東西為經南北為緯故為御營為橫帳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太樂亦有七聲曰七旦婆陀力旦平聲雞識旦長聲紗識旦質直聲紗侯加濫旦濫聲沙臘音應聲般贍五聲侯利捷獲先聲 遼諸帝鑄銅像在大同府華嚴寺

手書通鑑

司馬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

歐陽修

歐陽公臨終戒子孫曰予生平以功業文章力詆浮屠一見
顯師始知性命之奧方將研究而未逮命已為之奈何汝輩
宜自勉毋令後悔吉安舊志

徐積

徐仲車聞蔣穎叔得廣帥曰廣為雄藩府座出先導以門旗
夾以銀櫪屠膾人次之他鎮所無也初至蠻酋以琉璃瓶注
薔薇水揮洒于太宗不及其他又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
字必用新意如論友若使管鮑則不新矣昔卓王孫曰人棄
我取人取我與故能致富與俗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
楚州教授始仲車先生任十五年

青松社

元豐間周濂溪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友歸宗寺
真淨文禪師因結青松社朱晦翁守南康歲歸宗寺善應菴
華禪師

周子太極圖傳于鎮江鶴林寺僧壽涯

柳拱辰書夾字

永州通判武林柳拱辰熙寧 進士嘗維舟于語溪山或
告以怪拱辰正襟危坐夜半有物登舟拱辰叱之書夾字于

其手遂去詰旦跡之見嵯間字跡宛然內鑄語溪石字題絕
句云語溪石怪大江邊心記閑將此處鑄向後有人來屈指
六千四百甲寅年已而僧告以溪山聲震復書鑿字以鎮之
怪遂滅 武陵雜志

王安石

虛名實行強辨堅意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
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流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
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
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
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意此法所以必行也 劉元成語錄

蘇東坡竹

蘇東坡寫竹于南安寶界寺壁韓侂胄之黨函之載以巨舟
欲獻侂胄至錢唐而溺 張東海集

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也晚又號老泉老
人以眉山先翁有老翁泉故云 葉夢得石林燕語

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不能行求入與家
人訣而使者不聽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告叔母而不可
得惟陳了翁被逮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

聽朱文公與廖子晦書

陳烈

侯官陳烈學行端飭動舉禮文嘉祐中召公交薦之福建提刑王陶言烈為妻所訟因詆其貪詐司馬光率諸諫官爭曰烈年^平生操守出于誠實雖有迂濶不失守經夫婦不諧則聽之離絕而已何可為橫辱所挫

鄭俠

福清鄭俠在英州號大慶居士還鄉更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忽夢客有稱鉄冠道士遺之詩蘇子瞻也寤而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二章

劉藻

閩縣劉藻昭信嘗解易有曰見險而止為需見險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變為蠱

余允文

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光作疑孟數篇其後李觀鄭原著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

李公麟

晁无咎雜詒集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巽岩廊像後東坡

南還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
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生所有公麟之畫于人不可復留

續謚法 宋劉敞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繫述而不作曰鼓信而好古曰
鼓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仁義無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而
不流曰惠柳下惠遇志適時曰俞子貢武進退寡過曰瑗蘧伯恭
儉好禮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聃耄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
曰僑子產直而不撓曰肸叔向輕爵守節曰札季子居敬行
簡曰雍孝友時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達命
曰貢子貢在約思純曰憲原憲技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
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矜莊曰張顓孫信道
輕仕曰開漆雕不得中庸曰皙曾點言合聖人曰若有子敬
慎威儀曰華公西華有德疾憂曰冉伯牛知德中庸曰伋子思
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夷逸反敦性禮曰况荀况兼
愛尚賢曰翟上同尊儉曰翟墨子救攻尚開曰鉞宋鉞獨善
為我曰居楊子危言日出曰周莊子潔白不污曰皓言行軌
物曰錄董仲舒簡易名聞曰向劉向守死善道曰勝覃思寡
欲曰雄楊子審音知化曰曠巧歷絕倫曰衡張平達數知

來曰輅管輅博物多愛曰遷良史寔錄曰遷

夢李太白

黃山谷謫蜀夜宿歌羅驛夢太白相見于山間曰予往謫夜
即即于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無
有請三誦乃得之其一云一聲望帝花片飛百里明妃雪打
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其二云竹竿破面蛇
倒退摩圍山下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
其三云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
笑青壁無梯泣杜鵑

黃庭堅綠菜銘

蔡蒙之下有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菽蛙蟻之衣采、盈
掬吉蠲饒澤不溷沙礫毛以辛醎宜酒宜餽在吳則紫在蜀
則綠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
君炎玉 按此銘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
名琰字炎玉髻邕資穎嗜學類繁纖纒一不介意善屬文雅
安張閭少卿出守眉陽聞其才納為冢嗣子履之婦炎玉日
游心于簡編翰墨平生遊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子履詩酒酬
唱格調閑雅久而盈篋手自叙次日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室

于山谷老人為姑輩子履寔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為信山谷珍其品以贊謝之末句猶古女校書之褒云此見宋紹興甲戌知縣徐宏中跋

割地

熙寧八年詔韓縝割分水嶺以北地界契丹東西失地凡七百里其後契丹復包取南不耕地不臨鴈門遂啓用兵之釁夫宋人所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攷矣然嘗登鴈門踰夏屋極目于勿注廣武之間而知陁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據山脊則利歸山南山北據山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在此地也不然則彼以射獵畜牧為業每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拳于此三十里間耶夫宋君可與有為者神宗也今其言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場連阡彌望虜所不爭隘塞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望矣神宗但喜其道路之不遙而不究域民之大小限斯惑也已山西通志

易地

宣徽南院使郭達鎮廊延夏人欲以塞門安遠易綏州達言非先交二寨不可與遣其屬與夏使議惟言寨基乃寢其請

昭陵

元豐三年富丞相弼托程伊川草疏論仁宗皇帝永昭陵云
往者營永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暇未能聽事朝廷惘然不
知其制失于迫卒不復深究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
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屈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墻
中又為鉄罩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
決須摧毀梓宮之厚決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
墜其時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胆喪其後厚陵始為石藏議者
竊意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之知耳今不幸太皇太
后奄棄天下之養今祔昭陵因得撤去鉄罩用厚陵石藏之
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云云末自
跋云富公見託為此奏願以拙于文辭之再三其意甚切義
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顧慮不克上惜乎其不果于義也遂
為忠孝罪人

程子全集

程母

伊川先生作母上谷郡君侯氏家傳云在廬陵時公宇多怪
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耳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
可與之後家人不得敢復言怪亦不復有獲安居

明道子婦

章氏之子與程明道之子 王氏壻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妻
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
謝遣章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
也

蘇程子孫

蘇軾子孫在六安程頤子孫在英山 楊循吉廬陽客記

孟后詔

哲宗娶孟后詔曰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詔
者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蓋孟元將校曾隨文潞公貝
州獲功官至團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程子拾遺

孔文仲彈程頤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
纖汙天資儉巧貪黠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
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
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 侍講席

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事泛濫緣引借
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引之跡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

嗜妖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
人豈惟勸導以行所不為寔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
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
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
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
特賜宣問容臣一日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
此語以感切聖聽陛下亦必龜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嗽
嗽罷講及御 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人願官最小乃
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
李訓鄭注是也

乃自
呂申公家傳文仲本以伉直稱然蠢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
以害善良晚自乃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 程正叔
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
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為笑 水心集

游師雄論廟學

武功游師雄景叔張橫渠先生高弟舉進士第一為儀州司戶叅
軍佐郡有善政廟學居郡城西北隅師雄曰西北天地嚴凝
之氣可以右武不可以興文是不可不遷遂遷于東南平涼府志

元祐黨人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人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攷罪狀第其首惡與附其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列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廡永為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頌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瘴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謹書元祐奸黨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王岩叟梁燾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安燾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陸佃並元祐黃履張商英蔣之奇元符曾任侍制以上官四十九人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勳趙君錫孔文仲孔武仲莫安時馬默錢勰朱之純鮮于侁趙彥若孫覺趙高王欽臣孫升李周王份韓川顧臨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覲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陳次升鄒浩謝文瓘並元祐岑象求周鼎路昌衡徐勣董敦逸上官均郭知章楊康國葉濤龔源朱紱祖洽朱師服並元符餘官一百七十七人秦國黃庭堅晁補之吳安詩張耒歐陽

裴劉唐老主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司馬光宋保國
湯或黃隱車仲遊常安民汪衍余夾鄭俠常立程願唐義問
余卜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洵孫諤陳郭朱光裔蘇
加龔夫王回呂希勣吳儔歐陽中律並元祐尹才葉仲李茂直
商倚李績中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孟楊琳
蘇昞葛茂宗劉渭柴袞洪羽李斯趙天佐衡鈞袁公適馮伯
樂周誼孫宗范彙中鄧考甫王察趙岫封覺民胡端脩李傑
李貫石芳趙令畸郭執中金樞高公應張集安信之黃策吳
安遜周永徽高漸鮮于綽張夙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明梁安
國王古蘇迴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行高士育
鄧忠臣种師極韓浩郁况秦希甫錢景祥周綽何大正梁寬
呂彥祖沈于普興宗羅昌臣劉勃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肇
黃遷黃俠正許堯甫楊肱梅君俞胡良冠宗顏張居李修涂
純熙黃才高道恪侯願道周遵道林膚葛輝宗壽岩王公彥
王交張博許安脩劉吉甫胡潛楊懷寶董祥倪直儒蔣津王
守劉元中王陽張俊明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諸潛陳唐劉經
國扈充張恕陳玕洪芻周諤蕭利趙越滕友江詢方适許瑞
卿李昭玘向訓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彭醅廖正一李

夷行梁士龍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張巽李侁王獻可胡田馬田馬稔王履趙希夷郭子旂任璿錢威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愚王庭臣吉師雄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加亮李玩劉延肇姚雄李二基並元符

內臣二十九人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綽譚辰竇鉞趙約黃卿從馮說魯憲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裴彥臣李偁王紱閻守勤李穆蔡光明王化基王道華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並元祐

為臣不忠二人王瑋元祐章惇元符

右今准尚書兵部符偁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崇熙四年二月明日上虞倪元璐題元祐黨人碑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碑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漢人之欲不毀之更甚于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人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禍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覺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

蒲宗孟侈汰

蒲宗孟性侈汰每旦刲羊十豕十燃燭三百日與有小洗面
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一浴至湯五斛

張舜民使遼

張舜民使遼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化日
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
其言

五經及第

黃州別駕黃泳永年三歲書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
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句泳應聲曰不騫不
崩上以崩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
大悅乃歷見後宮妃嬪爭遺以金錢果餌越五年賜五經及
第

章惇

章惇從哲宗靈駕至成臯陷于泥濘踰宿而行陳瓘奏之詔
落左僕射知越州

程頤

程頤涪州之行族子程公孫門人邢恕與有力焉御史楊畏

攻呂大^防甚力願自涪歸過襄陽畏在焉事師甚恭
伊川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譯范域
孟厚尹焞溥暮邵溥出城後至附名焉

趙抃

建寧崇安縣崇溪貫於中城達於南郊逶迤十里趙清獻公
抃所鑿時撤徙民居或譏怨清獻論之詩曰撤屋成河怨
亦多百年思在怨消磨

張璠

羅源張璠涓老知臨江軍隣郡臨川有清江渡產紙部牒誤
誤為清江縣下郡日抄餘紙三萬璠申省辦之援坊州杜若
為比得報罷

林慶老

政和五年乙未古田林慶老進士第唱名時徽宗顧曰少年
臣子何以老稱御筆塗其老字

陳軒

甌寧陳軒嘉祐八年進士歷知福州卒年八十一暮年嘗謂
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
由昔守杭州有違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比兵年踰七

士法不應林遂聽其贖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呼入行決即斃杖下至今吾未嘗不以自咎也

六柳先生

長汀王宗哲廷俊初調南豐簿歷泉州理掾韶州教授潮陽丞終灌陽令手植六柳堂前號六柳先生年八十一

溫豫吳天經改名

政和五年乙未惠安進士溫豫恥與偽齊豫同名改曰革又進士吳天經宣和間詔不得以天字為名改名達老

董敦逸

吉安永豐董敦逸舉進士歷知穰縣弋陽縣俱有惠政元祐中為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哲宗復召拜御史上疏辨瑤華秘獄出知興國軍

李寧畫

高麗李寧善畫嘗入朝徽宗以一奇畫示寧、曰臣之筆也上不信寧折裝背果有其姓名

江贄

崇安江贄叔圭初游上庠著名易學父死廬墓築石峰山巔政和中以八行徵三聘不起時少微星見遂賜號少微先生

嘗取司馬光資治通鑑約舉其大曰節要終隱邑之蘆峰

孟子弟子從祀

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封孟子弟子樂正子克利國公公孫
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
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
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明須城伯高子泗水
伯桃應膠水伯益城括萊陽伯季孫豐伯子叔承伯宋東京
豐縣承縣承附祀先儒二人昌黎伯韓愈宗司空孔道輔
即今嶧縣

皇子狀元

政和八年策進士嘉王楷第一揚州王昂次之以親王為嫌
易昂為首

大觀茶論

徽宗著大觀茶論云首地倒生之類不一蓋草本向下而尾
向上也然以茶而先穀粟絲枲不其舛乎

徽宗別號

徽宗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光元一六陽三五璇
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群臣上尊號曰玉京金闕七
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蔡條國史後
補

決策伐遼

宣和六年將與金伐遼十二月陝西地再大震初命左司郎中黃潛善往視匿不以聞擢戶部侍郎汪伯彥代之涇原等州人流第令在所賑恤而已及期又大震伯彥往視亦報不為災擢官伐遼遂決卒敗宋者二人也以報不寔故史不詳見岳珂程史群書淵海

欽宗青城

欽宗在青城詔京師曰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_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云、

欽宗在虜營有批字取應物用末云且煩應付仍書名押字又令王宗沔持御批賜大尹王時雍云某之宗廟公等所悞勉事新主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搬來以為渡河之費又齋到御札祖宗創業凡二百年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相保痛哉痛哉皆因諸公相悞煩內藏假錢一百貫收買下項物出京應付幸甚幸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春暄付尚書時雍

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詣寨問佛法大意甚喜約以北行僧告歸治裝比還寺浴畢登座別眾坐化人咸

異之虜遣二十二人持香入寺供佛賜金千緡以葬

徐夢莘

北盟會編

貞婦塚王婉容

徽宗北狩虜迫王婉容為子婦徽宗云好事新主婉容誓不
二主遂刎焉虜鄙宋之大臣無然者因禮葬樹碑曰貞婦塚
喻吳臯文集

北變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
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得一斗八升用
為餽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不聞有一錢一帛之入
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
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綉工之類尋常
團坐地上襯以敗簾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伎酒闌客
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綉往、餒病相枕而死

輸幣

欽宗末輸金國帛一千萬沙縣鄧肅以鴻臚寺主簿使虜營
留五十日見虜分幣自粘沒唱以下至于步卒分絹各五十
匹計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準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

萬餘况或陣亡或以病或以事還或隨軍供戰具其得絹亦與粘沒喝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不過八萬當其分也數同物異金人得錦渤海得綾契丹得禪襪之類而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肅言于高宗又云外夷之巧在文書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故遲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是厥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策繁冗瑣碎唯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繁而政事所以益緩也

李若水

李忠愍公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曰闕大王有書公甚駭愕視其緘曰云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闕雲長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著鉄冠道士索取闕大王書來與李太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公發書其間皆豫言靖康禍變以事涉怪即火其書作詩以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鉄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大荒虛公後果貴顯卒臨圍城之禍其子浚滔記其事刻之于石

郭景睽車志

給

李若水母 氏康王使金畏金人反復潛歸道曲周經母莊
飢渴甚向母索漿飲母延入曰官人何來王曰我為商于磁
相間為金兵劫擄所至于此母曰官人非商賈也適有胡騎
來追問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給之曰已過此兩日矣追吏舉
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回去大王且安心因進酒食王問
其姓氏泣而不言再三詰之母曰妾之子李若水也死于虜
吾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在焉食足
兵強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王、受
之相泣而別

雪

李若水衣帶中詩云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
名誤我等雲過歲月驚人和雲飛每事恐遺千古嘆此身甘
與眾人違思量惟有君親重血淚紛、染客衣

太學生祭李若水文 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太岳必
蹶公人中龍有臣犬豕賊擅庄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
大罵公于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欲泣欲贖清卿人
萬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輕吾將提長劍而登太華扶浮雲
而問蒼天唯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

唐恪

金人僞百官立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錢塘唐恪
欽叟署名仰藥死

陸棠

楊龜山先生婿陸棠初見先生容貌莊整端坐不動每來必
如此以此善之一日引入書院坐久忽報有客先生出接棠
凝坐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致驚異棠別去家人以告先生
愈為所取以女妻棠建炎四年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棠入其
堂中賊平械棠赴行在道死

張邦昌

張邦昌元符三年庚辰甲科第三人建炎元年邦昌伏誅削
其名籍陸是科第四人福清林適為第三人

還鄉橋

徽宗北狩經豐潤縣西石橋見河水西流忽動鄉思曰吾為
亂世之主後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京矣因不食而去今
名還鄉橋

泥馬

寧津縣北十八里大柳店高宗為康王時質于金後還中途
馬斃適野叟牽一馬謂之曰此馬可乘不可飲行至店北馬

渴不可制入灣飲水頃之遂成泥矣迄今相傳云泥馬送康玉

康王泥馬延津縣南一里飲水即灘化今地名馬灘鋪

蔡京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以大奸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

陳彥才

平陽陳彥才用中宣和進士與秦檜生辰偶同檜再相注選

連江令彥才戲作詩命賤安能比巨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歷知泉州

李文會

晉江李文會端友建炎二年進士權叅知政事後調筠州徙江州注金剛經撰三教通論第御史時劾時賢以媚秦檜故時論不與

李遵項

夏主李遵項先狀元及第

楞嚴要義

日未脫五字

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禱嚴陳君舉與隣省問念佛為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老卒所課爾東叔因言誦此三十年矣余間請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候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

南渡

高宗南渡至湖州烏程林暉召諸侍臣數十人宴董氏樓下賦詩

閻勅奉太廟主

涇州閻勅為主管步軍司金人南侵勅先守洛陽奉太廟神主歸于臨安

徐神翁盜行

徐神翁鎮戎軍人今平涼鎮原也人謂之徐賊少為盜取人財物必遺留有道者聞之以為可教以修煉飛昇之術居潛夫山洞中建佑德觀今北城有址焉後召見京師居天慶觀即宋史攷之可知已鎮原大抵多盜自謂神翁遺風云

宗澤

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于忠簡及中原克復而高宗

乃無北還意。憲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黃潛善、汪伯彥輩輒謂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寔奪其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

宗澤遺奏曰：心期許國，每輸扶履之心；死不忘君，猶積戀闕之意。魂魄將離于形體，精誠願達于冕旒。中謝伏念：臣猥以朴忠，受知淵聖。自困蹟羈窮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登臣粗著勞效。坐陳密計，俾臣同入規併。前後訐謨，繕成一冊，隨表囊封投進。以聞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之激切屏營之至。

范宗尹

范宗尹，自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即以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年三十，自漢董賢以色幸，年二十四而為太師。其後宰相之年，少未有如宗尹者也。秦檜北歸，宗尹力薦徐學謨、春、明、稿。

張仲熊

張仲熊，叔夜之子，後事劉豫。

南相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上即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羊不過數品巡幸東南駐蹕郡縣兵火之後屋宇闕隘雖久住亦不損葺中宮未選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宮媼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于國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歌僮極于美麗每享客肴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贖行一百二十合、以朱漆銀璘鞋色樣致如一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杞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杞死諸大將以厚賂取呂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七十矣趙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驟為驕侈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未堂饌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官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

而不辨也

羅從彥

羅從彥著遵堯錄八卷手書楷筆自為序俱述本朝事南宋嘉定間知南劍州事劉元濟錄之上于朝又從彥亡後為修其墓

郭義重

紹興十三年旌莆田郭義重孝行立雙闕于所居之前飾白間朱植所宜木

二星集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合朱弁宇文虛中弁使金十五年而歸自題集後絕域山川飽所經客途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羅鳥施松慙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十載公言有汗青

龍可趙九齡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呼叫太釀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併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寔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待留次張不得已從之

箕踞笑歌恢諧縱誕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累一日行城外
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願亦
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
十察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
的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
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
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
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
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
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
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
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已決淮西之水以
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
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
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亦嘗為
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
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于行伍言
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

予

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于趙丞相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阻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叅政周公葵屢為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善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之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予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指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倜儻豪偉之士沈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阻于疑忌此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徃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而不終未四十餘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

使金得返

使金得返洪皓朱異張邵其不返者陳過庭聶昌國馬林滕茂寔崔從魏行可郭光邁

棄地

建炎初河北失恒代汾晉太原等郡河東失真懷衛濬等郡符離師潰僅失新復之地揚楚濠泗尚列戍相望聽湯思退撤唐鄧之戍

趙鼎上實錄

趙鼎上神宗寔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脩以朱刪出以黃自後進書率如此例李士英北朝名臣錄

談遷曰即范冲朱墨以丞相上之也

太平樓詞

紹興中和議既成義烏黃中輔翰題太平樓詞曰瀝血為詞披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恨草莽無路望九重如在瀛洲興長嘆無言耿、空抱濟時憂休休真可愁才如李廣都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卧鼓誰知老子總猶貌問誰可邊籌未建、恁太平樓中輔幾中禍晚號伯高居士名齋曰轉拙有類稿十卷

秦檜

江寧縣志甲科秦檜政和五年秦熈紹興十二年秦頊秦焯秦焞俱紹興二十四年頃一甲第三人繫兩府親屬依第一

朕

人恩例 秦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
得者目稱冲真先生王佐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號執政
不能聽後王氏死竟奪先生號 陸放翁集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乙丑進士梁勛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
州編管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 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
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

金人張師顏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
秦鉅子野檜曾孫蘄州通判嘉定辛巳金人臨城同知州李
誠之俱死子浚澤亦死詔封顯節侯謚義烈

秦檜嘗為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 醉過密與
之同飯于翟奇之後胡康侯問人才于定夫首以秦為對云
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
而下無敢有人議唯秦抗論康侯益義其所為力言于張德
遠諸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
書疏往還 返論國政康侯有誦掖經筵之召則秦之薦也然其
雅意堅不欲就是時 已窺見其微隱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
辭後秦做事太踈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陸士現能詩秦檜門客也來自湘楚謁檜、以小嫌不與接

現一作規

見、亦相誦其過黃陵廟詩東風吹草綠離、路出黃陵古
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稱賞不已待之
如初

東陽曹冠紹興甲戌第二人擢太常博士坐秦檜黨累孝宗
時得旨再試中進士乙科遷知柳州告老轉朝奉大夫致仕

南渡奢侈

南渡後用度奢侈詞章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

本百下有金字

臣虜

高南宗稱臣于虜宗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胡銓封事云朝廷宰
執盡為倍臣桐廬主簿東陽賈廷佐奏亦曰陛下為戎人諸
侯臣為犬彘陪屬

岳飛

岳飛題翠岩寺詩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
必期清塞外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散沙漠群兇
定私彼行復三京迎二聖金酋席捲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云湓浦廬江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
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業功名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
松游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夢回千里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
行人悄。林外月朧明。白首為功名。舊里松江老。阻歸程。
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饒州魏石山魏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
僧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爾釋民憂。

貴池縣齊山詩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
山觀未足。馬蹄催起月明歸。

送友人詩南渡已紀衣冠。今幾存。去國教存九全身。聖主恩

五岳祠盟記。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

總發從軍。歷三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

國仇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

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

勵士卒。切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

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

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
寮。謁金仙。徘徊暫憩。遂擁鉄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
殄醜虜。復三京。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日過此。勒

為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柘門西約一舍餘堂塗有菴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募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烟薨勝景瀟灑寔為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適發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縣大營驛題記權河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域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

本獨下有志字

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得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願蜂蟻之群豈足為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孝宗朝復岳飛官謚忠愍淳熙六年改武穆寧宗嘉定四年追封鄂王理宗淳祐六年改謚忠武制曰李將軍口不能言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若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愛取危身奉上之寔仍採戡定禍亂

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舍獲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賴及子孫與河山而永久

岳飛孝宗初謚忠愍繼改武穆理宗復改忠武已太學中復驚岳氏降為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改謚忠文廟曰忠顯蕭縣志

贈岳雲勅絳侯左袒而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廣結髮而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身為世儲稟名父之勝算折醜虜之天驕馬革裹屍忠肝可見蠅營集棘奇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忠魂于拱木新戎鉞于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連南夫

和議初成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知循州連南夫賀表云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

百里當念爾欺由是得罪

賈廷佐

賈廷佐子野真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會金人犯闕隨父淵扈蹕南渡遂家于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除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詔諭江南為名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書曰臣聞孔子之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夫華夏之可貴夷狄之可賤經書所載昭然不可誣也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畧平定海宇創業垂統為子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適丁艱阻正宜不負所託銳意撥亂信威夷虜功光祖宗為中興之聖帝倘或委靡偷安專主和議奉夷狄之詔則墮祖宗之大烈所謂變于夷者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復將議陛下為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人民以為依附有人才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斷然誅王倫以懲其賣國拘虜使以消其悖禮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捨此數者聽信王倫詭詐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事夷

狄此天下洵、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將講好稱臣以中興耶，將奮發講武以中興耶？將聽虜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耶？臣為桐廬一簿官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朝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口謂王倫賣國要致虜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有虜詔，必詔陛下如陛下近遣臺臣李霖往江西事體一同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于死，拒今王倫為使要虜以詔來，不以為怪而謂之功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號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戎人諸侯取笑萬里，又不忍見臣將為犬豕之陪屬嗟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夷狄之天可乎？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旦盡化為夷狄之地可乎？無天可載，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為愈。臣所以痛悼于心，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夷狄猖狂下詔求賢曰：雖朕計之于心，固有成算，又念合以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識洞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脩禦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席以談，不以流遠見遺。狂直見罪，嗚呼！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也。如此况當彼疆場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

以自^今日虜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虜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啗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以為詒我耳天下之氣勢兩敵則講和之易成我弱彼強則彼以吞我為心何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于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今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棄^乘便盡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嗚呼恃強吞弱自古而然狼子獸心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戲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虜出必將漸令吾罷某師退某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虜將無置錐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于左袒將有不勝

一本多天已棄
雖陰終補七字

憤懣^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時雖悔無及為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虜使名以詔來三軍憤憤士大夫憤、民心憤、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死激我不可知也陛下若不恤眾心之不平但委靡從虜則天下環視而起將不怨虜而怨^{陛下}天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無謂我弱不能與虜角若天未棄雖弱終強陛下至此當照戎虜詭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于天漢高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壁之役室家盡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徬徨無聊一失職之人耳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強陛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胡虜為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之^非虜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老王莽以百萬之眾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為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嘗有然光武于談笑間以兵三千敗之于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

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喻若決意于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初所謂初若磊、惟有志者事竟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于撥亂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畏誅王倫拘虜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選大臣為大夫種以治于內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為范蠡以治于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教尤石晉之計萬、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無士服其威名此亦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愈曰凡此蔡功唯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晉全在陛下斷不斷之間臣忠義所激號天取死願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萬一因臣微言反禍為福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然甘心受僂訴與太祖太宗耳干冒天威臣無任殞越待罪之至書上以官卑不為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後知處州遂致仕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元吳師道題其畫像云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矜許斬趙雍胡程朱松張漢凌景夏常明記如李李弥

遜方廷寔梁汝嘉蘇符蕭振薛徽之徒章疏備見而廷佐曾
不得齒名其間豈以小邑下官在所畧耶魏炎之集議今
亦無攷世知誦胡公銓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

鄺瓊

宋將鄺瓊降劉豫及豫廢從宗弼兀術南侵嘗列語同列曰瓊
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免胄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
難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
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
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論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

一作諭

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
俘級以為己功歛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
綱纔有微功已皆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
為天幸何能振起耶時以為確論瓊降金歷武寧軍節度使
瓊次子權字子輿家安陽號漳水野翁能詩文金天定十年
進士官著作郎權子復亨太和丙寅進士官編修

歲款

真宗景德元年遺遼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於雄州霸州安
肅軍置三權場 仁宗增至五十萬 徽宗宣和甲辰遺金

人絹二十萬疋銀二十萬兩綠礬二十萬斤栲栳例五番軍送又代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

高宗紹興壬戌初講和歲銀絲絹各二十五萬匹兩

孝宗紹熙歲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絹十二萬匹各重十兩浙絹八萬匹各九兩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禮物金器千兩銀器萬兩綵段千匹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覲香茶藥物菓子幣帛襍物等不豫焉外遣泛使禮物又倍之又起發正副使土物之費正使五百貫銀絹各一百副使四百貫銀絹同又公使合樂守餞上節十五金絹十匹中節各十之下節各五之又朝鮮回程宣賜等費正副使各二十五金并腰帶笏馬回程茶藥各二兩銀合泛賜在于外

宋先陵

紹興九年方定寶為三京淮北宣諭使至西京謁先陵見永昌而下皆遇驚犯泰陵至暴露庭寔解衣覆之歸日痛哭忤檜十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處今已收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除永定永昭永裕永泰陵並無損動永安永昌永熙神臺壘裂損枳橘柏株

談遷曰方庭寔之哭陳禮部之飾見並觀自見

孔廟像贊

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俱高宗撰并書其像李公麟畫紹興十四年正月改岳飛第為太學二十六年刊石于太學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之石在仁和縣學明吳訥以檜邪說磨去其文特題其像

賜楊沂中存中手書見家藏石刻原有日月失抄

近降親筆責卿破賊以卿忘身殉國必能體朕此意今聞逆麟親統賊衆衝突廬壽是天以此賊遺朕俾卿首建奇功也

時也卿其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副朕平日恩領之厚不可失此機會併遺後患故茲親筆卿宜知悉

連日聞破賊已從霍邱謀渡若有舟船不必多一行軍兵老小想非一日可過料卿軍行之速必能及之若是淮水有淺處可以徒涉而過則王師亦可涉過淮追擊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即日可稟張浚審度事勢併力前進是卿收大功之日也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衆請姑視政機觸事無聊悲傷可述卿朕之腹心義均一體懇想唯痛憤可同切于懷宜思奮

揚雪我大恥故茲親諭所宜悉之

近據諸軍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兀朮與龍虎議定欲誘致王師相近汴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虜或時遣輕騎來相引誘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際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覽卿奏已渡江暫駐兵泗州比得韓世忠報提兵往淮揚卿可審度事機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宜以體國為念勿分彼此岳飛近奏留王貴等在蔡州已過順昌由淮西前來奏事俟有定議即報卿知特遣親札諒宜體悉

得岳飛奏措置班師劉錡復奏入順昌已令各且住軍近便去處報卿同共相度如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如未可亦須駐軍相去近聲援相接勿致為賊所窺卿可急遣人與飛錡議定卿一軍所向庶幾不失期會也張俊初二日發火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卿可星夜蹉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住滯有悞國事具知委奏四日申時付沂中

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軍淮陽城下并捉獲淮陽告急天使稱已乞兵東京南京極力來援卿可與世忠期約擇利策應毋失機會初遣卿行與岳飛合力今飛方赴行在奏事世

忠見已出師國事一也不得輒分彼此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覽卿十一日奏前去徐州與韓世忠相為聲援兼欲到徐親
見世忠議事深見卿忠純體在淮陽西北虜人來援恐先犯
卿切須明遠斥堠常為大敵之備仍與世忠勢力相接進退
之間豫相期約勿各自為前卻皆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密
告以專遣卿竭力應援或令協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諒宜
體悉

兀術復窺濠州朕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于濠州附近
剋期同日出戰卿等各體此意不同前卻卿比之他人更宜
為朕出力想不待朕言也曹勛想已到軍卿家中平安朕常
使人照管報卿知十日比報偽兵節次渡淮已令光世張俊
併兵破賊卿等各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策
勲第賞朕不敢吝故茲親筆卿可悉之 以上付沂中

揚文文字二件付卿可仔細看其間曲折同張去為面說卿
可熟思合如何處置却令奏來本欲召卿面議恐彰其事所
降文字却付來揚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指揮

昨日行門來鎮射弓前後箭滿不破體殿侍時通卻唱前箭
一指後箭三指並破體卿可理會自今後引呈須管寔唱如

不寔殿待決配取逐人知委付殿司收

和州賊遁去已降指揮令李顯忠追襲可速追人去與顯忠可惜不勦戮縱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追趕

若收買堪好可修作戰船者百姓海舟亦可買二十隻或三十隻造船匠人並和雇百姓不須役軍兵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料要在此處江內擺泊若先要錢收買板木便來請每船載甲兵五十人棹梢在外只可用克敵弓弩可差人于平江府計會蔣燦友如無錢候人回自別來理會餘貼數錢

御前貼請

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殿前司後軍馬潘真於本月初八日忽患啞中不省人事此是風熱怯風丹三十粒只作兩服用生薑汁少許調成膏用米水化下冷水大盞內并蒜共半盞來服之看如何若省人事速來道切不可矣之必死

已今朱夏卿支銀二萬兩付卿等第支散隨李橫出戰傷中人并陣亡人家屬卿可躬親逐一支賜仍子細契勘所失亡人數并鎮江在人數密具奏來

卿以心膂之寄盡護諸將乃遽形懇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指畫唯委付為荷若有不率令者具名以聞復不可款情容庇

也除軍事外不得再有陳情以上付存中

高宗宸翰初做黃庭堅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鄭億年恐緩急或至亂真奏止之後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

功臣婦

楊存中故妻陷于金遣人取之以再娶趙氏常置于平江別宅韓世忠先送到張俊妻送自京西唯岳飛聽妻在楚州世忠令飛取之飛曰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臣心竊恨之已與錢五百貫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錄也北宋會盟編

思畊亭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城之西北隅有亭曰清暉危山東嘉陵江已廢為新之鄭剛中易名思畊亭記曰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吾實有感于斯亭夫嘉陵之源發于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繞繚魚關循崖而出力不能載自漁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于亭下又順流入閬東走安漢疾趨于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也皆終歲

漕餉之浮所水既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灑灑逆數至漁
 關之樂水號石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雜
 亂于諸灘之間米舟相御旦晝犯險率破大竹為百丈有力
 者十百為群背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卻立不得前有
 如竹斷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武
 后以草廬素定之晝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
 之艱蓋千古矣塞卒十萬今皆橐弓捲甲而卧吾誠能借其
 餘力雜畊關外卒以平歲縵田為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鍾
 即減漕渠三鍾之力此當所臨流之所深念者云、按秘
 監何畊作剛中墓志云關外四州及興府大安軍行營田之
 法所營至二十頃除種糧分給外寔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
 九斛而餘所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
 與焉始知忠愍思畊亭不虛作

楊愿

楊愿堂當秦檜附下周上士大夫號為肉簡牌言愿傳檜意旨
 為多也初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留飲醉而謂愿
 曰嘗於吕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
 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

司大司樂守卒皆息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慮憂撓而死
永嘉葉適作墓志銘云公文武大畧經緯條理遠有賈陸遺
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為州縣常人耳不
顧省檜獨首薦于朝及趙張更遞重任士徒步援引翕忽萬
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秘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
幸檜之幸也在易之願所以為願者初也而以自養為吉四
者願之顛也而以所養為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
戒深矣檜能用之而公為檜用此明于願吉所以為公惜也
水心文集

宗杲

佛日大師宗杲每往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
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九成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
有大辨才前身應是坡耳江鄉志袁宗道曰致杲師生七年
坡公方卒恐未是

不封生父

孝宗繼高宗不封其生父

陳亮

鄉人為燕會末胡榘特置同甫美觥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

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厚味有毒已下大理獄矣民曰與何
北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寔其事
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
少卿鄭汝諧直其寃得免未幾得進士

陳同甫王道甫合墓志銘

葉水心集有陳同甫王道甫合墓志銘二人合作古未有也
略曰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光宗策進士第一授
建康府簽判未至官卒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
也自中字道甫由乙第薦授籍田令差判郢州道知光化軍
又知興化軍罷官卒葬仙壇山北之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
而管貴美在叔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薛也同甫
得毋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志
二人俱志復仇是以併志使兩家子孫刻于墓若出世則碑
陰叙焉

地理

朱伯起酷嗜地理葬妻大芙蓉山云後百年當驗著陰陽精
義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葉水心序之曰予嘗怪蘇公子
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身豈能應四方之山水之求近時朱

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糧行六日始至乃知好
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古人改姓名

漢書劉文伯即盧芳運期曜即梁鴻 三國志馬忠即孤篤
晉書李辰即張昌劉沈即邱沈 唐書楊守亮即訾亮李
國昌即朱邪赤心李寶臣即張忠志李忠臣即董春李玉抱
即安重璋李全畧即王日簡成汭即郭禹楊守立即胡宏立
又改李順節 五代史殷崇義即湯悅朱友 即康勤李紹
虔即王晏球李茂貞即宋文通李繼鵬即闔珪王宗阮即文
武堅王宗滌即華洪朱李友恭即李彥威朱繼岌即桑弘志
王德明即張文禮李繼麟即朱友謙李繼琛即康延孝李紹
安即袁象先李紹冲即溫韜李紹宏即段凝孔循即趙殷衡
李紹賢即房知溫 宋陶穀即唐庶彥謙趙保忠即李繼捧
趙保吉即李繼遷李良嗣即馬植李繼昭即孫德昭李繼弼
即董彥弼鄒訢注參同契即朱熹朱說即范仲淹蜀才即記
長生 蜀才注易

八仙

鍾離權呂巖俱唐中晚人一云鍾以裨將從周孝侯霞敗于

韓

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萊王真人得道至唐始出度呂巖
藍采和亦唐人有踏歌以常衣藍衣故名何仙姑震陵_零
市人呂巖啖以一蔬僅食其飢遂不飢韓湘文公之姪
徐純翁宣和間海陵人曹國舅或言丞相彬子皇后弟美
姿容一旦求出家云水抵黃河以金牌抵渡值純陽見而授
以道跛者李孔目尤荒唐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
或云諱元開元中于終南山學道陽神出舍為虎所食得一
跛丐新亡者附其屍以起大都委巷之語也仙鑑呂純陽
所度者趙仙姑名何非何仙姑也仙姑何姓者開元中化去
合在純陽前

辛元龍

高安辛元龍慶元進士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飛家爭
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即擬
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
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歸于岳卷昇于火時論辯之

日本僧記藏

羅大經嘗于鍾陵遇日本僧安覺離國十年欲盡記一部藏
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叩頭佛前祈佛陰相

已記藏經其半鶴林玉露

金主亮詩

萬里車書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家^萬西湖上立馬
吳山第一峰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者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
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
雖小不同而寔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其在石經堂
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

鏤

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
敏與其僚校諸經縷之板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
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
宮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
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
間席升獻又刊孟軻書參焉今攷之偽相寔毋昭裔也孝經
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
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
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字闕其書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

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昭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
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十數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
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輿本板讀之其差悞蓋多矣其
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輿板本
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民間向日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
由參校孰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于獨改由是而觀石
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假
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
注略例有邢疇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
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
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
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
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
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文多謬然如尚書禹
貢篇雲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
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
衛靈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
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

臆姑兩存之亦鐫諸石附于經後必有能攷而正之者為于
上又考刻古文尚書而為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
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于伏羲然變狀百出
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于
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
遭漢巫蠱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蝕今猶行于人間者豈無
謂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蝌蚪既不復見
為隸古此寔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槩想則古
書之傳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
全編于學宮乃延士張臬倣呂氏所鏤本丹刻諸石是不徒
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典與稽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
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
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勿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
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楊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周爽

張南軒問湘卿周爽曰舜五十而慕何如對曰此大人不失
其赤子之心也南軒深以為然爽顏其亭曰欽齋

汪開之貧約開之字元思金華人

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僮僕從不喜收買不趨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惡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

麻衣易

麻衣易朱文公謂前湘陰主簿戴思愈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麻衣易四十二章云麻衣道者授陳搏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內有曰學者當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于周孔脚足下盤旋

朱元晦祭開善道謙禪師文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充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語不出于禪我于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欸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恭惟我師具正偏知唯我未悟一莫能窺

朱晦翁少年不喜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靈、一著年十八請學時從劉屏山屏山憶其必留心舉業

暨搜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晚年作道謙禪師祭文自悔其浪自苦辛恨不速証或問晦翁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答云是他高似你、生平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祿利這裡都靠不住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孔孟所不及又云金剛所謂降服其心非謂欲逼服此心謂盡降服世間一切衆生之心劉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空、之道微開其端又云孔氏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禍亂必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設施不同耳某之南遷雖吾^{平日}于吾儒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佛事不得力

鄒軼

朱文公帥長沙道經平江邑人鄒軼行之來謁云軼雖貧未嘗廢書年始十七八有志于道未有導之使趨翼之使成者聞竹間先生喬居巴陵承伊洛宗派與友人洪伯時往見之竹間愛其朴實遂教之曰子歸^取四書讀之於立身宅心體察

久自有得歸讀論語稍有悟處乃告伯時曰古人為學只是
寔地工夫學以為己豈但如俗儒詞章專事祿利哉若論語
首篇便教人以孝弟蓋聖賢事業雖大未有不自孝弟始孟
子論堯舜亦曰孝弟而已矣云、竹間先生平江毛友誠伯
明也輓官終于漕港有集行世

南園記

韓侂胄築南園屬學士楊萬里為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
棄記不可作也竟卧家十五年侂胄改屬陸游放翁

陸放翁佚詩

寓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窓逢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
平素莫恨栖、立路傍又云古葉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兩
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 夜還驛舍樓上
聽、初發更斷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
壯履聲闐闐變遷非曩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
醉刺買官醕樂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
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關曾踏連雲棧海
道新窺浴日波未頌中興吾未死揀江崖石竟須磨 泰和
羅鶴應菴隨錄予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跡

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立格高練放翁詩集不載故錄之

韓侂胄

韓侂胄娶吳氏 皇后從女亡子以魯誼子為後名珍

奚士遜

侂胄死史彌遠議起大獄大理卿寧國奚士遜諫之曰侂胄誠奸邪若欲加以大逆非士遜所知由是忤去 寧國府志

深衣製度

朱文公編家禮深衣製度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而秦漢湯氏又引說文云周製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至于造木之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之說曰周尺當者尺七寸五分程集與書儀悞注五寸五分弱温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者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說已不能歸一况諸家有異同者乎不肖往在禮院時因更造時享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于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束得之其制作極工然較之周之者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以為玉尺歷代襲傳盖久尤有據遂

準用玉尺定下其議乃若准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為法然尺法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元柳貫答宋濂書

父母分葬

朱文公父松葬政和縣寂歷山母祝夫人葬甌寧縣天湖之陽

朱文公興致

吳壽昌曰朱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離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朱子語錄

唐仲友

唐仲友論春秋本朝孫明復為尊王發微片言隻字必繩以王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意未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無一毫之貸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亡而春秋作則聖人之意固可知矣以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繩墨者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

而顯直而晦婉而成章淨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屬詞比事此善言春秋之體者也左氏載事得實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攷之猶庶幾焉舍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意已不可考是則公穀已矣公穀猶爾况啖趙乎况後之諸儒乎

諸葛廷瑞

金人有大喪遣工部郎中晉江諸葛廷瑞與其副將偕辭廷瑞奏前者高宗升遐虜來弔喪純用吉禮非可效比孝宗時嘗帖下云脩紅鞋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恃其強欲以其國之禮加我當預討論使臣可以死守光宗曰天下事唯理所在卿過界但存紅鞋致虜闕足矣越境虜使果以三節人紅鞋為言廷瑞云皇帝新即位聞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意良厚一事一物皆討論乃行凡弔喪弔者更衣從人寧亦更衣耶方爭時虜使聲色俱厲廷瑞俱折之及抵汴至涿廷瑞名為動自入燕則三節人悉易黑帶以入虜始服中國有人

畢再遇辭賞

開禧二年北伐統制畢再遇克泗州東西兩城招撫山東京

漸下一本有爭如初三字

東使郭倪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宋史

辛棄疾

歷城辛棄疾幼安少與黨懷英同師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懷英得坎因留事金辛得離遂南歸紹興末屢立戰功歷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晚隱鉛山縣南二里葬分山嶺下黨懷英歷金翰林學士承旨善屬文尤工篆籀 乾道壬辰辛幼安告朝廷曰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身事四

朝四垂沒為韓侂胄用見廢

咸淳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謝枋得作墓記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依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不立朝署者四年官不為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者以片言隻字文致其罪豈非天平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誣公者非腐儒則詞人也今始升公之堂瞻公之像有疾聲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每以股肱王室經綸

御典下本有
易名錄後の字

之寄自負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仇不
復大雪之雪取不生平志願百不一售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
六十七年來世無特立敢言之士為天下明道公論公之疾聲
大呼于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胆
以雪公之冤復官職還卹典改正又傳立墓道碑此皆仁厚
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于書史昭萬世以為忠臣義
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
以隻雞斗酒酌于祠下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少卿謚忠敏
鉛山崇義鄉去縣三十里斬馬橋俗傳陳同父訪辛稼軒
馬行遲斬于此

晷漏銘

紹定中寧國郡守王繹作晷漏銘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
寅九月庚辰朔寧國重修晷漏成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帥沈
傳師命團練判官杜牧以梅為杵製作精密應驗不爽中更
變故首尾斷缺唯存有六纛神烏帽褐服從以虞吏名為吹角
猶唐舊物秤垂之北壁下別作漏刻不合于古至是命長樂
林可大新作晷漏以杜牧秤九重製壺箭吸水減水悉如故
智麗譙中鼓角十二青陽丹朱明白藏玄英旗以時張之設土

春視其面秋睨其背以二分為斷蓋一行遺法因為銘壺下
曰昔在放勳歷象日星至唐杜牧家驗惟精權與水鈞而衡
始生水落籌浮銅乃發聲二十四籌晝夜踐更此以无息制
彼錯行椎輪大中既壞於成淳祐之二爰始經營圭土測影
以覺昏明我為此銘永有法程 寧國府志

金史

翰林叙品官在下元時皆然餘官品在官上 百官誥命女
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 金皇統元年始御袞冕 熙宗亶

金取士經義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
注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
鄭玄注賈公彥疏論語用何晏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
奭疏孝經用唐元宗注史記用裴駟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
後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裴駟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
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
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
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楊倞注楊子用李軌宋咸用柳宗元
吳秘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之學校凡學生會課三日作策
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篇分南北兩選北選詞選進

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詞場訶選
詞選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一百五十人 經子史
內出題皆于題下注其本傳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
程文一道示為舉子之式 太宗晟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
考忌日改用十七日 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
陵者罪死 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閤山遼諸陵樵採
三月壬寅詔軍興以來良人被掠者聽其父母夫妻子贖之
世宗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兵至則從
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来矣雖屢經遷變而未
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
殺後復有人諫之甚可尚也 中都東城外兩燕王墓金主
亮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大定九年詔改葬城外俗傳六國
時燕王及太子丹之墓及啓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
王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帝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
康王劉嘉之葬也真定蔡珪正甫作兩燕王墓辨據葬制名
物款刻甚詳云章宗明昌二年三月癸亥勅有司國號犯漢
遼唐宋等名不得封臣下有司奏以遼為恒宋為汴秦為鎬
晉為并漢為益梁為邵齊為彭殷為譙吳為鄂蜀為夔陳為

究隋為涇虞為澤制可

衛詔王政亂于內兵敗于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弑國滅記
注亡失南遷後不復記載元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
有志論著求大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摭當時政令故金部令

政一作詔

史實祥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
司天提點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千本載舊事五
條金禮部尚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在
史館條件雖多重複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
吉千家奴兵敗紇石烈執中作難及日食星變地震氣祲不
相背蓋今校其重出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前事宣宗實
錄詳其後事又于金掌奏自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
明夫人援壘事附著于篇亦可存其梗槩云爾

太原元好問晚以著作自任金國寶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
言于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憂樂所阻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
跡泯而不傳乃構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
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錄至百萬
餘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纂修金史多
本其所著云 渾源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為宰執者往、

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悞熟無鋒銛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其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完顏奴申傳 宣宗築汴梁重城，及業古兵至，朝臣議內城守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敵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內城，或不測可用。于是計守外城。

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肖，降繫獄十四年。及盱眙守將納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求死不得？乃作如此嘴鼻也！」

杜杲四書

宋吏部尚書杜杲，先知安豐軍，有功。杲嘗言：「吾在兵前，無悖謀，無左書，得之四書。」

菊譜

范石湖著吳門菊譜，得自范村者三十六種。史正志吳門菊種列二十九種，皆以黃為上，白次之。

彭奭

崇安彭奭少嘗師樞密劉珙及珙主試于南宮初得首卷其
文乃奭夙構以發解者珙私喜為奭矣乃拆卷則為蜀中士
珙大懊恨頃之隨得奭文于魁卷中珙讀之歎曰此老野狐
精也遂登第既珙詢蜀士何從得奭文蜀士謂神寔告之欲
及第須熟奭文

趙師弄

周密齊東野語辨趙師弄犬吠村庄事乃太學生以私憾謗
之者

陳汝晦

長樂陳汝晦日照嘗讀真西山夜氣箴作曰須見冬得為四
時之夜乃一日之夜冬便自是家向晦入息之處

夏明誠

金華夏明誠度元丙辰進士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詩
為是樓之辱

金遺事

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駐蹕山金章宗嘗游之鏤曰駐蹕山上
有臺題曰棲雲嘯臺下觀野燎而獵召酋長大人擊球俄而
自擊歎曰美哉其誰見之須臾群賢皆起章宗以酪灌之石

頂皆白至今猶有跡長安客話

太平二年壬戌孟秋鳳見于武安縣南石聖臺翊日遠近未
觀者無數至臺下一里許高可喻人次亦高四五尺餘衆禽
回還衛護皆成行列人稍前則類鷓鴣之屬者皆怒人莫敢
進衆禽盈地亦或飛翔信宿而去所司圖上其事狀見翰林
院編修官左客撰本州鳳瑞記

盧天錫子美林州人承安庚申登第調次州梁縣簿在任賓
客盈門及受代寄居僧寺客無一至天錫題壁二首當年門
外客如雲投刺紛、恐後聞今日羈懷寄僧舍灞陵誰識舊
將軍又野寺從來感慨多其多冷煖世情何相看不改舊時
態惟有亭、宰堵坡

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
水窮霞盡處隱、兩三峯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
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
聲又二頃山田平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牕修夜蕭、兩
紅日花梢入夢無秦娥為之泣下

張宏圖

嘉泰間寧宗以慈懿太后擯陵在湖曲修吉寺時過謁保儀

即福清張宏圖巨濟上言湖上宴游非林暢悽愴之意上感
悟命鑿御盤沈之轉官旌一帙

汪立信

汪立信以淳祐七年丁未進士史悞為六年丙午初淳祐元
年大飢知鎮江府吳淵分置粥場浦江黃夢瑛時客吳淵所
行視諸場見立信大奇之亟言于淵召語立以為上客黃文
獻公集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跋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
漢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朕音審俗誤為朕距今慶元戊午凡
一千四年舊號周公禮殿。制甚古低屋方柱。上狹下廣
與今異制左柱有高朕修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紀
漢初平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為興平今尚云爾者
豈是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耳殿有版龕
護先聖像邱文播畫山水龕復有版壁黃全畫湖灘邱畫今
亡獨黃畫存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圖畫上古以來君臣及七
十二弟子像世傳晉太康中太守張牧之筆牧子載即銘劍
閣者也

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為成都禮
殿聖賢圖紹興中席公益又摹寫于石經堂凡一百六十八
人按續記可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親像宛然者一
百四十九人僅在髣髴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今
仍錄續記姓名於左

盤古 伏羲 神農 蒼頡 黃帝 少昊 高陽 祝融

高辛 堯 舜 禹 咎繇 稷 契 伯益 夔 湯

高宗 太王 王季 泰伯 文王 太顛 閔天 散

宜生 南宮适 武王 太公 周公 成王 召公 仲

山甫 宣王 管仲 子產 李冰 老子 孔子 顏回

閔損 冉雍 冉耕家語作冉有 蘧瑗 冉求 端木賜

卜商 樂欬 仲由 有若 宓不齊 原憲 商澤 魯

參 南宮韜史記作南宮括 公冶長 言偃 公西箴家語作公西赤 顏高

家語作顏刻 公西赤 樊須 宰予 高柴 任不齊 漆雕開

顏噲 冉孺 漆雕徒父家語作漆雕徒 榮旂家語作榮祁 奚容箴家語

作奚箴 澹臺滅明 琴牢 廉瑀 施之常 公伯寮 秦非

后處家語作石處 石作蜀家語作石子蜀 邾翼家語作邾遷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

廉潔 梁鱣 燕伋 孔忠 商瞿上商瞿家語作商瞿 鄭國 曹卹

公哲哀家語作西哀壤駟赤 顓孫師原 元籍家語作原公肩定

漆雕哆家語作修魯點 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步叔來 左人郢

家語作左郢顏無繇家語作由司馬畊 顏祖家語作相申儻家語作續秦祖

伯虔 顏幸 卍單家語作懸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

冉 公良孺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

文帝 賈誼 文翁 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倫尊 李疆

、莊君平 劉向 楊雄 光武帝 鄧尚 張堪 桓溫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庶范 班固 黃昌 神暘

馬融 李膺 高暎暎 陳寔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

葛亮 龐統 董和 費詩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祐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尊

謝安 桓石虔

度宗手書

度宗答賈似道手書曰師相而不名內有曰寔籍鈞庇伏焉

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于敵已者見黃潛跋

賈似道知己

賈似道死泉州木棉庵承天寺僧彬木禪 火焚遺骸授其

仲子葬會稽附子岡僧仁恩弔墓詩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
知己是僧林

字民銘

南康縣治刊宋度宗字民銘末云咨爾令長守而勿墜宣朕
寔意斯為愷悌

譚昭寶七歲登第

理宗時茶陵譚昭寶珍卿五歲能讀五經知為文詞七歲應
童子科中上第其謝啓曰七歲遠離于膝下九經流出于胸
中卦魚太極之圖蓬矢效由基之射童科雖異文解則同破
雲州千古之天荒駕月殿丹梯之雲路啓傳禁中大異之

張自明入墓

建昌張自明嘉定間知宜州文雅風流迥出塵表日治民事
暇則集諸生論道一日集士民諭曰吾入關矣士民隨之詣
九龍山入一洞奇香烟霽光景殊別于世外有石碑題曰宗
刺史丹霞張公之墓鐫磨夙構公飄然而入浮雲半掩峒口
漸合今其石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

洪福

夏貴家僮洪福以功守壽州貴降元遣子招福降福斬之後

貴治兵入城衆兵隨入獲福及子大源大淵屠于城內

教陶孫

福州舊志趙汝愚死貶所教陶孫哀之以文又揭詩于舊衢
左手旋乾右轉坤云何群小肆流狼胡無地容姬旦魚腹終
天葬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
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侂冑大怒遣捕陶孫變姓名亡去得
免福清郭萬程曰今稱說教先生者豈非表趙忠定之詩律
哉或曰揭之通衢或曰賦于三元樓壁縱筆酒三行而壁已
昇去或曰侂冑不之罪或曰大怒刊章追捕編管于嶺南至
其敗乃登第或曰遂亡命走閩或曰因是游寓贅居崑山蓋
二三其說皆大謬不然者矣蓋云或為律詩托之以行知是
律也閩記

福清教陶孫善詩以刺賈似道京尹捕之微服遁去後刊江
湖集有詔毀之號臞菴先生福州府志

木棉菴

漳州龍溪縣木棉鋪宋為木棉菴鄭虎臣殺賈似道處宗時
路遠驛疎寄宿無所有司酌道里中隨鋪立菴命僧主之予
以贖田以待過客於是漳南十有三菴木棉其一云

吳休

休寧吳休中漕舉補教授宋亡不仕題其屋曰殷周雖代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若

馬光祖

東陽叅知政事馬光祖入明祀金華府學鄉賢祠浙江通志以其附史嵩之奪情起復為劉漢弼所論遂出之

真德秀

楊東山曰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嘗至其位中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正何用者此某棟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自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無非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寶錄

宋東都以前百六十八年寔錄不過千餘卷高孝兩朝僅六十餘年寔錄亦至千卷神哲徽欽四朝正史李燾撰

賈似道募兵檄

惟我^洪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
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証諸不悖理宗
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于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
天下念元溫群從上受卯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
國家厄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袞之聖
躬今天子孤惇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
忍坐視君父之阽危豈無邦國忠臣亦有兩河豪傑若合倡
義之侶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
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使直指于旌旗如厲之山如帶之
河尚水堅于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遊天台石橋詩古竹修終日僧房出翠微瀑為煎茗
水雲作坐禪衣尊者難為相遇游人又獨歸一猿橋外急使
是不忘機

陳自中

永嘉陳自中丞相宜中弟娶蘭谿楊氏因家焉自中好學善
為文頃刻數千百言恣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由郡司理
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
自中以大都督府行司馬提兵分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

多散亡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子萍育于
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宜中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
于學兼通梵教亦精騎射賜名輦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見
親幸成宗時吐蕃強盛邊人告警以萍領吐蕃宣慰使討平
之賜上尊袞衣獎諭甚至及武帝朝以其習西事特命撫寧
邊陲初入境甫數十騎整衆而來猝與之遇亟令從騎解鞍
列坐環以重車如城左右指揮外示閒暇敵疑有伏懼莫敢
前有以白帽揭于竿首者萍引矢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由
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
夫

張鏜

張鏜南軒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移檄安化
新化諸獠得民兵數千文天祥帥兵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
敗被執參政崔斌欲降之鏜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
魏公于地下斌命述起兵本末鏜奮筆斥詈千百言斌怒殺
之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軍其本郡也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至元

年月日心甚愕駭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州拘繫于太學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宗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得毋為太學神乎果卒墓在智果寺旁葬次日墓即生竹、俱而有刺人不能登興化府志

張世傑

張弘範即世傑從兄弟也弘範三遣其甥往招世傑竟不能得所謂亮之不來猶瑾之不往也

文天祥不拜丞相

元勅修宗史稱陸秀夫為左丞相文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公陸君寔傳後序宗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久之鄧光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采上乃知陸公官止僉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叅訂悉改舊史之悞程敏政跋文丞相真跡

文天祥書

文天祥過淮亂離歌六首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裡予義當

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于此泪下
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于
此為之奈何凡事只得待于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
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瑤不曾周全得毋怨毋
怨徐奶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動人、流落天數
奈何奈何 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管不得泪下哽
咽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于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
妹 天祥弟璧仕元為惠州總管次子陞字遜志贅清江家
焉皇慶間授集賢直學士代祀獄瀆卒于贛子富延平路總
管博學能文在治多善政

王昭儀

宋末王昭儀北行名清惠請為女道士號冲華

陳烈婦

宋幼主由閩入廣師次崖山陳烈婦屬其子李佳往事之臨
別與訣曰勿以我故而懷二心遂趨廣赴水死聞者哀之

謝枋得女

謝枋得女嫁周氏早寡聞枋得與其母李氏死節遂出奩資
作橋安仁縣北橋成投水死名孝烈橋

龔開

淮陰龔開聖子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
往來改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如坐無几席
一子名俊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
駮蘭筋脩盡諸態一時特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籍是故
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吳萊柔海遺錄序

元郝經鴈書

郝經伯常使宋羈于真州十六年嘗繫書鴈足霜落風高恣
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
中統十五年九月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
忠勇軍營新館五十九字帛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
印方一寸文透于面可辨識明年果獲鴈於汴梁至元十一
年十二月丙辰伯顏渡江送經歸還尋卒年五十三按佛經
勒那跋弥王^國生太子迦良那迦伽黎太子求寶渡海舟沉走
黎師跋陀圖先時太子在宮嘗愛一鴈父勒那王作書繫鴈
頸鴈即高翔求覓游彼國上太子作書與父鴈還勒那王解
書知太子存勅令告下黎師跋王又漢蘇武在匈奴十九年
魏子什門在燕二十一年明傅安在撒馬兒罕二十一年

續後漢書

郝伯常續後漢書百三十卷序曰晉^單丹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事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予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于是體統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裴松之著三國異同用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體統宋司馬溫公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至朱晦菴作通鑑綱目詘魏而以章武之元繼漢體統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為紳先生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事梗不果中統元年召經特使宋告以登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抱節無為乃破稿發凡起漢終晉以終壽書作表記傳錄序贊案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叅校刊定歸于詳寔以昭烈纂承漢^統紀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為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辨奸邪表風節核正偽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于道理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兩至元

元世祖改號至元凡三十一年後順帝稱至元凡七年祖孫同朔不改知其故

許乞假

世祖時左丞呂師夔乞假五月省母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

俘倡

中統二年八月乙巳禁以俘掠婦女為倡

文移改漢字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辛卯札魯忽赤文移用國語勅改從漢字

左社

元時衣左社今舊家遺像嘗見之

帝師

元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悞也其制詞稱名班弥怛拔思發其文始全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大元帝師蓋自有釋氏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者也

王元美書

統載
後

黑玉酒缸

萬歲山廣寒殿設一黑玉酒缸玉有白章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拔都兒

世祖南征驍勇十一萬戶留籍漢湘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府總管拔都兒華言健兒秩視三品

摩訶葛刺神

元祠摩訶葛刺神漢言大黑神也元太祖世祖嘗事其神又號大護列諸大祠西域聖師大弟子膽巴請立其廟南涿州其伐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及渡江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云玄武其知之矣 柳貫護國寺碑

葛應雷

平江葛應雷善醫著醫學會同二千卷謂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泄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

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

歐陽祐祠

邵武縣西乾山一名大乾山有隋泉州守歐陽祐墓祠、有祠夢堂元草廬吳澄題祠壁曰隋大業十四年戊寅泉守歐陽公官滿歸至此夫婦俱溺水死時楚林士弘長樂竇建德魏李密定陽劉武周梁、師都秦薛舉涼李軌梁蕭銑各已僭號割據而唐李淵以代王侑帝于長安是年二月江都有變字文化及立秦王浩五月李淵奪王侑而自帝以隋為唐王世充以越王侗帝于東都公洛人也將安歸乎生蓋不如死矣噫公之心誰其知之後六百七十七年春二月朔臨川吳澄過廟銘題壁

高麗王祖墓

長樂縣利充山有高麗王祖墓王名宜星其父元末仕宜州判官生時星墜庭中因以為名父卒高麗王入貢見而器之遂從王歸王後無子因以為嗣乃襲王矣按高麗王父在元末則王入貢當在明初明初入貢其王皆易名與國中本名易異亦不知宜星國史是何王也又高麗貢道自遼東不應

出閩抑從日本來耶

黃潛

黃文獻在妊二十四月始生甫晬即免自乳見危素墓志

李珪

滑縣李珪嘗收旅殯撫遺孤參議脫、聞而義之薦為通事及脫、竄死南海不遠萬里收殯廉訪使以聞旌表之

科舉

仁宗皇慶二年甲寅始定科第之制蒙古色目為一榜曰右榜漢人南人為一榜曰左榜右榜兩場一問經義五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設問用朱子章句一策左榜三場首明經、疑二問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占一經次場古賦詔誥章表内科一道末場策一三年一舉行省鄉試以八月二十一六日各照地方額數選合格者三百人每邑七十五人禮部依前例會試以次年二月初一三五日取中選者百人每色二十五人以三月初七日廷試進士不滿百人閩士則皆赴試於浙江行省元統間名額漸增凡恩典註選大較內胡外華優北人而抑中國閩書元進士科惟仁宗皇慶四年延祐二

年五年順帝至元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六科而已江浙行間省凡統三十路數千里地三歲解額取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八人士無可進之路多俛首掾史然以此致位宰執後先相望豈一時氣運然耶金華府志

顧清松江府志松江舊隸浙江自延祐設科至是通得十四

人進士三鄉貢十一而蒙古色目居其一元之用才於是可

見進士完澤溥化漢名沙德潤鄉貢拜普化漢名沙彥博伯顏普

化漢名沙景遠帖古蹠尔漢名沙學海徹里帖木兒漢名馬定國御史中丞馬祖常子

博野帖木兒漢名沙彥約會試舊二月朔日三月五日後改十二

十三五日文宗至順元年仍舊制

戶籍

張鉉金陵志至元二十三年本路抄籍戶口在城錄事司戶

南人戶軍站人匠戶無名色戶北人戶色目戶漢人戶儒戶

江寧縣民戶醫戶淘金戶財賦佃戶儒戶弓手戶樂人戶

無名色戶軍戶站戶哈刺赤戶鋪夫戶上元縣南人戶儒

戶弓手戶財賦佃戶貴戶哈刺赤戶民戶軍戶急遞鋪夫戶

匠戶水馬站戶北人戶色目戶蒙古人戶畏吾兒戶回、人

戶契丹人戶漢人戶馬戶句容縣有禿、哈戶平章養老

戶河西人戶運糧戶怯冷口戶 溧陽州有打捕戶餘同前
歲貢土物溧陽珠子米二十二名石

樂官

金時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製自東都不守太常氏奉其
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梁汴梁蔡臨沒東平嚴直寔
得其故樂部人元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 遂典樂向日
月山秦觀乞增官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
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諳其鐘鼓鏗鐸不復究其義
矣

元官兩名

華亭縣志元達魯花赤養安海牙漢名唐世賢哈迷里氏國
子釋褐出身 青浦縣志載流寓火魯忽達漢名魯得之西
域康里人

七真人

寧海州大崑崙山七真人邱處機馬鈺譚處端劉處一郝大
通孫不二師王重陽

河源 元史

禹貢道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

交流發葱嶺趨于闐漚塩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
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于悶磨黎山總其寔皆非本真元
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跡所得及皆置驛傳至元十七年命都寔
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寔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六
十里寧河驛西南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足舉浸高
行一日至嶺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
城傳位置以聞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寔之弟闊、出得其
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
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
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註其下

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
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
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郡
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
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伽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
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
群流奔轆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
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
名亦里出與赤賓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
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可涉

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
五百里餘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
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譚譯言九渡

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

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西山峽東廣

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

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

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

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

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地

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

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

山最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

潤即潤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潤即及潤提二

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衢也多寇盜有

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潤提與亦西八

自鉄狗嶺之北正北流凡崑崙以西人簡少多居山南山皆

不穿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益

高地亦漸下岍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

西南水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

五百餘里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

與黃河合

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折而西北
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自
威茂州之西北崑崙山之北水即古當州境正北河水北
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

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隸吐蕃等處宣慰司治河州又四

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

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

鵬撈河合鵬撈河源自鵬撈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

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

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

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

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

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自傾西山之北水東北

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五百餘里過踏白城銀

川站與湟水合與浩疊河合湟水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

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自丹州之南丹山下水東南七

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

合洮河自革撒嶺北東北流過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

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

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

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

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

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過本曰自洮河水與河合又東北流

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

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

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又與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

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
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餘里與延安府合而
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
正東流三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餘里與汾河合而
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河
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
河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
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
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西地凡二
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即河中凡一千八百
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吳澄

吳澄宗咸淳六年鄉貢

戶券

甲午字在
正月上

太宗正月甲午滅金越十九年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
丙子正月平宋越十五年庚寅南籍始定各給戶券

劉因書事詩

卧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
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

楊奐論祠堂

楊奐與姚公茂書云奐三十時入汴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
一故老處又五年因秋比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
暇諸請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奐一見知其為家廟也

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為藏書龕既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為杜祁公之家廟也汴梁太廟已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即太廟也石壁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祔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間內祔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祔康宗一位太祖以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十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原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太祝譚舊事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譚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與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祭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于塹下而東向焉而昭在于北南向之穆在于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吁此定論也患不素致耳

謝翱登西臺慟哭記

始故人文丞相魯公開府南眼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
水湄後明年公以公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
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予恨死
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于夢中尋之或
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
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
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
哭于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
而未至上買榜江渚登岨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
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而止登西臺設主于荒亭隅
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時往來
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睽焉
若失復東望拜泣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滄茫鬱鬱氣薄林下
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歌楚招之曰魂朝往兮
何極暮歸來兮闕水黑化為水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
碎于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于榜中榜人始驚
予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
為詩以記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岨宿乙家夜復賦

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來言及別時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固良偉其為文詞因以達意亦良可悲矣已予嘗亦倣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字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核桃杯

道士余筠谷為予道邱長春真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館真人方晝寢盤桓久之方寤上曰真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有徵乎曰有乃袖出核桃大如椀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去真人請剖而為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億庫永為我家鎮國之寶

談遷曰宋景濂集載元內庫有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後鏤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俱金塗之所謂庚子寔宋徽宗宣和二年頗疑祐陵所書宋濂奉制作賦末辨此核非漢武時物亦

非宋祐陵所書雜書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仿而托之者與今案前鉄史所記必邱真人袖中物後人神之飾以王母漢^賜斷無疑也又荔枝木可偽刻桃核

揭傒斯論修史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

謚杜甫

大監紐憐以疏蜀文翁之石室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請謚、曰文貞見張伯兩跋太監詩

吳萊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煌祁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劉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亦釋種也塞釋相近大月氏

既居故塞王地烏子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走大夏故烏孫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循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子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玳竹杖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為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故人云在其東南虛稱里數至于百千欲以誇漢使為遠寔一國也漢西域傳止我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妻之烏孫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休屠王滅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王濊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氍毹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而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

所居剽竄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
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
末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捐毒也至謂其道
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怪
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文為制度悉已度奇言魄行
淫巧異技之人卒不容于執法之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
甚則立枯抱石以為行髡首裸身以為飾或曰是方外之士
也至于傷教害義淪大倫而猶不少顧及漢而後天竺浮屠
之教熾然乘之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老莊列子之旨
且曰史蘇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不可者吁西
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陵夷民唯異物之是遷宋何承天善
天文星歷而胡僧所論冬至日晷與天竺占異周白蘇祇婆
善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則又得之西域于是西京龜
茲之樂陳于立部婆羅門九執之歷厠于大衍甚者周孔與
釋迦並稱亦毋慮乎書草旁行而與韋編鉄槌之經混為一
錄也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記

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聲為主聲之徐

者為本疾者為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金所謂闕也
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在太常第能識其鐘鼓鏗
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詞乎詞者特聲之寓耳故
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為文始
武為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詞十有九章乃
出于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詞後世又皆變名易
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寔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
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
延年等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詞而已矣何待協哉
必其樂家與樂家抵牾者多然孝惠二帝夏家侯寬已為樂
府令則樂府之立未必始于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
不用舊樂邪自漢世古詞號為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
則具載其詞後世不已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
皆賤隸為之魏三世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
哇綺靡猶或從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為華夏
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中拂等四舞皆存唐長
安中工伎漸闕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
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誦其一曲耳時俗

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倘其詞之淪闕未必止存一曲豈其事
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
聲以造詞而徒欲以其詞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詞無復
古意至于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
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標
題下則皆述別事今反形容二禽之美果論其聲則已不及
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可以樂府為哉傳有之興
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詞者也
樂以其聲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為既不能歌
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今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
言琴操多出於楚漢或有聲無詞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詞
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詞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
明矣噫今之言樂府者得毋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
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柁越人謠之曰濫兮怵
草濫予昌核澤昌州、椹州馮乎秦晉、縵予兮昭壇秦踰
慘桓隈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
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日何日兮牽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
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

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詞則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

宋無

吳人宋無字子虛所著消寒集古人命名古唯丹有今則宋無

夏顏

修文舍人夏顏字希顏賢震澤人博學多聞至正初客死鎮江殯北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身今為修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隣豎攘竊烏鼠噬毀十不存一屬其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錄通志等書刊行顏復致謝後舉以自代

朱鬢氏

楊鉄崖集古樂府咏濮州娘諱紅巾賊曰朱鬢氏

鄧弼

眉

秦人鄧弼伯翊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摩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數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見輒避曰狂生不

可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命走山澤，身不能忍。君若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援自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遠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眼儒衣，反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媿，下樓足不能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泰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閣。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闕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于王，令隸人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

迨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
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
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正日所出入莫非王
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久不能收
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
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衝陣能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
姑試之問所須曰鉄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予陰
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
一府隨之暨弼至衆禦並進弼虎吼而犇人馬辟易五十步
面目亡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
墮地血涔、滴王拊髀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立
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鉄鎗云王上章薦諸天
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具
銅筋鉄肋不使立動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
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末二十年天下大亂

鄧弼傳宋濂撰

玉山名勝集

崑山顧瑛園在界溪蜀郡虞集伯生書玉山草堂瑛春題瘦

影在窓梅得月涼陰滿席竹籠烟遂昌鄭元祐記至正九年
秋九月一日立延陵吳元恭作玉山草堂詩序詩匡廬于立
彥成吳龍門山釋良琦元璞吳興郊韶九成河南陸仁良貴
崑山郭冀義仲清河張天英楠渠夫台陳基敬初臯亭野人
王濛叔明句吳李瓚子榮華亭馮濬淵如會稽楊維禎廉夫
汝陽袁華子英淮陽秦約文仲吳興華翥伯翔山陰王濡之
德輔吳興沈明遠自誠遂昌鄭元祐明德善住良素吳郡宗
東庚東葵雲間陸居仁蜀郡素凱華亭朱熙瑤雪山人元本
九山衛仁近邢臺張玉沙邱泉澄丹邱金翹四明黃玠伯成
砂崗全思誠句吳周砥履道詞則東郭錢抱來作瑣窓寒詞

趙麟

玉山佳處馬九霄篆顏瑛春題翠題新得月玉氣煖為雲楊
維禎陳基各有記詩人不贅

釣月軒京兆杜本伯原隸顏瑛春題月華中夜滿雲影一絲
懸

芝雲堂吳興趙孟頫子昂篆瑛春題雲蒸瑞氣之三秀風動
天香桂一枝

金粟影白野達兼善隸額瑛春題波澄月影秋痕淡露浥天

稱

香氣夜浮

書畫舫濮陽孟思篆額瑛春題書帖畫圖浮彩鷓筆床茶竈
狎輕鷗楊維禎有記

春暉樓沈明遠隸額瑛春題花下春觴介眉壽薰前舞影借
春暉陳基有記

秋華亭携李鮮于伯機書顏瑛春題涼月桂簷成夜月秋華
滿樹作天香

澹香亭子昂篆顏瑛春題暖香春淡、夜月色溶、
君子亭子昂篆顏瑛春題

雪巢達兼善隸額瑛春題花雨空青迷鶴夢 窓虛白失鷗
群維禎有記

春草池周雪坡篆額瑛春題

綠波亭沈明遠隸顏瑛春題遠夢生芳草芳池看綠波
絳雪亭海棠

聽雪齋杜本隸顏瑛春題夜合色花飛合春聲度竹深陳基有
記

白雪海范陽盧熊公武篆顏瑛春題

鄭

元祐有記

來龜軒

瑛春題

三山盧昭

伯伯庸有記

善

拜石壇達兼篆顏寒所兼善隸瑛春題

昨日與數客飲至醉今日病酒書以記軾時元祐四年二月
四日也軾頓首昨日快哉亭與數客飲至醉才歸屏簡不逮
即答為媿秦生雪來計尊體起居佳勝新詩甚清刻病酒不
敢率易赴韵幸少寬限否因書見過如何如何不一不一軾
再拜忠玉提刑執事瑛作拜石壇記畧曰至元戊寅四月下
泮訪尼僧岩叟于東城之菴、故宋周太尉宅斷垣之外燕
麥中有假山在焉遂披榛約棘攀衣而登其上羅立諸峰已
為好事者挽戴而去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上有老坡
題識易之以粟歸而立諸中庭明年奎章閣鑿書博士丹邱
柯敬仲奇之再拜題名而去于是砌石為臺壇字曰拜石後
三月御史白野達兼善來觀篆拜石二字於壇又隸寒所至
正乙未冬周履道秀才自梁鴻山携贈老坡手帖讀之乃答
忠玉提刑快哉亭飲 上有賈秋壑印其詞與記不甚省
考諸雜錄忠玉乃王規父姪孫先坡在維揚後坡渡江答其
諸詩及君未渡江過我勤忠燭之句云、 右仲瑛亭館題

咏集朱性父家藏錄本弘治元年八月中秋日吳郡楊循吉
跋

仲瑛子元臣事張壯誠水軍副都萬戶瑛封武略將軍飛騎
尉錢塘縣男從子元佐

侍妓丁香秀瓊英小蟠桃素雲小瓊華南枝秀小金縷

禁酷

元三月始禁酷見杭州進士邾經仲誼詩

劉秉忠識墓

太保劉秉忠祖康懿公 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西南先賢

村嘉靖間盜發內有石載盜李淮名事聞之于府捕之劉氏
伯仲精于數學故能前知云

田誠

南塘田誠登進士元貞二年任東安知州清介自持無異于
農士詔進征南元帥初來赴任不携妻孥只買二鶴為友及
去任乃曰壽春留犢吾何可携鶴以歸

山水犯蹕

至正十一年六月雲州大風兩山水碎至時帝駐蹕其地車
馬人畜漂溺一空脫、抱皇太子登山以免 宣府鎮志

必蘭識納里

元初必蘭識納里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口授如流畧不停思更古所未有

倪遷

倪雲林作十萬圖款署至正癸丑元亡于丙辰逾癸丑三年耳雲林為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見侯朝宗記中

是書原鈔本計三冊頁二十行行二十四字先王父立齋公所藏其硃筆句讀及點竄者均純齋公手澤予於滄書姪處借得亟錄一副凡四十六日而畢暑憲識此時在

光緒戊寅六月十日也 武原醴齋陳德滋書于問心室寓舍